摘　译

（外国文艺）

1976年第11期（总第30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5.5　字数126,000

1976年11月第1版　197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0.44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底层的人们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七……霍佳英（1）

该做个有志气的好男儿(苏修中篇小说)……（8）

·杂　文·

劳动·商品·奴才……吴士余　沈　栖（146）

如果你吃不上面包……(苏修诗歌)……(149)

日本战后三十年的思想文化(日本评论文章)……(151)

·综　述·

苏修作协"六大"是怎样为勃列日涅夫政治路线效劳的……瞿　麓（168）

底层的人们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七

霍 佳 英

这一期本刊译载的苏修中篇小说《该做个有志气的好男儿》，描写了一所莫斯科院子的日常生活。这所院子就坐落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地方。院子的中间是“一片煤屑和碎砖头地”，四周的住房“又旧又矮”，“盖着轧轧响的锈铁皮的板棚顶”。院子里放着一架上下取东西用的摇摇晃晃的消防梯子，十三室的柯里卡就是从这上面摔下来、跌断了骨头的。在一只空番茄箱上坐着一个人，他一边死劲地抽烟卷，一边用“布满了血丝”的眼睛盯着锅炉房上面那间小屋的窗口。

这人叫托利亚沙。他年仅二十五岁，倒已经干过二十多样活，粘过信封，卖过荡秋千的票，当过澡堂服务员，卸过车皮，但是无论干什么，他都“不称心”、“不如意”。因此他酗酒、打架，甚至偷东西。这次妻子妮卡因为他酗酒，又跟他闹翻，哭哭啼啼回娘家去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托利亚沙却就怕变成光棍，院子里不是“每四个家庭有一家拆散”吗？现在托利亚沙也面临着这样的危机。他依照惯例，给妮卡写了悔过书，这时正等着他的小伙伴盖纳替他传递书信呢。

盖纳和他的母亲就住在锅炉房上面那间“又狭小又阴暗”的

小屋里。这小屋冬天煤气味特别重；而春天，当窗外的黑色积雪溶化时，又格外潮湿。他的母亲当年曾在这儿和丈夫、孩子一起享受过幸福的生活，后来也是在这儿忽然又开始了不幸的生活，丈夫因为生活不如意而抛弃了家。母亲一个人“拚死拚活”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实在是历尽了艰难。她指望盖纳能够念完中学，再上大学，为此她“动不动就拿工厂来吓唬”穷于应付考试的儿子：“你要是被学校开除，就进工厂做工！”此刻，母亲正和女教师莉迪娅谈判替盖纳补习功课的条件，莉迪娅捧着盖纳家里那只“唯一完整”的茶碗喝着茶，完全象做买卖似地说：“条件是一般的：一个小时三卢布。”这可比茶碗的价钱要贵得多哟！

妮卡的娘家也在这所院子里。当盖纳揣着托利亚沙的悔过书跑去敲门的时候，妮卡早已哭得“两眼红肿”，可家里谁也没顾得上去同情她：父亲马特维正在应酬他的车间主任；而妹妹“高傲的”维拉自己也正被前途问题搅得心烦意乱，因为尽管她自命有演戏的“天才”，却得不到演戏的机会，被人冷落了；再说家里又添了小弟弟，父亲一个人做工的收入不够花，她终于必须从天上回到地上，现实地考虑工作问题了。此刻她正呆呆地瞧着她床头墙上的一些名演员的照片，一边叹气一边寻思：“当一名图书管理员是不是合适？”

盖纳的母亲不让盖纳和托利亚沙接近，作者借她的口忿忿地抱怨说：“我真恨透了这幢房子！尽住些流氓！”确实，在这个大杂院里象托利亚沙那样的人并不少，他们酗酒、喧闹、角斗，使得警察经常地在这儿出没。十二室的任卡又被抓走了，据说他“干了坏事”，要判刑。盖纳也因为跟着托利亚沙参与了一次没有兑现的夜间“搬家”，被警察狠狠地训了一顿，并没收了他打短工挣来的钱。

面对着莫斯科院子的这类景象，妮卡曾哀叹道：“现在谁的

日子好过?”是啊,他们过的不幸的日子正是新沙皇统治下的苏联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缩影。这不由使我们想起了高尔基一九〇二年写的剧本《底层》中那些被“生活压垮”的人们的形象;这些人在老沙皇时期的悲惨遭遇和这所莫斯科院子里的人们的命运是多么相似啊!剧中有一个叫娜达莎的贫苦女子在一家小客店里不是也哀叹“谁的日子好过”吗?

历史的悲剧正在今日的苏联重演。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处在最底层的苏联工农大众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曾砸碎了手上的镣铐,从底层中解放出来,做了新世界的主人;可是新沙皇一上台,他们又重新**“被资本主义人为地压在下面、变成‘底’层”**①,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苏联人民生活的痛苦——幸福——痛苦的变化正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的底层——主人——底层的变化所决定的。

高尔基在他的《底层》中,并没有让他的人物形象在当时社会制度所许可的条件下找到摆脱悲惨遭遇的出路,但他通过批判旧的社会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反动哲学,清楚地说明了底层人民只有起来革命,推翻反动的沙皇制度,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找到出路。可是我们面前的这部苏修中篇小说和高尔基的《底层》根本不同,小说中触及了一点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但不是为了要伸张正义,而是企图向今日苏联的底层人民证明:在维护现存制度的前提下,底层人民是能够找到“出路”的。为了强调这种“出路”,它还设计了一些走不通的“道路”来加以衬托和比较。我们不妨来辨一辨作者树起的路标,看看这部小说所谓的“出路”到底是通向哪里的。

图克马科夫找到了他的“出路”。他原先是个工人,后来上大学念了几年书,毕业后当上了工程师、工段长,终于鲤鱼跳出

① 列宁:《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0卷第55页。

龙门，成了工人贵族，再也不愿和工人划等号了。你看他："乌黑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分发线笔直笔直，好象是用绘图笔按着尺子划出来的。身上穿着蓝色短外套，白衬衣的领子是浆过的，很挺刮。"他以自己的一副完全与工人不同的外表告诉别人："过去的图克马科夫已经过去了。现在他变成另一个人了。"过去他必须每天劳动，现在他自己不劳动而监视工人劳动；过去他被别人吸血，现在他反过来自己参加了吸血鬼的行列。他就象话剧剧本《外来人》里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切什可夫，挥舞[redacted]大棒，用法西斯纪律压工人，用卢布卡工人的脖子。工人科尔金长年累月加班加点，还要额外为车间主任"兰悠悠"干私活，可是当他极为难得地想请一次假，去参加他世上唯一的亲人——哥哥的婚礼时，图克马科夫竟大骂他"没有良心"，扬言要把他的奖金"敲掉"。图克马科夫的所谓"良心"，就是把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他对付工人的原则，也是他排挤"兰悠悠"的出发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没有比实现科学技术革命更为重要的事了。"图克马科夫秉承主子的旨意，虔诚地向"科技革命"这个"上帝""做祷告"，或者用"兰悠悠"的话来说，就是"拿工人做实验"。"做祷告"也好，"做实验"也罢，都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适应苏修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所作的垂死挣扎。所以，与其说图克马科夫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倒还不如说他是在为勃列日涅夫找"出路"。这种"出路"决不代表底层人民的利益，而恰恰相反，正是以底层中绝大多数人的受苦受难作为其前提和结果的。这一点作者自己也很明白，他可丝毫也没有要大杂院里的人们个个都变成图克马科夫的意思，否则谁来替苏修老板创造剩余价值呢？

妮卡和维拉想通过婚姻来寻找"出路"，摆脱底层生活。妮卡原先和图克马科夫相爱，因为图克马科夫进厂当了学徒工，她

就把他抛弃了。因为她断定，和一个工人结婚肯定“不会幸福”。妮卡的“幸福”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苏联严酷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就象苏修社会所风行的那样，妮卡把结婚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交易，工人的等级最低，嫁给工人就意味着吃苦受罪，她当然不愿意。维拉也是这样。她自己想当演员，而希望她的男朋友盖纳将来能成为一个“宇宙飞船的总设计师”；一旦盖纳中途辍学进厂当了学徒，维拉就又找着了叔叔是副部长、家里拥有汽车的沃瓦。沃瓦的母亲答应他们将来结婚时送维拉“一件麝鼠大衣”。维拉的身价值“一件麝鼠大衣”也颇为可观了，但她和妮卡一样，终于没有从这种待价而沽的婚姻中找到“出路”。妮卡嫁给了不成器的托利亚沙，维拉也告别了“麝鼠大衣”，和工人盖纳结了婚。但是就算结局不是这样，她们也只可能象《柳辛卡》(见《摘译》1975年第1期)中的那个女主角，成为富人随意玩弄和丢弃的一件商品，命运也必然是悲惨的。作者没让妮卡和维拉成为“柳辛卡”，是因为他和《柳辛卡》的作者一样，认为苏修社会的腐败不是由修正主义路线、社会帝国主义制度，而是由可恶的“柳辛卡”们造成的，他主张门当户对，反对等级不同的人通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是一个非常注重名分和等级的苏修现存制度的维护者。

托利亚沙选择了“同整个社会作对”的道路。托利亚沙是一个被作者极力歪曲和丑化的青年劳动者形象。他和过去的图克马科夫是朋友，和“变成另一个人”的图克马科夫是仇敌，他憎恨把工人当“牛马”的雇佣奴隶制，不愿把脖子往这“轭儿”里套，后来即使进了厂，也是“经常破坏规章制度”，“老是旷工”，毫不屈服于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淫威。他蔑视工厂秩序，也蔑视社会秩序，到处惹是生非，最后手持铁棍，把图克马科夫打得头破血流。恩格斯指出：“**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

就是犯罪。"① 托利亚沙的桀骜不驯以至犯罪，是他对社会帝国主义制度的一种消极的反抗。这在作者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而在小说中他被描绘成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痞子"，朋友离开他，亲人谴责他，妻子也准备抛弃他，最后遭到镇压。

盖纳则选择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早期的盖纳曾在托利亚沙那里沾染了不少"二流子"习气，刚进厂时也曾对自己的底层地位表示过抗议，他愤怒地责问"兰悠悠"等人："有这样培养学徒的吗？不是拿这，就是递那，光干这些！那是在旧时代师傅可以差徒弟去酒馆买伏特加……而现在……我们不是生活在沙皇时代！"这时的盖纳大有一股不甘于被人压在底层的"蛮劲"。如果让他合乎逻辑地发展，他必然将成为一个托利亚沙式的反社会分子。但小说反映盖纳的反抗性到此却嘎然中止了，以后他就按照作者替他安排的"道路"，突然和托利亚沙分道扬镳，脱胎换骨，成了一名跟着图克马科夫亦步亦趋的"好男儿"。不是吗？图克马科夫为了排挤"兰悠悠"而大搞间谍活动，盖纳欣然充当了图克马科夫的暗探，掐着秒表记下了"兰悠悠"的一举一动；图克马科夫为了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而遇到阻力时，盖纳自告奋勇地到转速更快的新机床上"做实验"，成了图克马科夫对付工人"习惯心理"的一张王牌；图克马科夫打了托利亚沙，盖纳赶忙"小心翼翼"地跑去安慰、讨好。他"不无自豪"地对厂长说："我想一辈子当个工人。"当他的哥哥尤尔卡通过"走后门"为他提供上大学念书的机会时，他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要他答应下来的母亲说："我老老实实劳动，自己挣面包。"拒绝了尤尔卡的帮助。"老老实实劳动"，这与其说是盖纳的意愿，还不如说是勃列日涅夫的要求。他不是说劳动者要生活得好，"可靠的途径是劳动、劳

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6页。

动、劳动”吗？由于“老老实实劳动”，盖纳算是成了一个“好男儿”了。在作者的笔下，“盖纳的道路”就是底层人民唯一的“出路”。作者煞是起劲地敲着破锣喊道：“来呀，来呀，大家都来做盖纳！”

原来，所谓的“出路”就是做奴才。今日的苏联社会好比一座金字塔，塔的底层是广大雇佣劳动者，中间是各级吃人的官僚机构，塔尖就是克里姆林宫里的新沙皇。没有底层的平静，就不会有宝塔尖的安稳。作者鼓吹“盖纳的道路”，无非是向底层的人民说教，要他们忍受一切，不要去惊扰宝塔尖的贵人们的安宁。作者在进行这种说教的时候，颇有一点不及其余的迫切心情，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底层人民的不幸遭遇，倒有助于我们认识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尖锐的阶级对立和生怕被不平静的底层所掀翻的一小撮“宝塔尖”的恐惧心理。这却是作者料所不及的。

在我们看来，摆在盖纳面前的不是“出路”，而是末路。勃列日涅夫要苏联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做奴才，只能是痴心梦想。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决不会上当受骗，“**处在最低社会等级的群众，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突然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认识到原来正是他们自己才是一支伟大的运动着的力量**”①。革命将不可避免，“金字塔”的倒掉、苏修一小撮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之被打倒已经为时不远了，那时底层人民将扬眉吐气，重新成为苏联真正的主人。

①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91页。

该做个有志气的好男儿

（苏修中篇小说）

作者　瓦列里·戈尔布诺夫

载苏修《莫斯科》杂志 1975 年第 6 期

第　一　章

母亲不喜欢我们的房子。的确，它有什么值得喜欢的呢？我们的住房又狭小又阴暗，下面还是个锅炉间。冬天总是有很重的煤气味。春天呢，当窗外被煤灰染得象煤一样黑的雪开始融化，院子里一片汪洋的时候，我们的房间里便要返潮。墙壁上的油漆鼓起泡泡，绿色的泡泡一破，粉屑掉在地板上，被我用两脚踏得满屋都是。母亲看了火冒三丈，尖声叫喊着，扬起湿抹布要打我。叫喊完了，她便低低地弯下身子，死劲地刷地板。可是，我们的房间能刷得干净吗？

不过，母亲倒不是因为这一点而不喜欢我们的房子。也不是因为跟女邻居潘卡长期不和而使人心烦的缘故。女邻居不知为什么管母亲叫太太。她哪是什么太太呀！自从父亲抛弃这个家以后，她孤苦伶仃，拚死拚活地把两个孩子——我和尤尔卡——拉扯大。

问题都出在父亲身上。母亲恨我们这幢房子，是因为在这里潘卡和其他好多邻居，亲眼看到她和我父亲一起开始过幸福的生活，也是在这里，一切都化为泡影，就象我们房间里墙壁上

的油漆受潮而鼓起的绿泡泡破裂了一样。

“十二室的任卡又干坏事了。大概要关三年，不会再少……真是幢鬼房子！但愿快点把它拆掉！”母亲伤心地感叹着，提心吊胆地睁大了眼睛看着我。

母亲一直为我担忧。现在她已不再为尤尔卡操心了。尤尔卡已经大学毕业，远走高飞了。现在他可不是个什么平常的人，而是个新闻记者了。前些天他寄来一份报纸，上面登着他写的第一篇通讯。原来，在他住的那个上帝都给遗忘了的小城市里有了无轨电车。人们不久就要飞上火星了，而他们……

“唉，为什么，为什么你跟尤尔卡那么不一样、差得那么远呢！”母亲又痛苦又伤心地问。“还不快去复习文学课！听着，你要是被学校开除，就去工厂做工。”

母亲动不动就拿工厂来吓唬我。工厂离我们家不远，只隔四条街。我们这个区是个老区。这里的改建工作刚刚才开始。工厂四周都是些又旧又矮的房子，好象要把工厂遮起来，不让外人看见似的。只有一处地方，房子闪开一条通路，让工厂的大门直对着大街。精心栽培的小树排成一条绿色走廊。走廊尽头，是一个花坛，里面种着夹竹桃、紫罗兰和雏菊。在花坛中间，矗立着一个花岗石的圆柱，圆柱上有一个半身像。工厂就是以这个人的名字命名的。透过树木的绿荫罅隙，可以看到一幢不大的平房，它的正面砌着鲜艳的桔红色的方磁砖，这是不久前才盖成的传达室。大玻璃窗在阳光下发亮，工厂的黑底金字招牌一闪一闪，旋转栅门上的镀铬把手闪烁着银色的光芒……离传达室不远的那幢楼房，是工厂的办公大楼，它已经很旧，很难看了。门窗上深褐色油漆漆得厚薄不匀，斑斑驳驳的墙壁是直接在砖上刷白的，由于年长月久，被雨水洗刷出一道道难看的花纹。

这个厂是个非常古老的工厂，它象阿布哈兹山区的长寿居

民一样，马上就要一百三十岁了。据厂史馆保存的文献记载，它还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奉沙皇的旨意”建造的。当时，造这个工厂的目的是“为了制造在这以前一直从国外订购的大部分机器。”

不久前，我到这个厂史馆去了一次。我们那次是全班同学一道去参观的。在建厂初期，全厂只有五十四个工人，现在有多少呢？大概增加了一百倍左右。不管怎样，那里没有我，工人也尽够用了……

我正在想着工厂的事，而母亲又说开别的事儿了。

“街拐角上的蔬菜铺里到了好土豆，快拿网线袋去跑一趟！买它十公斤回来，这么重我是拎不动的！我的腿有病！”

母亲讲这些话的口吻又凶又气。

我听了她的话，胸中立刻也来了气。

“等一会儿，”我说，“现在不行。我已经答应了托利亚沙……”

“又上这个酒鬼那里去！”母亲的眼睛里燃烧着狂怒的火焰。“我不是早就不许你去了吗？……看我打死你，我要自己打死你，亲手打死！”母亲跳起来，扑到门口，抓起一把扫帚……

我好不容易躲开了扫帚，拔腿就跑。跑到了院子里。在那里我感到轻松、自在，象鱼到了水里一样。

我的哥哥尤尔卡小时候经常在一些流动德语小组里学习，每当这个小组轮到在我们家里碰头时，我（那时还是个毛孩子）总是兴趣十足地看那些嵌着色彩鲜艳的活动图片的古老的德文书……一拉硬纸板的角，整个画面就动起来了，变得象活的一样：一个善良的老奶奶从一所尖顶小房子的窗子里探出身来，戴红帽子的小姑娘也摇晃起她的漂亮的小脑袋……我本来等长大些也可以参加这种语言学习小组，可是没参加。一有人在我们

窗下高声吹口哨，我就不顾母亲的叫喊和劝说，朝院子里跑了。

我的院子……院子里那盖着轧轧响的锈铁皮的板棚顶，那黑得吓人的地窖，那高得惊心动魄的鸽子窝……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还有那架摇摇晃晃的消防梯子也是我的。住在十三室的柯里卡从这架梯子上摔了下来，被送进了医院，可是我，不顾死活地还是爬了上去。那时我才五岁呢！母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打了我，自己又哭；哭了，又打。

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在十年级读书。但我仍然喜欢我们的院子。

我从过道出来，走过消防梯子，绕过几个新做的、盖得严严实实的铁皮垃圾箱，急忙赶到院子的深处。那里，在那白色硅酸砖建造的放变压器的亭子后面，我的知心好友托利亚沙在等着我。

在放变压器的亭子后面，托利亚沙坐在一只翻过来的、装过保加利亚番茄的木箱子上抽烟。他把嘴唇撮成圆形，尽力想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的小烟圈。他捂着的嘴唇碰到了他那微微下垂的蒜头鼻子尖。他的鼻梁在练习徒手角斗的时候给打塌了。托利亚沙虽然花了很大的气力，可小烟圈还是没有能连成串串，而是在空中消失了。

“干吗这么久才来？”托利亚沙不满地说。

“都是母亲……唠叨个不停……教人烦死了……”

“为文学课得了一根大香蕉吗？”

“香蕉”这个词，在托利亚沙的语言中不知为什么意味着二分。这根“香蕉”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剧本《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恩赐给我的。我在作文中象二二得四那样简单地论证，这位卡捷琳娜根本就用不着投水自杀，她当时的处境至少有三条出路。这些我以后有机会再讲给你听……我们的文学女教师莉迪娅看

了我的杰作以后，大发雷霆，就给我打了个二分，还吓唬我，要把我开除出学校。

“母亲说，要是我再得个二分，就得进工厂，”我闷闷不乐地说。

托利亚沙转过身去，朝工厂大烟囱的方向久久地凝视着。那大烟囱的轮廓在蔚蓝色天空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清晰。过去大烟囱里成天黑烟滚滚，空气中充斥着一股焦糊味。可是这五年来，自从烟囱上安了吸尘装置以后，烟当然还是有的，但它现在是淡淡的，半透明的了，没有颜色和气味，而且一冒出来，很快就在空中消散了。

“进工厂？得了吧！”托利亚沙吐掉烟头，从箱子上站了起来，开始伸着懒腰。甚至透过上衣也能看到托利亚沙发达的肌肉在怎样地活动：真不愧是个徒手角斗的能手。我就是在徒手角斗小组里跟他认识的。那时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我的这位好朋友比我大八岁……

“到工厂去做牛马，没有这样的傻瓜。”托利亚沙一面活动着肌肉，一面说。

“可总得干点什么，”我迟疑地说。

“别怕，”托利亚沙说，“前几天我找到了一个事务所，呱呱叫！工作挺轻松，进账却不差。一天一瓶酒和酒菜钱不在话下。”托利亚沙呲着一排白白的、宽得象铲子一样的大板牙，笑嘻嘻地说。“懂吗？咱们今晚一块去……喂，你今天看到过妮卡没有？”

“看到过，”我回答说，“在面包店。她买了三个十六戈比一只的长面包，两只精白粉的大圆面包，三百克三色软糖……大概，她家里来了客人。要不，买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谁知道他们呢，”托利亚沙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你讲讲，

她的脸色怎样？是伤心的样子，还是怎样？”

“还是怎样……”我回答说。“和平常一样……没有哭过。”

托利亚沙一心想和我谈妮卡的事。可我一点也不想谈这个。烦死了。每隔十天半月，托利亚沙喝醉了酒，总要大吵大闹一场。他的妻子妮卡就逃回娘家来，她的父母就住在我们这一幢楼里。睡了一觉，酒醒过来以后，托利亚沙就跑到我的窗下，吹着口哨把我叫到院子里。他需要我把他写的悔过书交给妮卡。

“托利呀，托利！我们上哪儿去找工作呀？”

托利亚沙说的我们就要去事务所做工的那一番话打动了我的心。怎么会不动心呢！这是我破题儿第一次去工作呀！我很想详详细细问问托利亚沙，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事务所，为什么要在晚上去那里工作，我在那里到底要干些啥……可是托利亚沙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一折四的纸条说：“听着，朋友……快到六楼跑一趟……把它交给我老婆。万一她问起来，你就说，不，一点没有醉，你肯转交吗？快，老弟，加大油门。”

虽然托利亚沙说这些话的时候满不在乎，好象是顺便说说的，然而，看得出，这些话从他口里说出来可不容易呐。这还用说吗。托利亚沙一向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饱经世故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样子。可现在却不得不低三下四地请我帮忙……

“要是她的父亲或母亲来开门，你就说，是来找妮卡的妹妹的……然后想个法儿把纸条交给妮卡。办得到吗？”

我一声不响地站着，有点儿踌躇不决。我真不想上六楼去。可是我不能向托利亚沙讲明，我不想去的原因正是在妮卡的妹妹，高傲的维拉身上呀！

我重新从院子里边走了出来，走过一棵干枯的小苹果树，这

棵树是妮卡和高傲的维拉的父亲马特维·罗戈夫前几天栽的。全大楼的人都再三对马特维说："我们院子里什么也长不大的，这里不是土地，而是一片煤屑和碎砖头地。"可他怎样回答呢？

"……到第三天上帝就说：会有土地的——土地就变出来了！游手好闲的上帝能创造出来，难道我们工人创造不出来吗？"

马特维一个人一锹一锹地挖着这片煤屑和碎砖头地……他的凉鞋不时地从铁锹边上滑下来，旧上衣的下摆在风里飘来飘去，妨碍他干活。可他还是一个劲儿地挖呀挖呀……真是个怪老头！说实在的，你也很难看出他是不是一个老头。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可他的脸却是红润的，光滑的，没有一丝皱纹。要是他的眼睛没有一点斜视的话，甚至还称得上是个美男子呢。他的一只眼睛看着北方，另一只眼睛即使不看着南方的话，起码也是看着东南方……也许，正因为如此，马特维才这么见多识广吧？

第五号楼梯门口到了。我走了进去，一眼就看见一排蓝色信箱上面的墙上用钉子划出来的一行我早已熟悉的字："盖纳＋维拉＝爱情"

这行字大约在两年前就有了。就是在那次电车事故之后……有一次，高傲的维拉跑过马路时，没有留神迎面开来的电车。在最险的一刹那，我抢了上去，一把抓住她，死劲地把她拽到自己怀里，连她身上的衣服都扯破了。我也失去了平衡，跌倒了。幸亏司机及时刹住了车，但还是把我在石子路上拖了几公尺。我们总算损失不大：高傲的维拉给扯破了一件漂亮的连衫裙，我折断了左手腕。手虽然接上长好了，但是接得不对头。据说，还得把接上的骨头弄断重接一次，但我并不急着这么办，不大愿意……

高傲的维拉经常到医院来看望我。她一来就坐在我的床边，

她穿着一件早就显得过短的印花布的旧连衫裙，因为那件新的给我扯破了。她从来不把探望病人的白罩衫好好地穿在身上，而是随随便便地披在肩上。大概，她认为这样穿对她更相称些——难怪我们院子的人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她高傲的维拉。

我们谈些什么呢？什么都谈。不过谈得特别多的是我们的未来……高傲的维拉打算当个演员，当然是名演员罗；我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想干什么，但高傲的维拉替我决定了。我将成为一个总设计师。宇宙飞船的总设计师和名演员——不用说，这样的结合是符合高傲的维拉的心意的。她兴奋地笑着，那双天蓝色的大眼睛闪闪发光，情不自禁地握着我的那只好手。

我在六楼楼梯口下了电梯。按了一下门铃，门里边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我的心砰砰跳了起来。准是高傲的维拉！门开了，站在我面前的却不是她，而是她的姐姐妮卡。我差点认不出她来啦！平时她在家里总是披头散发地半露着身子，满不在乎地敞开着长睡衣，露出里面的粉红色或天蓝色衬裙。睡衣和衬裙紧紧地裹在妮卡的身上……我只要一看到她，就赶紧把眼睛避开去。

今天妮卡简直叫人认不出来了，她穿着一件镶着网眼花边的新连衫裙，一双高跟鞋。梳着高高的、漂亮的发型。这还用说，她就在理发店工作的嘛。

“盖诺奇卡，你有什么事吗？”妮卡装着一副客气的样子问。“维洛奇卡不在，她和一个男孩子到音乐学院去了。要不下一次来好吗？我们今天有客人……”

我刚要把托利亚沙的纸条塞给妮卡，正在这时，她的父亲在走廊尽头出现了。

“啊，是盖纳！你干吗站在门口？进来吧！”

马特维红润的脸上流露出善意关怀的神情，他的眼睛亲切

地看着我们：一只看着妮卡，另一只看着我。

“不，爸爸，他是来找我的。”妮卡突然猜到了我的来意，说道。“我来和他谈，你陪客人去吧！不然不太好……”

这时候，马特维背后的门开了，门口出现一个身体结实的男人。圆脸上有些麻斑，手里拿着一个木刻的烟斗，烟锅刻得活象个火山口。我想，火山开始冒烟的时候，看上去一定很有趣哩……

“这是你自己刻的？”那个人晃了晃烟斗，问道。

“是的。”马特维回答说：“你知道，去年厂工会送我去疗养，在疗养院闲着没事干，实在无聊，就刻了这个。”

“太好了，太好了。”那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烟斗说。“你好象是不抽烟的吧？”他想起来了，意味深长地看了看马特维。

“要是你喜欢，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就拿去吧！”马特维马上回答说。

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点了点头，立刻把烟斗塞进自己的口袋。

“亲爱的姑娘，能不能再来点克瓦斯？”他转过头来对妮卡说。尽管他是询问，但说话的口气却是要求人家立即照办。

“好，马上拿来。”妮卡说完立刻钻进厨房。那个男人也回到房间去了。

“这是谁呀？”我问马特维，“是部里来的吗？”

“怎么，架子不小吧？”马特维笑了起来。“他是我们车间主任，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谢弗留科夫……他现在当了领导，过去是我一道工作的伙伴，我们俩的车床就并排放在一起……那时，我们都叫他灰土土，因为他的小名叫谢寥加①。”马特维详细地给我解释，生怕我对他的领导有什么不好的想法。“现在他

① 俄文中 Сера（谢寥加）读音有些近似 серый（灰颜色的）

又有了一个新的绰号，叫兰悠悠。”但是马特维没有解释第二个绰号的含意就进屋去了。

这时，走廊里出现了另外一个人。我一下子认出来了，他是三十二室的图克马科夫。

我仔细地打量着图克马科夫。大约五年前，他还是一个瘦削的、不引人注目的小伙子，可今天不知怎么搞的，竟长得又高又大，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活象个格鲁吉亚舞蹈团的演员。我前几天还在电视里看了这个舞蹈团的军刀舞，跳得真棒！图克马科夫里面穿着一件洁白的衬衫，系着一条彩条领带，外面穿一套藏青色西装，翻领上别着一枚晶亮的长圆形莫斯科鲍曼工学院校徽，真漂亮！

“您好！”我招呼他。

“你好！如果不是开玩笑的话。”他漫不经心地回答，眼睛却望着厨房。这时门口立即出现了妮卡，仿佛是他的目光引出来似的。她一直走到图克马科夫跟前，挨他很近很近。她把手放在他的袖子上，温柔地对他说：

“您找谁呀，阿廖沙，是不是找我啊？”

图克马科夫凝视着她，眯缝起眼睛回答说：

“就算找您，那好还是不好？”

“很好嘛！”妮卡懒洋洋地说，又朝图克马科夫贴近了一步，虽然好象不能再近了。

这时，我忽然想起，天哪！这个图克马科夫有个时期拚命追求过马特维的大女儿，她却突然嫁给了托利亚沙。不禁要问，她现在又纠缠着图克马科夫干吗呢？是不是要把她的托利亚沙甩掉呢？女人们该有多轻佻啊！马特维的两个女儿更不用说了。看来，她们小时候马特维揍得太少了。

突然妮卡和图克马科夫两人都向我转过身来，他们的样子

惊讶极了，好象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你还在这儿？”妮卡不太客气地问。但一下子醒悟过来了。她生怕我当着图克马科夫的面把托利亚沙写纸条的事捅出来，就轻轻地把图克马科夫向房门口推去。

“您先去吧，阿廖沙，我把书交给盖纳马上就来……”

“你认出了图克马科夫吗？”妮卡问我。“三十二室的。”

“长得又高又大了！”我勉强地说。妮卡对图克马科夫发生兴趣使我很反感。她已经有了合法的丈夫，现在正在窗下来回走着哩。

“你想想看，他现在是工程师，工段长啦！”妮卡赞叹地说。“就连车间主任谢弗留科夫都想跟他拉关系呢。他这样对我父亲说：‘把图克马科夫叫来，我想跟他交个朋友……’”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我不高兴地说，把托利亚沙的纸条塞给了妮卡。她很快地看了一遍，然后揉成了一团。

“回条呢？他关照要等答复的。”我说。

妮卡皱着眉，好象牙痛似的。

“粘上就甩不掉了……好吧，到这个房间去等着。不过别作声，要不隔壁什么都听得到，两个房间是通的。”

我走进了高傲的维拉的小房间。以前我经常到这儿来。高傲的维拉身体很弱，只要她的脚一着凉马上扁桃腺就发炎了。我常来看望她，象我住医院时她来看我一样，还带些书给她。有一回我甚至吻了她一下，就在她考进一家剧院附属艺术学校的那一天……真想知道，我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忧伤地站在这间小屋子的当中，仔细地观看一张张著名女演员的照片。这些照片钉在高傲的维拉的小沙发床上面的墙上。

“你可记得，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战争年代我们干得多

卖劲啊？”隔壁传来马特维的声音。“爆炸的气浪把车间的屋顶都掀掉了，说实在的，我当时想：这下全完了。工厂的锅炉房炸坏了，车间里零下三十度。要不是你当时想到利用那个火车头……”

“什么火车头？”图克马科夫很感兴趣地问道。

“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的主意……我们把钢轨一直铺到车间里。开来了一辆调车的小火车头。我们把管子接到火车头的锅炉上。屋顶上的窟窿用木板堵了起来。火车头生起了火，就成了个锅炉房。大家就热气腾腾地干起来了。”

“嗯……这个主意出得好。”图克马科夫说。“这完全符合康德的思想。”

“谁的，谁的？”谢弗留科夫问道。

“所谓康德的思想，就是：在需要采取行动而不具备必要的知识时，就应该尽量利用手头有的一切材料。你们正是这样做了……这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典型事例。”

“这么说，我们这些老头儿多少派了些用场罗。”谢弗留科夫得意地说。

“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你可不要过早地把我们看成老头儿啦。”马特维笑着说。“前几天我为了庆贺我那快出世的儿子还在院子里种了一棵小苹果树呢。我跟你，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还年轻，咱们还得把科学技术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呢！”

“没有创造发明，科学技术革命是根本无法向前推进的。”图克马科夫说。“这需要把很多的东西……岂止很多呢……几乎一切都得重起炉灶！”

“唷，居然是一切！”谢弗留科夫有点挖苦地说。“也许，有些旧的还有用处吧？”

“马特维·德米特里耶维奇，您这个月的工资领了吗？”图克

马科夫朝着罗戈夫问道。

“领了……”

“您发现什么没有？”

“没有啊……好象没有……哦，等等……扣了果园里用的自来水管费。”

“我不是问这个。您没看见账目直接打印在工资袋上吗？”

“看到了。”

“这是电子计算机算出来的。”

“真是个机灵鬼！”

“机灵是机灵……不过是个懒鬼。”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机器突然成了懒鬼啦？我有点不明白……不知你到底是在夸它呢，还是在骂它。”

“我这就给你解释……只要参观的人一到我们厂里来，第一件事就是领他们去欣赏计算机中心站。是这样的吗？那幢大楼没说的，给人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圆形的屋顶，紫色的玻璃窗……就象是个天文馆或者宇宙中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三台电子计算机控制着四百架分布在全厂各车间和后勤部门的传送器……给人留下的印象能不深吗？”

“你能认为不是这样吗！”马特维说。“二十世纪嘛！我们不能停止不前呵！”他说话的口气充满了对工厂的自豪感。

“依我看，现在还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图克马科夫说。“这个计算中心站应该管理全厂，而它现在却只是算算工资……过去这活儿是会计处的爱罗奇卡姑娘干的。现在是计算中心站的计算机‘小姐’干了，就这么点区别！”

“唉，你们这些青年人太心急了！莫斯科也不是一下子就建设起来的。”谢弗留科夫不满地说。“既然计算中心站还未充分发挥作用，那就是说时间还没到。”

“时间不仅是到了，而且都快过去了。”图克马科夫回答说。“计算中心站却一直没发挥作用。我可以私下告诉你们，这该怪谁……”

“谁？”马特维和谢弗留科夫异口同声地问。

“我们！”图克马科夫说。马上他又解释：“要是车间里既无秩序，又无核算，哪能谈得上什么管理自动化……现在零件还得要人自己扛，又怎么能做到利用电子计算机实行管理呢！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座谈会，讨论关于生产关系问题……”

谢弗留科夫没等他讲座谈会的内容，就打断了他的话。

“不管怎么说，我们车间在厂里不比别的车间差，上帝保佑，这个季度我们还能夺过流动红旗来呢。”

“我们不配得红旗。”图克马科夫低声说。“工作进度不均匀：一会儿紧，一会儿松，一到月底就搞突击……即使评到也称不上功该应得，应该拒绝。这样做才比较诚实。”

“听见没有？马特维，你的工段长在发表什么高论呀？”谢弗留科夫提高嗓门说。

哨啷一声，大概是餐叉从他手里掉了下来。

“请你原谅我，阿列克赛，我是不能同意你的。如果你们这些领导有什么考虑不周，为什么我们工人就应该跟着倒霉，失掉奖金呢？”马特维说。

“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讲的有道理。马特维·德米特里耶维奇。”图克马科夫勉强作了让步。“你们没有错。”

“好，亲爱的朋友们！”谢弗留科夫松了一口气说。“我们来喝一杯甜酒吧。对你，阿列克赛，我有一个请求，党委会讨论总结时，你千万别跑出来作自我批评，哪怕沉默这么一次也好。”

“他干吗跟自己作对呢？”马特维说。“他自己前不久也是个工人……难道他会举起手来把自己同志的奖金敲掉吗？就拿我

家来说吧，马上要添人口了……你们知道，这要多大的开销啊！多几张钞票有什么不好呢？”

……这个妮卡还要让我等多少时间？大概她早把我忘了：听那个刚毕业的工程师图克马科夫卖弄聪明听得入迷了，要不，也可能是让酒灌迷糊了。

我从楼梯门里走了出来，看到托利亚沙在院子里徘徊，他仰着头，正朝着楼上的窗户看来看去。

“你怎么在那儿呆了那么久？”他急忙斥责我说。

“急什么？”

托利亚沙本想抬起他那只粗壮的手打我的后脑勺，这是他的习惯：动不动就想打架，可是这次他改变了主意。

“纸条交给妮卡了吗？”

“交了……”

“她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讲……我等她的回话，可是没等着。”

托利亚沙又在我面前晃了晃他那粗壮的大手。

“你准备直说呢，还是要装蒜？”

我耸了耸肩，不知道怎么回答……

“车间主任在他们家里，还有三十二室的那个……”

“那个谁？”

“图克马科夫……不久前他还是个青年工人，可现在呢，嘿，是个工程师了！胸前还别着鲍曼工学院校徽……好象在说，你们瞧，我是什么人！”

也许我不该提起图克马科夫。托利亚沙一听到他的名字，一下子脸色都变了。

“他不是去找她，不是去找妮卡的。”我想安慰他。“他是去找马特维的……他们的话，我听着听着就羡慕起来：人家生活才

有意义呢……而我和你呢？整天围着泔水池转，象个无家可归的……”

“那个图克马科夫在瞎吹些什么？”托利亚沙问。

“谈生产关系的事。”我说。

“我知道他对什么关系感兴趣……图克马科夫，你给我小心点！看我来收拾你！……”

“收拾他，可不是那么容易吧。”我说道。“长得可结实呢，又高又大……我看，足有一米九十。不知道他学的是徒手角斗还是拳击？”

“你给我住嘴！”托利亚沙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要不，看我揍你！”

“你敢！”我猛地跳到一边，随手从地上抓起一截锈铁管，摆开架势，准备拚了。

我就是这么个脾气，要是谁欺负我，那我什么都干得出来，甚至把他打个稀巴烂也在所不惜。“你这个蛮劲象谁呀？”妈妈经常惊讶地说。“你父亲是个随和的人，你哥哥也是文文静静的，连个苍蝇都不肯碰一下……你呀……唉，真是个野孩子！”但我对自己这个脾气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托利亚沙仔细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攥着的那截锈铁管，笑了笑说：“你怎么了？疯了？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让妮卡见鬼去吧。过几天，我们一起去干活，你得作好准备。”

过了两天，我和托利亚沙就到“事务所”去了。我们从红教堂穿过巴连卡广场，来到巴巴耶夫工厂，走在工厂附近，迎面袭来一股香草和饼干的热乎乎的香味，我们走上小石桥，在桥栏旁站了一会儿，观看一伙青年人在沙滩附近练习划小船和赛船，经过“突击手”电影院时，有人问，“有没有多余的电影票？”我们说：“没有！”再走过去，是一幢新搬来的房子……这是一幢普通的房

子，样子相当难看。真奇怪，为什么要移动它呢？好家伙，一定花了一大笔钱吧！在大石桥上走着的时候，我一直欣赏着克里姆林宫的景色。又何止我一个人，桥上人们三五成群，大概是一些游览者吧，他们也在观赏面前的景色，把照相机按得咔嚓咔嚓直响。我们来到了高尔基大街。在电报大楼旁有不少姑娘和小伙子，他们东一个西一个，正在等着自己的对象。怎么搞的，除了电报大楼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约会了吗？这些人的脑子怎么这么简单啊！我们顺着大街走去，在一幢灯火辉煌的房子跟前停了下来。托利亚沙说：

"好，我们到了！"

"这儿是儿童剧院呀……"

"管他妈的是剧院，还是屠宰场，只要多拿钱就行。"托利亚沙一脚踢开一扇狭小的门，在灯光明亮的正门旁，这扇门几乎看不出来。我们沿着漆黑的楼梯往上走，拐进一个走廊，又拐进另一个走廊，跨过一扇门，来到了观众厅里。

"小声点！你们到哪儿去？这里不能走！"一个抱着一大叠节目单的女人，跑过来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们是去找一个叫科舍耶多夫的人。

"你们找我吗？"一个胖笃笃的、头上秃了一大块的男人，睁着一双圆圆的小眼睛望着我们，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旧上装，系着一条鲜红的领带。

"科舍耶多夫，难道就是您吗？"托利亚沙很感兴趣地问道。

"是我，是我，我心爱的朋友。"那个男人兴冲冲地拉着我们跟他走。

我们来到了一间相当宽敞的大屋子里。这儿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门、柱子、课桌、椅子、窗框、梯蹬、路灯、桥式马车、长柄斧和打着鼓、吹着号的少先队员的塑像。

“你们看，搞成了什么样子？”科舍耶多夫伸出他那胖鼓鼓的小手指着那堆乱糟糟的东西，伤心地说，好象要我们同情他似的。

“一团糟。”托利亚沙沉着脸，郑重其事地说。

科舍耶多夫很欣赏托利亚沙用的这个字眼。

“一点不错，正是一团糟，简直糟透了！你们，我心爱的朋友，把这些东西分分档，摆摆好，只是千万不要抽烟，不然一失火，噼噼，啪啪，呼呼，咝……咝……”

科舍耶多夫很滑稽地把一场大火描绘得活龙活现。火灾的全过程从一个烟头落地到消防水龙头里喷出高压水柱，就好象发生在我们眼前一样。

“全部干完给几块？”托利亚沙仍旧是那么沉着脸问道。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不高兴。是还在生那个把我们从大厅里赶出来的女检票员的气呢，还是讨厌眼前的工作。

“几块？什么几块？”科舍耶多夫不明白他的话。

“喏，就是那些红的。”托利亚沙解释说。“几块图格里克①？”

“噢！图格里克。”科舍耶多夫快活地笑了，因为他知道这个词。“每人十五块……每人十五块不错吧？”

“你们这里没有固定工作吗？”托利亚沙没有回答科舍耶多夫，而是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

“固定工作？也许能找到固定的……”科舍耶多夫含糊不清地应付了一句就要求我们说：“不过你们，我心爱的朋友们，要尽快把这些东西整理好。要不然那些消防队员，你们知道，要怎样对付我们吗？他们已经警告过我们了！”

科舍耶多夫刚想表演一下消防队员会怎样对付他的样子，可是托利亚沙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每人二十块！”

① 蒙古人民共和国货币单位，一九五〇年一块图格里克等于一个卢布。

科舍耶多夫马上显出了扫兴的样子。他把眼睛望到一边，连忙说："好吧，好吧，我和总会计说说，每人二十块……"

显然，他不喜欢在钱上争长论短。

"你们马上就动手吧，我的……"看来，他想加上个"心爱的"，但是没说出来。

我和托利亚沙一声不吭地干了起来。

干了一会，托利亚沙忽然想到，还没向科舍耶多夫预支工钱。

"你在这干着吧。"他对我说。"我马上就来……"

他去了就再也没回来，可我还搬了老半天的圆柱、课桌和长柄斧……

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你们猜，我碰到谁了？我们的文学女教师莉迪娅·赫里桑弗芙娜。她正坐在桌子旁边拿着我们家唯一完整的茶碗喝着茶。

"瞧，我们的英雄回来了！"她一看到我就亲热地说道。

我看着莉迪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教室里她完全是另一副样子。目光严厉，口气生硬，就连穿戴也不一样——外面一套黑色的平针织的西装，里面是一件白色卡普隆衬衫和一条小领带。可是今天她却穿着一件色彩鲜艳的花布连衫裙，看起来年轻多了，就连目光也变得和善得多……

莉迪娅非常讨厌我，一见到我就头疼。因为我在课堂上回答问题从来没有使她满意过。可是今天她是怎么回事？怎么变化这么大？

"盖纳，快来谢谢莉迪娅·赫里桑弗芙娜。"母亲说。"她很热心，答应给你补几节课。"

"可要加把劲儿呀，盖纳。"莉迪娅笑着说。

"条件总好商量的。"母亲说。

莉迪娅满不在乎的说："条件嘛，一般的：一个小时三卢布。"

"好。"母亲马上点头同意。她生怕莉迪娅以为我们家没有钱。母亲是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虽然她手里的钱总是不够用，可她宁死也不肯向别人承认这一点。

"那好吧，盖纳，我们来把补课的日期和时间定一下吧。"莉迪娅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口吻说道，听起来好象她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母亲。

"请您告诉我，"我问，"以后……您给我补完课以后……您能把考签上的题目告诉我吗？还有作文考试题？"

莉迪娅笑了笑："别担心，盖纳，一切都不成问题……"

这时，我简直觉得她可恶极了！哼！在学校里，在学校里装得倒一本正经！

"好，再见了。"莉迪娅亲热地说着迈出了门坎。

"我送您一下。"我说。

"真是好孩子，去送送，去送送吧……"母亲满意地说。"要不，咱们的楼门里很黑……万一……"

我陪莉迪娅走到街上。我斜着眼睛看着她。这件花布连衫裙对她很相称。好象她的脸也变得好看些了。奇怪，我怎么过去从来没有发现呢。

"这样吧，莉迪娅·赫里桑弗芙娜，"我忽然停下来说，"你以后别再到我们家来了，好吗？我不要您给我补课。"

"为什么？"莉迪娅不知所措地问。

"没钱。"我说。

莉迪娅马上变了样子。面孔板了起来，目光也变得冷冰冰的。她用生硬的毫不客气的语调说：

"你怎么又来这一套了，科罗利科夫？"

“您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刚才还叫我盖纳，怎么一下就打起官腔叫我科罗利科夫了呢？”

莉迪娅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了。她的鞋后跟在人行道上敲得咯咯直响。

我不想回家，就走到放变压器的亭子后面，坐在那个装过番茄的箱子上抽起烟来。母亲要是早点躺下睡觉就好了……真不想和她费口舌。

可是，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她还没有睡。她正躺在床上大声地哼哼着，额头上敷着一块湿白布。

“你怎么了？”我问道，“要不要给你吃一片匹拉米董？”

母亲一下子从地上抓起自己的一只鞋，使劲朝我扔来。我好容易躲开了。

“下流东西！”母亲大声叫道，“你对莉迪娅·赫里桑弗芙娜胡说了些什么？”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她已经来告过状了，居然不怕麻烦半路又折了回来，这个莉迪娅的性格可真够倔强的了。

“我什么也没胡说呀，”我回答说，为了以防万一，尽量站得离母亲远点。“我只是说，不要她补课，就这些。”

“你这是干吗，你这个冤家呀！”母亲叫道。

“我不愿意。”

母亲转过身去，面对着墙壁哭了起来。她那紧裹着一件褪了色的旧短上衣的脊背随着哭声抽搐着，看到这种情景，我自己也想放声大哭一场。我根本不想惹我的母亲伤心。我不惹她，她这一辈子也够伤心的了。但是我不能象个不会说话的牲畜一样，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自己不是没有头脑呀。可是母亲，你一不顺她的心，立刻就歇斯底里大发作。

“够了！我再没有力气为你操心了，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母亲突然停止哭泣，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的脸哭得又红又肿。“好吧！我给你父亲写封信，随便他把你怎么办！我再也管不了你了！”

第 二 章

母亲希望我丝毫不差地走我的哥哥尤尔卡走过的道路：从中学到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到那时她才认为尽了自己一生的责任。可我也有自己的责任，自己的道路……只是我不知道，我的责任、我的道路究竟是怎么样的。

每当我心情烦躁不安的时候，我就去找托利亚沙，和他在一块，心里就平静了。托利亚沙也是什么都不顺利，一切都没个头绪。他的前途，也跟我一样，十分渺茫。可他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照样过日子，无忧无虑。甚至还弹弹吉他、唱唱歌。我只要一看见托利亚沙，就觉得轻松些了。也许，我的情况的确还不那么糟糕吧？

我到托利亚沙家，见到的是一幅优哉游哉的情景。妮卡满面通红，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准备开饭。托利亚沙呢，看来刚刚洗过澡，湿漉漉的头发上罩着一个蓝色的小发网。他正坐在沙发上不时地拨弄着吉他的琴弦。他和妮卡总是这样：一下子大叫大骂吵得不可开交，过一会又亲亲热热好得异乎寻常。每当他们和好的时候，妮卡对图克马科夫甚至连想也不会想起。但是，只要托利亚沙一开始酗酒，她就思念起图克马科夫来了。

“啊，告密的来了！”托利亚沙见到我时毫不客气地说。

其实，我也不想受到什么款待。还用说吗！我母亲到民警局去告了他一状。说他是个二流子，把青年带坏了。我甚至准备着挨托利亚沙两巴掌。我真走运，正好这天晚上妮卡想念她

的托利亚沙，突然回家来了。

“看来我打扰你们了？”我说，“那我就走了……”

“慢着，慢着，”托利亚沙叫住了我，“我们一块吃晚饭吧。我不生你的气。我明白：这不能怪你，都是你母亲……简直不讲理。”

“不，她不是那样……”我说，“只是有些神经质。她总是为我担心，日子也不好过。”

“现在谁的日子好过？”妮卡端着嘶嘶发响的煎锅从我身旁一掠而过时问道。她的短睡衣的下摆飘动着，露出她那丰满的大腿。我忙把眼睛望到一边去。

“哎呀！打哪去找个丈母娘，
小轿车给我买一辆，
还要没人猜得着，
我一分钱也没有掏！”

托利亚沙放开嗓门唱起来。

“轻声点！你这个浪荡子！”妮卡温柔地对他说，“你要把邻居们都吓跑了……下回他们又要在民警面前说你的坏话了。”

“让他们去说吧！”托利亚沙引用一部熟悉的影片名字作为回答，不过不再唱了。

“怎么，你还在粘信封吗？”我问他。“你看，我也到你们印刷所去，好吗？”

“不，我已经不干了。”托利亚沙回答说。“干吗去白白地干呢？”

“当然罗，这不是你干的活。”妮卡说。“我已经给你讲过多少次啦，你该到我们理发厅去当理发师……你看，人家列昂尼德·谢苗诺维奇理一个发拿多少钱？三个卢布！而且顾客多得应付不了，大家都拚命走后门。”

“喂，老弟，”托利亚沙转向我说，“你会弹低音吉他吗？”

“不会。”我回答。

“敲鼓呢？”

“也不会。”

“辨音力有吗？”

“好象还有一点……”

“那好，”托利亚沙说，“那末我们就搞个爵士乐队。我有一个朋友，他会拉手风琴。我们就这么干：我先教会你弹吉他，我自己拉手风琴，让那个年轻的朋友来敲鼓。这样就可以凑合凑合演出了……哪怕到鲍曼公园去也行，那里正好没有乐队。”

“应该干些什么事才行，”我说，“要不然我被母亲逼得简直没有办法……整天就是学习呀，学习呀……喏，昨天还请了一个补习教师到家里来。但我把她轰走了。”

“干得好。”托利亚沙赞许地说。“这些人来一次就捞三个卢布。三个卢布——差不多可以买半公升酒呢？”

我们坐下来开始吃菜。我和妮卡每人喝了一杯波尔特温酒，托利亚沙却一点也没喝。他坐着，把自己一双什么活都干过，然而还是派不了用场的手放在桌子上，温柔地看着妻子。

“托利亚沙，会逼你搬家吗？”我贸然地问。从我知道母亲向民警局反映托利亚沙的情况的时候起，这个问题一直使我不安。

托利亚沙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妮卡马上把她那只又白又胖的小手按住了托利亚沙那只粗壮红润的大手，托利亚沙就冷静了下来。

“他是有家有室，又快要有孩子的人了，谁能逼他搬家呢？”

“有孩子了？噢，恭喜你们，”我说。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们今天为什么象过节一样。

“这么说，你今天又不到剧院去啦。预支的钱怎么办？”我问。

“什么预支的钱？”妮卡好奇地问。

托利亚沙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

“他尽胡扯……剧院吗，我倒很想去。可你自己看吧……”

“对，对！当然罗……”我马上附和地说，“我一个人去，你留在家里吧……”

托利亚沙送我出来到了过道里。

“喂，预支的钱在哪儿？我的一份呢？怎么，我干活，你拿钱？”

“轻点，轻点……”托利亚沙轻声地埋怨说。“晚上我会有一大笔钱到手。”

“我不需要你那一大笔钱……你把我该得的那一点钱给我吧。”

“轻点！等你拿到一大笔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托利亚沙够不够朋友了！”

我慢吞吞地走到了剧院，找到了科舍耶多夫。他惊奇地问：

“就你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呢？”

我想了想，说：

“他得了脊椎炎。”

科舍耶多夫把手伸到了大红领带下面，揉了揉胸口，咳嗽了几声，说：

“奇怪，看起来是那么健壮……不过也难说，气候不正常，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你看是怎么回事，大概是由于核试验吧？”

这个科舍耶多夫多么天真啊！

“大气层的核试验早就禁止了。”我说。

可是科舍耶多夫是怎么回答呢？他说：

“那地下的呢？”

关于地下核试验的事，我不想和他多啰嗦。他居然也充起

行家来了！该干活了。在那边的角落里堆了多少东西啊。真想知道，托利亚沙不来，我一个人要干到什么时候呀？

科舍耶多夫走开了。但过了半小时他又回来了。他一声不响地帮我干起活来。他板着脸，看来是消防队员狠狠地把他训了一顿。

科舍耶多夫不时地大声咳嗽，一咳嗽他就用手揉一阵围巾下面的胸口。

“您得了上呼吸道粘膜炎。”我对他说。

他摇了摇头。

“还不如说我得了长期慢性倒霉病。”

他那双圆圆的小眼睛里流露出忧郁的神色。

今天我觉得科舍耶多夫这老头有些不对头。他活象一个泄了气的橡皮玩具。我突然注意到他那松弛的双颊布满了血丝，头上的头发几乎掉光了，他的上衣破旧不堪，翻领的边角也翘了起来。

“您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吗？”我关心地问。在这以前，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才会碰到不愉快的事情。现在才晓得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不幸的……

科舍耶多夫在一只他刚从废物堆里清理出来的涂金的宝座上坐了下来。“昨天晚上，”他开始从容不迫、庄严地说，（看来，他现在坐的那只宝座能使人产生从容不迫的、庄严的感觉。）“昨天晚上我邻居的儿子，一个叫德米特里的小伙子，跑来请我帮他解答一道物理习题。你说怎么样？您忠顺的奴仆，已经四十年没有碰过物理书了，居然不到五分钟就把这块硬骨头啃下了……可不是！”

他牵动下巴，装做啃硬骨头的样子。

“那又怎么样呢？”我不理解他说这话的用意。

“年轻人，您既然同情我，那我就坦率地对您说吧……我不仅仅是个总务主任，而且还是个演员呢。是的，是的。您不用奇怪，我是个演员呐。过去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感到多么体面，多么自豪啊！不过那是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今天……可以告诉您，我们正在排演一个新的剧本——描写现在农村生活的。我多么渴望扮演这个剧本中守更人尼基塔这个角色啊！结果呢？角色刚才分配好了。结果尼基塔这个角色由哈鲁扬诺夫去扮演。而我呢？我，科舍耶多夫，落空了。”

科舍耶多夫咳了一阵，不过他已经不去揉胸了，他想快一点把话说完。

“您一定会问，那道物理习题和集体农庄守更人尼基塔这个角色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我来告诉您吧……还在学生时代，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发现我在数学和物理方面有罕见的才能。没有一次数学或者是物理竞赛，我是不得奖的。大家都认为我这个人大有前途……我很可能成为一个有名望的物理学家，设计什么核装置……然而我却选择了另一条路，当了演员。把全副精力都扑在上面了。结果又怎么样呢？守更人的角色由哈鲁扬诺夫演。真是难堪哪！”

科舍耶多夫庄严地把头搁在手上，陷入了沉思。在他的衣袖上，有一颗钮扣要掉了，吊在线脚上。

过了一会，科舍耶多夫从宝座上跳了下来，已经不再用庄严的，而是用平常的口气说话了。

“难堪哪！……您给评评看，哈鲁扬诺夫排演的是场抒情戏……向饲养员达里娅倾诉衷情，他早在战前就爱上了达里娅。可是他怎么也演不象。观众是应该流泪的，可相反都笑了。当然罗，在场的不是观众，还没有到演出的时候呢，我指的是参加排演的人。我当然忍不住了：‘不能这样演！’我说。‘好，科舍耶

多夫，您来演演看吧，'导演让我示范一遍。我就演起来了。场子里鸦雀无声，静得连苍蝇飞的嗡—嗡—嗡—嗡—声都能听到。'对路了！'导演说，'哈鲁扬诺夫，就照科舍耶多夫那样去演吧。'哈鲁扬诺夫就继续演下去了。天哪，您别以为我在怨天尤人，或者说，是在忌妒这个鄙俗不堪的哈鲁扬诺夫。千万别这样想！让他好好地演吧……只不过今天我身体不太舒服，心情也不太好。也许，该喝一杯加蜂蜜的茶吧？……"

"用芥末水洗脚也不差，"我真心诚意地尽力回忆，在我感冒的时候，母亲给我采用的各种办法。然而，科舍耶多夫不想再听我介绍药方，却问道：

"您，年轻人，您将来想当什么？"

"当科学院通讯院士……"我哼了一声，回答说。

我的回答很合科舍耶多夫的心意，他叹了口气说：

"您是个幸福的人……可我，甚至连守更人尼基塔也当不上呢！"

我们又默不作声地干起活来。

……我从工作的那间屋子里出来，走过几条长长的走廊，推开一扇门，走进了剧院的休息室。说得确切些，这不完全是休息室，而是它的一部分。这里陈列着剧院的一些展品。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幅剧照、演员们的像片和他们的风趣的漫画像。在玻璃橱里，存放着赠送给剧院的各种纪念品——有国内送的，也有外国送的。有金属锦标杯、水晶花瓶、洋娃娃，有鼻子鼓得大大的、玻璃眼睛瞪得圆圆的铜质假面具，有富有民族特色的各式各样的帽子——从华丽的墨西哥宽檐帽到简朴的古楚尔尖顶帽……陈列室里没有其他人。只有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慢慢地从一件展品走向另一件展品，仔细地看着照片。

我在陈列室里走得比这个姑娘快，所以一下就走到了她的

身边。她听到地板吱吱响就转过身来。站在我面前的原来不是别人，而是高傲的维拉，正是她。

“哟，在远处我还没认出你来。”我说，“我看见有一个高高的、漂亮的姑娘……原来就是你呀……”

在高傲的维拉的娇嫩的脸颊上泛起了得意的红晕。有什么办法呢，她就是这么个人，一定要别人恭维她，说她了不起，出类拔萃。我倒不想恭维她，可是恭维的话却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了。高傲的维拉满意地看着我。好象她见到我也很高兴。而我，对这次巧遇的高兴劲，却是非言语和笔墨所能形容的！不过我的心里在隐隐作痛。因为高傲的维拉虽然和我近在咫尺，同时却又是远隔重山。你知道，在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内，相互之间会离得多远吗？

我伸过手去碰到了她的手，她的手指是那样的柔软而温暖。她并没有把手缩回去，这时我心里的痛楚才稍许好了一点。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问她。

高傲的维拉用一个我所熟悉的动作把她淡黄色的松软的刘海往后一撩回答说：“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在这个剧院的附属艺术学校学习……”

她犹豫了一下，说还是不说，但还是忍不住说了：

“他们都说我有天才呐。”

要是我处在这种地位，即使我有非凡的天才，也只会放在肚子里，而不会象她这样冲口而出地说“你可知道，我有天才呐！”她就是这么个人，难怪我在小时候就给她取了“高傲的维拉”这个绰号。“维拉维拉真高傲，来到海滨疗养院，养得一身都是病，一命呜呼赴黄泉。”这个顺口溜把她说得该有多惨，没什么好讲的。

高傲的维拉说了她有天才以后，把下巴往上一撅，半合着眼睛高傲地瞥了我一眼。

“那你，盖纳，在这儿干什么？来看戏吗？为什么不到大厅里去？也许你是被赶出来的吧，就象你上课时随便讲话被赶出教室那样？噢，对了，你的学习怎么样？听说你不想读书。是吗？”

一下子要我回答那么多问题，你倒来试试看！我突然感到非常无聊……高傲的维拉又使我觉得那么疏远，那么陌生……可是过去有过一段时期满院子的人都笑我们：“叽哩叽哩面粉团，新娘子和新郎倌……”其实这跟面粉团又有什么相干呢？

“你可知道，是这么回事，你简直不会相信，”我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地胡扯起来：“最近有一次我在街上走，是到体育场去……去那里领取撑杆跳的金质奖章……还有跳高的银质奖章。突然有一个家伙走到我跟前……脑袋光秃秃的，头颈里系着一条大红领带……他对我说：‘请等一等，我的亲爱的朋友……我是儿童剧院的。我们剧院正排演一出新戏，需要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当主角，最主要的角色，象您这样的正合适。您是否同意晚上到我们剧院来？我就这么对他说：‘请原谅，我太忙了……正在准备以校外生的身份考掉十年级的课程。而往后，就更忙了，要进大学……进国际关系学院，您也许听说过吧？国际关系学院。所以，真是一点空也没有，再一次请您原谅吧。’可他还纠缠不休地说：‘您哪怕来一小时也好……我们只要试……’这个……怎么说的……我已经忘了……”

“试试角色，”高傲的维拉提醒我说。她半信半疑地问：“你说是个秃脑袋的，结红领带的？面孔非常和善，是吗？他就是科舍耶多夫呀！”

看来，她相信我的话了。她的面颊上泛起了红晕，天蓝色的

眼睛闪闪发亮，温情脉脉地看着我，紧紧地握着我那受过伤的左手不放。

“哟，盖纳，我真为你高兴……你知道吗？一个人就应该过美好的生活。生命只有一次哩。唉，你的手不痛了吧？你早就不看医生了吧？”

这是一个好的迹象：高傲的维拉想到了我这只曾经把她从电车下救出来时受过伤的手，那就是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解冻了。她马上变了样。在这种时刻她在我眼里完全不是那么高傲不凡的人，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不过是十分漂亮的小姑娘。

“夏天你打算干什么？”高傲的维拉拉着我的手问。“他们答应给我搞一张去南方的旅行证——走格鲁吉亚军事公路到黑海去。愿意跟我一块去吗？”

“愿意，”我毫无兴趣地回答。因为我给她说的尽是谎话，她很快就会知道真情的，那时候她又要变得高傲不凡了。所以，我们哪儿也不会去，既不会去黑海，也不会去白海。

我从剧院回到了家里，一吃完午饭就到院子里去了。只见高傲的维拉的父亲一只手里提着一桶水，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锹正从楼门里走出来。

“啊，是盖纳季呀！”他大声说道。“正好，你在这里，来帮帮我忙吧！”这个马特维真是个怪人。他在院子里不种小白桦或小杨树，却搞了一棵苹果树苗，如今忙得团团转，挖地、施肥、浇水，在树干上沫石灰水。好象他再没有其他事干似的！其实现在全家的事情都得马特维一个人操心，他的妻子在医院里。他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第三个孩子呢？我真不明白，大概他是想扩大自己的家庭乐队吧？这个乐队你还一点也不知道吧？我可从来没见过比这个乐队更滑稽的了。马特维自己拉手风琴，他妻子

弹曼陀铃，妮卡拨弄大提琴，高傲的维拉拉小提琴。乐队一奏起来，简直叫人受不了。可能马特维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的家庭乐队还缺一个乐师。真有意思，这个小家伙长大以后演奏什么乐器呢，让他咣咣地敲铙钹呢，还是敲三角铁？

马特维走到树苗跟前，把水桶放在地上，搁下铁锹，双手往腰里一叉，欣赏起自己这棵难看的小苹果树来。

“很漂亮，是吗？”

我当然不想使他扫兴。

“嗯……”我回答。“不错……蛮好。”

“我来松土，”他说，“盖纳季，你来浇水……”

他松土，我浇水。过了一会儿，我松土，他浇水。我们配合得很好。突然，马特维问我说：

“喂，你们同民警局搞了些什么名堂呀？”

咳，我就好象在等着这句话似的！悔不该没及时溜走。这事跟他又有什么相干呢？可是，马上我就明白过来了：托利亚沙对马特维来说不是外人，是他的女婿嘛……

“这都怪母亲……”我嘟嘟哝哝地说。“她就是这么个人，我对她有什么办法呢？……”

“你母亲是对的。托利亚沙确实是个二流子。他也该悔悟了。要是再不悔悟，就让他滚吧！我们的国家大着呢，自有他容身之处……”

“这怎么可以呢。”我说。“把一个人撵出屋子，撵出家庭，把他赶到别的地方去……难道可以这样做吗？”

“完全可以。”马特维一边护理着小树，一边说。“是他自己不要妻子，不要亲人，不要社会，好逸恶劳，问题就在这里。”

由于我母亲控告了托利亚沙，我总觉得对不起他。所以，我就特别起劲地在马特维面前为我的朋友辩解：

“怎么能说好逸恶劳呢？……他一直在工作。他什么活没干过呀！甚至在澡堂里当过服务员……在印刷所里粘过信封……一百个信封挣五个戈比……”

“你说五个戈比吗？”马特维连腰都没直起来，只是抬起头，用天蓝色的眼睛从下面望着我说，“多没出息的活！象公牛一样的大汉去粘信封？去他妈的吧，把他撵走就完了。”

马特维狠狠地蹬了一下锹。我看着他那绯红的脖子，花白的卷发下沁出的点点汗珠。心里在想：看来马特维是对的。托利亚沙确实是个二流子，自从他在剧院里预支了工钱以后，就不再露面了……而我自己呢，真有意思，会不会也是二流子呢？

马特维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问道：

“那你自己呢，打算干点什么？”

我坦率地回答：

“母亲要我读完中学……然后上大学。而我书读厌了，想工作了……”

“唔，那也可以嘛。”马特维回答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有很多人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你看图克马科夫……你在我家里见过他吗？现在长得多么高大多么漂亮啊！当了工程师，工段长……连谢弗留科夫都想和他交朋友呢。可当初我第一次把他带到工厂去的时候，他和你一个样，还是个小孩呢……你呀，盖纳季，听我说，或者，你也到我们工厂里去吧？”

说到工厂，工厂就立刻呈现在我的眼前。但它不是在驶过的公共汽车上从车窗中穿过尚未长大的树木的稀疏叶子中间所看到的那个样子，而是我们十年级学生到工厂去参观那天所看到的样子。

这家工厂很大，面积有几十公顷……一幢幢高大的厂房，就象飞机库一样……从这些厂房里不断传出的震天动地的巨大响

声，使人感觉到，好象烈火的呼啸声和金属的轰隆声交织在一起。调车机车鸣着汽笛，电瓶车响着喇叭，装载着沉重的、人们急需的材料在工厂里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奔跑着……不瞒你说，参观那天，我在那个被称之为工厂的那些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的巨大机构面前真感到害怕，而现在马特维却建议我到那里去干活。

多么好的建议啊！只不过我和托利亚沙早就把一切考虑定当了。确切些说，是托利亚沙把一切都考虑定当了，并且作出了决定："一步也不要跨进工厂的大门！"所以，我什么也没有回答马特维，尽量把话题扯开：

"那个图克马科夫……他怎么的，还象从前那样对妮卡献殷勤吗？"

我这么说，心里却在想：马特维之所以这样痛骂托利亚沙，是不是有心想把自己的妮卡再嫁给图克马科夫？当然，图克马科夫不是托利亚沙所能比的，但不管怎么样，总是不太象话吧……

可是，马特维消除了我的疑团。

"我的妮卡，真是傻瓜，把这样好的小伙子放过了。"

"依我看，图克马科夫就是现在对妮卡也不是那么无动于衷的。"我说，"只不过现在已经晚了……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们又继续默默地干活。

……晚上我刚回到家，托利亚沙就在窗外吹口哨了。幸好母亲在厨房，什么也没听到。我悄悄地溜进了院子。

"怎么样，预支款带来了没有？"我问托利亚沙。

"这笔预支款早就没有了，喝掉了。"托利亚沙出乎意料的坦率地说。"你别灰心。马上我们的钱就会多得要用铁锹来搂

了……走吧，该干活去了。”

只要我听到“该干活去了，”我就象战马听到军号，浑身一抖。我恨不得马上卷起袖子，干给所有的人看看，给母亲，给哥哥尤尔卡，给高傲的维拉，给马特维看看，我，盖纳·科罗利科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真想尽快找到一个真正的工作！

“快点，快点，我们要迟到了！”托利亚沙催促说。

我们走到街上，然后拐进一个黑糊糊的静悄悄的院子里。翻过一道道砖墙，又重新穿院子走。走到一条胡同里，来到一间矮小的好象往地下沉陷的小房子跟前。

“等一等！”我抓住了托利亚沙的手。“你说，我们上哪儿去？你要是不说，我就一步也不走了。”

托利亚沙恶狠狠地骂了一声，然后解释说：

“要帮一个人的忙……搬到新房子里去。”

“那为什么要在夜晚搬呢？”

“要知道，白天不行，迁移手续还没有办好，他怕这套房间给别人拿去。你要知道，他很需要这套房间，因为他的女儿有肺结核病。”

我稍稍犹豫了一会，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多少总是有点不合法的。但我马上又联想到我和母亲住的那间在锅炉间上面的小房间，联想到我们自己也渴望搬到漂亮的、光线充足而又干净的新房间里去，我就说：

“好吧……既然他女儿有肺结核病，就应该帮忙。肺结核不是可以闹着玩的。嗳，她是在哪儿传染上这个病的呢？我们国家好象已经消灭了肺结核病……”

“你也太相信报纸了。”托利亚沙喃喃地说。他把手从稀稀拉拉的木栅栏中间伸进去，拉开沉重的门闩，打开了篱笆门，我们到了一个大板棚旁边。从这里走出一个黑影来：“你们到什

么鬼地方去了？”

“这不能怪我，都是他呀。”我的朋友托利亚沙用手朝我这边指了指说。

然后，他们两个——托利亚沙和那个陌生人——远远地走到一边，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不行，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不合我的心意。用托利亚沙的口头禅来说“该滑脚了。”我刚从篱笆门走了几步，托利亚沙就赶了上来。

“哪儿去？”

“回家去。已经很晚了，母亲要着急的。”

“亏你想得出，急着要到妈妈那儿去，我家里年轻可爱的妻子在等着我呢，也没什么了不起！”托利亚沙哼了一声说。“拿去……”

托利亚沙把几张揉成一团的钞票塞进我的口袋。

“这是预支款。”

“什么项目下的预支款，剧院的？”

“剧院的，剧院的……只是今晚这出戏不演了，我们两人来晚了。下一次才参加演出。走吧！”

我们回到了我家的院子里。托利亚沙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来。

“波尔特温酒吗？”我问。

“克里米亚的。”

他仰起脖子，把嘴对准瓶口，咕嘟咕嘟地喝起来。

上面，六楼的一扇窗子里，透出了柔和的橙黄色的灯光。这是高傲的维拉的窗子。不一会，灯熄了。我一下子感到惆怅起来，心烦意乱。我很想在剧院里工作，可是我，盖纳季·科罗利科夫在剧院里能做些什么呢？来回搬那些纸糊的圆柱？或者在

门口检票？或者当一个舞台工人、消防队员？从后台观看高傲的维拉这个年轻的天才怎样博得观众的掌声？

真不知道，往后我会怎么样呢？

跟母亲心平气和地说话是不可能的，她动不动就要叫喊起来。我没有父亲。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建立了自己的新家庭。哥哥尤尔卡也远在天涯海角……和谁去商量呢？

“想喝一点吗？”

“好吧。”我说，同时伸手接过托利亚沙那个粘糊糊的波尔特温酒瓶，喝了一口。立刻感到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我又喝了一口。托利亚沙用一只手搂住我的双肩。这时我想：他可是个好小伙子哪！根本不是坏人……只是不走运罢了。我们两个人都是不幸的人。

在楼门里的电梯旁边，我碰见了高傲的维拉。她穿着一件家常穿的花罩衫，肩上披着外套，脚上是一双红色的便鞋，正从邮箱里取《晚报》。

“你和谁一起逛得这么晚？”高傲的维拉怀疑地问我。

“和托利亚沙。”我好不容易才说出来。波尔特温酒已经涌到头上来了。

“这个托利亚沙……哼，真可恨！你知道吗，他打妮卡呢。”

“打……那不会是没有原因的。”我含糊不清地说。“托利亚沙是个好……好……好小伙子呢。”

“你说托利亚沙是好人吗？慢着，你呼一口气！”

我伸手抓住高傲的维拉的肩膀，想把她拉到自己怀里。她使劲挣脱了我，这时我的左手重重地撞在墙上。高傲的维拉看到我疼得脸都歪了，但她已经毫不在意了，她的眼睛里充满了蔑视和愤怒：

"你和他一个样！……你在剧院里对我说的那些全是谎话。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马上就猜到了，你在撒谎。不过我那时可怜你……可怜……"

"请你不要可怜我！哼……向我摆起名角儿的架子来了。"

我刚说出这几句话，她就马上转身向楼梯跑去。

她一转眼就消失了。我踉踉跄跄地走回家去。

母亲在厨房里削土豆。土豆又白又大。看来母亲等不到我，自己跑到蔬菜铺去了一趟。

在一刹那间，我感到后悔起来。

"你又到哪儿闲逛去了？"母亲的脸显得又苍白又疲倦。

"我找工作去了……"我回答说。我的头痛得象要炸开来了。我不想听她大喊大叫，可她能忍得住吗？

"你去找什么工作呀？那读书呢？学校怎么办？我可不答应！这都是你的那些朋友想出来的！都是那个托利亚沙！这幢房子多么可怕呀！"

"轻些，母亲，轻些。"我说。

"啊，你的眼睛为什么这么红？"

母亲用鼻子在空气中嗅了一下，就哭喊起来："他喝醉了！唉呀，我的命好苦啊！他会把自己毁掉的！迟早会喝醉了酒，倒在人家围墙下面死掉的！"

母亲在数落着我（确切些说，她是在大喊大叫），好象不是直接指我，而是指的第三者，好象我这个人已经完全不可救药，直接对我说话简直是没有必要了。

"轻点，母亲，轻点，人家都睡了……"

女邻居怒气冲冲地从盥洗室里跑了出来。

"别人早上六点钟就要起床，可这些人还在这里大喊大叫！"砰的一声响，她关门进了房间。

第二天清晨，民警把我们叫醒。他让我穿了衣服跟他走。母亲吓得脸色苍白，呆呆地望着我。

“啊……完了……我早就料到了。”母亲自言自语地说。她浑身打着寒颤。

“女公民，你可别这么难过，”民警对她怜悯起来。“说不定没事……”

可是他讲这些话的口气是没有什么把握的。

我们坐上了民警局的吉普车，一直来到了民警分局。一座两层楼的楼房旁边停着一辆带蓝色条纹的黄色“伏尔加”牌小汽车。汽车旁边停有两辆三轮摩托车。在底楼的窗子上装有涂了白漆的栏杆。两个强壮的民警顺着狭窄的走廊拖着一个醉汉。他的头搭拉在胸前，脚在地板上拖着。衬衫被拽了起来，露出了光肚皮。

“到这儿来！”

在一面有抽屉的小桌子后边，坐着一个穿便衣的侦讯员。他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脸色阴沉沉的。哪能不阴沉呢？这位叔叔的职业本身就是不愉快的。

“你昨晚干了些什么，和谁在一起？”

我把经过都讲了出来。

“谢缅科夫给了你多少钱，为什么给你？”侦讯员问。

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几张揉成一团的三卢布钞票，放在桌上。

“就这些吗？”

“就这些……”

“你为什么收了这些钱？”

我前言不搭后语地讲起了剧院、硬纸板的圆柱、科舍耶多

夫，还有托利亚沙独吞预付款的事……侦讯员打断了我的话：

“这么说，你以为他是还你债罗？”

“是的……”

“谢缅科夫得了多少预付款？”

“不知道。”

“他还了你多少？”

“也不知道。”

“嗯……那你昨天为什么和谢缅科夫上尼科尔基胡同去？也不知道吗？”

“我们去帮一个人搬家。”

“夜里搬？”

“是的……”我觉得我的话蠢得不合情理。

“这次‘搬家’，”侦讯员停顿了一下说：“搬成了吗？”

“没有。我们去晚了。”我说。

“幸亏你们去晚了。”侦讯员说。

过了一会儿，他关心地问：

“你在干什么？是在上学，还是工作？”

“暂时还在上学……可打算去工作。”我说。“母亲一个人养活一家不容易。”

“你能体贴母亲，这是好的。”侦讯员说。“如果你真爱你母亲，我劝你不要再糊里糊涂了。不然的话，你母亲就得给你往监狱里送东西，痛哭流涕了。明白吗？”

“明白。”

我坐着，低低地垂下了头。

“这些钱，得留在我们这里。”侦讯员厉声地说。“收据拿去。”

第 三 章

那天晚上，我和托利亚沙真是走运。嘿！幸亏“搬家”没搬成。要是搬成了，我们把偷来的一捆捆东西转移了地方，那我们的新住宅现在就要离这里很远很远了。母亲警告我，要是我不学好的话，宁肯亲手把我掐死。可谁愿意这样惨死在自己的母亲手里呢？托利亚沙也不好过。妮卡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到父亲工厂去做工，要么她永远离开他。看来托利亚沙不想变成个光棍，他让步了。

有一天，我和马特维在工厂门口下了公共汽车……天阴沉沉的，刚刚下过雨，雨水还不时地从树上嘀嘀嗒嗒落下来。工厂办公大楼墙上水迹比平常更多了。传达室的玻璃窗蒙上了水气，完全看不出那明镜般的光洁了。我从一个小窗口里领了一张临时出入证。跟着马特维走过转门，进了工厂。工厂烟囱的顶端隐没在乌云密布的低矮的天空中。

我们在沥青小道上走着。水洼里倒映出布满乌云的天空。我们绕过工厂办公大楼，来到了它的后面，后面没有粉刷的红砖墙壁，正对着工厂的场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建筑工地的全部图景……平地筑起了一堵二层楼高的灰色水泥墙，它的上端看来还没干。木模槽还套在上面。旁边高高地堆着一堆堆被雨淋过的沙子。满地丢着各种各样的铁构件。构件的一边竖着一副副的木窗框，上边盖着遮雨的油毛毡。在远一点的地方乱堆着一些大桶、抬架和铁锹……

“瞧，多么漂亮啊！”马特维瞟了一眼这乱七八糟的场面，高兴地说。“热处理车间……盖得多快，十月革命节前就可以完工了。”

绕过建筑工地，我们来到了一幢看起来相当陈旧的大楼跟前。我们走进去，顺着又陡又难走的楼梯上了楼……我明白了，马特维是要把我领到工具车间主任谢弗留科夫那里去。

“总的说来，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这个人并不坏。”因为走得太快马特维说话时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你要对他那个……尊敬点……他喜欢人家尊重他。”

谢弗留科夫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皱着眉头和一个黝黑的青年工人谈话：

“你别兜圈子了，科尔金。你为什么要去？难道不能别的时候去吗？这样做不好。”

车间主任的话是严厉的，但听不出严厉的味道，倒使人觉得他有些心慌意乱。而相反，那个坐在他对面长会议桌后面的小伙子，说话语气温和而且客气，听起来却使人感到他信心十足。

“我兜什么圈子呢？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难道我什么时候曾经……不过这一次我不行……随你怎么样——不行。非去不可。哥哥要结婚，我就这么一个哥哥。另外两个在战争中被打死了。怎么能不去呢。”

“这些我都明白。”车间主任干巴巴地嘟哝着。“我都明白，科尔金。可是现在是季度末。你怎么，不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呢，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要知道只有我是一向体谅您的……有多少次您说，‘留一下，肖马，再干两个小时。’好，既然需要，那就留下吧，科尔金是通情达理的，可您对我也要体谅一点，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

“我怎么啦？”谢弗留科夫含糊地说。“难道我不体贴人吗？好吧，把申请书拿来吧。不过你要知道，你这一手简直是要我的命了，科尔金。”

“知道，知道，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科尔金高兴地说。看

他那个兴高采烈的样子根本就没有把车间主任的话当一回事。“好，就谢谢您了，一辈子忘不了您的好处。”

他赶紧从桌子上抓起主任签好字的申请书，跑出了办公室，生怕车间主任变卦。

“你有什么事吗，马特维？”谢弗留科夫问。

可是马特维没有来得及说出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因为我的另一个熟人图克马科夫闯进了办公室。

“放走了吗？”他在门口就叫了起来。

车间主任抬起了他那头发剪得短短的头，挑衅地说：

“嗯，放走了，怎么样？”

图克马科夫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哗啦一声，使劲把科尔金刚才坐过的那把椅子从桌边拉开，坐了下来。伸出两手，忧郁地盯着他那蓝色短上衣袖子里露出来的白袖口。

谢弗留科夫也看着这一对白袖口。过了一会儿他咂了咂嘴，从胸口袋里掏出一把铁梳子。这把铁梳子看来是在车间里面做的。他把鬓角的头发朝上梳去，想盖住他越来越秃的头顶。

“我有什么办法呢？”过了一会儿他问图克马科夫。“不放吗？”

“不放！”图克马科夫强硬地粗声粗气地回答。

“他不是帮过我们好多大忙吗？不是蛮自觉吗？”

图克马科夫用拳头在胶合板的桌面上敲了一下说：

“这算什么自觉呀？难道他这个狗崽子不知道这是季度末，没人能代替他吗？知道！而且你不能拒绝他，这点他也很清楚！那末他为什么要让您这位领导为难：同意他走吧，那就是说您亲手毁了计划……拒绝吧，那您就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得挨所有的人骂——不论是新郎，还是新娘，或者是客人和整个车间。不，自觉的人才不这样干呢！”

“你太聪明了……”谢弗留科夫忿忿地说：“你变成现在这个

样子又有多久呢?还记得吗,你开车床的时候出过什么事?或者,你已经忘了。"

"您这是指的什么?"图克马科夫不知所措地问。

"你忘了,可我还记得!车间正在突击季度计划,可你拔脚走了。到工厂挂钩的集体农庄去了,打算在小河边晒太阳……"

"我那是为了给厂报写篇特写,"图克马科夫申辩说。"得到了党委的同意……"

"可是没有得到车间主任的同意……科尔金老老实实地跑来说:哥哥要结婚,请准个假……而你却问也不问一下……为了这个你还受到了警告处分。难道你能说这不应该吗?"

图克马科夫低下了头。

"应该。"

"嗯,这不就得了。我已经三十年没挡车床了,可我还了解工人的心情。而你,才当了几天的工程师,就好象从来没当过工人似的。"

"我不是向您提过多少次吗,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您解决这类问题时要让我知道一下,我毕竟是个工段长呀。"

"可我是车间主任!"谢弗留科夫皱着眉头严厉地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注意,计划泡汤,当心你的脑袋,你得想尽办法过这一关,工程师……"

说到"工程师"这三个字的时候,车间主任讽刺地冷笑了起来,可是一下子收住了笑,转身对马特维说:

"你有什么事吗?"

图克马科夫不声不响地从桌边站起来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甚至看都没看我一眼——不认识了,还是怎么的。

马特维正开口想说明自己的来意,可是又没来得及说出口。

大桌旁边的小圆桌上电话铃突然叮铃叮铃地响了起来。谢弗留科夫急忙跳起来，一手抓起听筒，另一只手对马特维摇晃，让他别作声，别打扰他。

“我是谢弗留科夫，维塔利·米海洛维奇。”

马特维凑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厂长！”

车间主任对厂长只说了三句话“我错了，明白了，一定照办。”可是这三句话说出口并不容易，他简直是疲惫不堪了。看来他很怕厂长。

马特维向桌跟前迈了一步。

“你看我带来了一个新工人，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

谢弗留科夫还一门心思在想刚刚和厂长的谈话，心不在焉地说：

“新工人，好的。”

过了一会他显然强使自己把心思转到马特维的话上面来，问道：

“什么新工人？又是一个，也是亲戚？”

马特维摇了摇头：

“哪里是亲戚……是这样，一个小家伙……住在一幢楼里的。”

“唔，不是亲戚，那是邻居罗。”谢弗留科夫稍有点不满地说：“好吧，没关系……你也知道，马特维，我总是乐意帮助你的，虽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班费付得太多了，因此工资定额大大地超过了。你看我刚刚不是为这个挨了厂长的训了吗。可是为了你……”

“谢谢，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

谢弗留科夫对我挥了挥手，让我走近一些。问我：

“你姓什么？”

“科罗利科夫。”

“你听着，科罗利科夫……我们的工厂不是一般的工厂，你知道它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知道，”我回答说：“快满一百三十年了。”

“不错，”谢弗留科夫点头说。“它原来属于一个大不列颠的臣民……姓什么来着？忘了……”

我对谢弗留科夫说出了这个大不列颠臣民的姓。他又点了点头：

“对……那时五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半大孩子，象你这样的小家伙……名义上是让他们来当学徒的，可是让他们干的是最重最脏的活儿。而给他们的报酬只有……”

他又说不上来了，我又提醒他说：“一个月三个卢布。”

“正是这样。你从哪里知道这些事的呀？”谢弗留科夫眯着眼问。

“我们来参观过。在厂史馆都给我们讲过。”

“你早这样说就好了。”谢弗留科夫说。“总的来说，我们的工厂是最好的工厂。你大概以为我们只不过是生产洗衣机、电熨斗或是烘面包夹吧？”

“不，我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谢弗留科夫露出了不相信的神色。

“我知道工厂生产过……”

谢弗留科夫拉长了脸，眯缝着眼睛怀疑地朝马特维看了一眼问：

“是谁向你泄露的？”

“我们整条街都知道。”

谢弗留科夫叹了口气说：

“那好吧，去吧，去干活吧。”

我和马特维从车间主任办公室走了出来，看见图克马科夫和科尔金正站在狭窄的过道里争吵着。

“你小心点，我会敲掉你的奖金。”图克马科夫威胁这个工人说。

科尔金虎着脸大叫起来：

“你没有权力！车间主任放我走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谢弗留科夫什么事都依着你呢？你只是在车间里给他做日用品，还是在家里也给他做？”

小伙子更火了：

“科尔金从来没当过什么人的奴仆，也永远不会当！至于说到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他是我们的贴心人，他了解工人，帮助工人。正象有些人那样，我就愿意尊敬他……”

科尔金乌黑的眼睛里冒着火。在他黑瘦光滑的两颊上暴起了青筋。图克马科夫却相反，稳稳当当，心平气和。所以他说的那些令人难受的话，叫科尔金听了更加感到不好受。

“你愿意尊敬谢弗留科夫，可对车间，对全体同志呢？”图克马科夫低声地教训他：“你走吧，去参加婚礼，去玩吧。可你要知道，真正的工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你没良心，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那好吧！”科尔金把牙齿咬得格格响。“我也可以不去！可你还会来求我科尔金的，还会来求……”

话没说完科尔金就猛地一转身走了。

“你怎么这样对待他？”马特维走到图克马科夫跟前说。

“难道我不对吗？”

“对倒是对的……只是你不应该这样跟他谈。要知道他是去参加哥哥的婚礼啊。”

“那又怎么呢？”

“你要知道……他这个哥哥就象父亲一样。当他，我是说他的哥哥，从前线回来的时候，在村子里没找到一个亲人。父母被法西斯枪杀了。而小弟弟肖马不知下落。他找了两年，走遍了所有的孤儿院，才找到……现在他要结婚了，就是说他要举行婚礼了。”

“那又怎么呢？”图克马科夫说。

他自然已经明白谁是谁非了，但由于面子上过不去，他还是不露声色。

“我们走吧。”马特维对我说。

我们走了。图克马科夫仍然站在走廊当中。他若有所思地向上望着天花板和墙壁接缝的地方。那儿有许多黑色的、粉刷墙壁时溅上白点的粗电缆线。

这样我来到了工具车间。

多么漂亮的车间！脚下是浅绿色的水磨地板。墙壁是奶油色的。玻璃气窗擦得干干净净，虽然由于天气不好没有阳光射进来，但光线还是很足的。这里的车床五光十色：有蓝的，绿的……看起来很显眼，不象别的车间，那里的车床是灰土土的，看起来有点脏。

“怎么样，喜欢吗？”马特维问，他的声音里有一种自豪感。“告诉你，这都是我们自己干的。下班后我们留下来，先把车床擦干净，上腻子。夜里涂上油漆。就连这些放花的架子，也是自己做的。过去车间里的地板是用一根根原木铺的。而现在呢？你看见了吧。”

“看见了！”我回答说。“光凭这一点工厂就应该表扬你们啊。”

“哪有这回事。”马特维笑着说。“你知道，我们为了图漂亮，差点没遭殃。真的！一搞起美化，叭的一下子，我们的季度奖就

给敲掉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一部分开支放到产品成本费上了。真没想到。正象常言所说的‘大吃大喝真开心，账目一算泪满襟。’我们找到了党委，在那里当然问题搞清楚了，证明我们是对的。事情很清楚，要不然谁也永远不会愿意去搞技术美化了……这就是我们的车床。你看，这玩意儿多漂亮！”

原来这“漂亮玩意儿”的名字却是十分平淡无奇：“IK62型万能螺纹旋床”。

这家伙又笨重又复杂，我对它一窍不通。站在这个铁家伙的旁边似乎有点冷嗖嗖的，我甚至打了一个寒噤。

马特维看到我这个样就说：

“你要知道，马克西姆·高尔基曾说过这样的话：‘老弟，你应当爱一切。劳动时用的工具，比如说凿子，你也要爱它！虽说他是铁的，它也会了解你。要是它爱上了你的手，在工作中它就会帮你的大忙……’你明白吗，应该爱。我不想对你说，旋工这一行是最好最好的。但是拿我来说，每一次走过这个车间时，觉得手指发痒，热血沸腾……直到现在我还是有这样的感觉。当了旋工以后我就感到生活充实了。因此我的职业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在自己心爱的车床周围转来转去。一会儿摸摸它，擦擦它，一会儿把一些螺帽、螺杆拧拧紧。看来马特维非常喜欢自己的“IK62”。

“好吧，该开始了。盖纳，我来做，你留心看着……”

他开始干起来了。我站在旁边，留神他的每个动作……他动作快极了，几乎是自动化的。所以很难分清它们之间的连贯性和规律性。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旋工这个手艺对我将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我有点灰心了。倒不是因为我很想当旋工。这样的愿望我暂时还没有体会到。可有谁乐意感觉到自己理解迟

钝呢？

马特维停了车问：

“怎么样，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回答，我不想让马特维把我看成一个傻瓜。他把手伸到旁边的一个小柜子里翻了一阵，拿出了两把车刀。

“给你，”马特维把两把车刀给了我。“盖纳，这把是磨好的，这第二把还没磨过。你得把第二把弄得和这一把一样。就是说，要把车刀磨一下……干吧……”

我站在他面前，简直象个十足的傻瓜，不知道该怎么着手。马特维从我手里拿过车刀，把我领到了砂轮跟前。

“现在，盖纳，你就照这样干……”

照马特维教的办法，我好不容易勉勉强强地把车刀磨快了……

“真行，小伙子。”我觉得马特维是有意夸奖我。“现在我再来教你车螺钉，好吗？”

随便车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车螺钉就车螺钉吧……没什么要紧的，只要快些学会点什么，只要在车间里不再象一个参观者就行。突然我想立刻变成和周围忙忙碌碌来回奔跑的人一样，他们有年轻的，不很年轻的，也有接近老年的——各种各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会做某种事情。

“工具车间是一个特殊的车间，盖纳，”这时马特维又开口了。“它不算是主要车间，而是辅助车间……因为它不出成品。所以我们的工资比人家低一些，对我们的关心也少一些……可是只要我们车间哪怕是少给别的车间一个小零件，马上就会大喊大叫起来。少了这个小零件，全厂就要停工。我这么对你说一点也没夸张。我们制造的工具……你知道什么叫工具吗？呵，工具，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其实，盖纳，全部文明史都是

从人类学会使用工具开始的……起初用的是木棒、石头。也就是说用的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准备的工具……后来人学会了自己制造工具……生产率一下子就提高了百倍。盖纳，这就是工具的意义！其实我给你讲这些干吗，你是个读书识字的人，这些你自己都知道……”

是的，这些我当然都知道。但是经马特维这么一讲，我好象对马特维的车床加工过的丝锥、轴衬、冲头，更加另眼相看了。

一个月过去了……

我的临时出入证已经换成了贴照片的正式出入证。我渐渐地感到自己是“工厂的人”了。

当我作为学生初次来参观工厂的时候，我觉得工厂就是几栋非常陈旧的、熏黑的、胡乱挤在一起的楼房。现在我已经开始领会到各个车间、科室和后勤部门之间的协调和联系了。在文化馆里，我看到了工厂未来规划的巨幅模型。相信我吧，这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我在心里暗暗地把工厂的未来和现在以及我在厂史馆里所了解的它的过去相比较，现在觉得工厂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发展着的有机体。我有这么一个感觉，似乎我现在正和工厂一起生活着、成长着。“我们的”产品闻名世界二十七个国家，黑海边有“我们的”休养所，“我们有”自己的足球队，“我们的”厂长坐“海鸥”牌小汽车来工厂办公楼上班。这一切都使我感到自豪。

我已经开始感到自己是工厂的人了，可是突然发生了一桩极其荒唐的事情，一个极不愉快的插曲。

有一天马特维不知到哪儿去了。大概是忙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工作去了。而我站在车床边，车我心爱的螺钉……我已经很好地掌握了这个不很复杂的操作过程。螺钉车得又整齐又光滑，活象雨后树林里长出的蘑菇。我把它们拿在手上，看哪，看

哪，觉得很高兴……

“还在干？”托利亚沙走过来问。我被分在旋工工段做活，他在钳工工段。看来在那儿，在钳工中间他很无聊。所以就在车间里荡来荡去，妨碍别人干活。

“需要嘛！”我一边一本正经地回答，一边做了一个熟练的动作，又一个螺钉掉在车床旁边的铁筐里。

“真想知道，谁需要？”托利亚沙嘲笑地问，从稀疏的牙缝往地板上吐了一口唾沫。

“不能吐到废物桶里吗？”我厌恶地说，“人家费劲地保持清洁，而你……”

“没关系。会有人收拾的，他们靠这个拿钱呢。”托利亚沙说。他看了看铁筐里的一堆螺钉说：“跟我来，斯达哈诺夫工作者。我给你看样东西……”

不知为什么我顺从地停了车，跟着托利亚沙走了。他把我带到远处的一个角落里。那里有一个盖着破布的大木箱。托利亚沙扒开了破布，我看到一大堆散放着的螺钉。约摸不下一千个！

“这是你做的吧？”托利亚沙嘲笑地问。

我呆住了，不知道这是不是我做的。可事实总归是事实：我在马特维不在的时候那么费劲地做出来的螺钉，原来是没人要的。看，有多少！

“你认为他们教会我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托利亚沙说，“一点也没有！他们要什么？他们要我和你一直当他们的跑腿，递这，递那的！不行！老让我当学徒我可受不了。还不如去推小车……”

托利亚沙已经不止一次提到推小车的事了。“推小车”，就是说在工厂里把毛坯或零件从一个车间运到另一个车间。推车

工的工资不高，工作本身没什么技术、没什么意思。谁也不愿意干这种活。为了拉人来干这种活，就千方百计地给推车工各种附加工资。这样他们每个月就可以挣一百六十个卢布。一百六十个卢布对我和托利亚沙来说只能是梦想！

“我们的活好歹是个技术活，而推车算个什么？”我回答托利亚沙。

“你的技术活，就是做没人需要的螺钉吗？”他冷笑着说。

“支撑矿井的螺钉总是用得着的。今天不用，明天也要用。马特维对我说过……”我回答托利亚沙。

“他会告诉你真话呢！你等着吧！”

“走吧，走吧，”我说，“你师傅叶戈雷奇等你等急了。”

“这个恶鬼！”托利亚沙一边说，一边担心地回头看了看。看他的叶戈雷奇在不在。我回到了自己的车床旁边。但我再也没有心思车螺钉了……

……我用劲地刷洗车床。用砂纸擦沾满了油污和铁屑而变黑了的机器。我不时地看看挂在车间门口的大圆钟。白白的钟在红砖墙上特别显眼。这是一只电钟，上面接着一根粗粗的电缆线。长短针走得不象平常的钟那样平稳，而是一跳一跳的，给人这样的印象，好象它们极力想站着不动，极力想抵抗推着它们不断向前转动的力量。

不知为什么今天这只钟好象真的走得很慢，大概坏了吧？就在这一瞬间长针抖动了一下，好象很不乐意地向前跳了一下。这样，离吃饭还有二十七分钟，还有好长的时间呢。

我继续洗刷马特维的车床。

“盖，盖纳，老头在哪儿，溜了吗？”又是托利亚沙来了。

“马特维被叫到工厂委员会去了……要授给他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的称号。”我回答。

“岂有此理！”托利亚沙突然说，“工作时间不允许搞任何社会活动。”

托利亚沙是个通晓一切规章制度的大行家。也许是因为他经常破坏规章制度的缘故吧。

他在自己二十五年的生活中什么事没干过呀！卸过车皮，教过徒手角斗，给逛莫斯科近郊的游客当过向导，在印刷所糊过信封，在高尔基文化休息中心公园卖过荡秋千的票……他在哪儿都不称心。在我们工厂也不称心。

“马特维干吗偏偏要劝我当工具车间的工人呢？”他抱怨说：“说什么这个工作有趣，哼！当我没钱买东西吃的时候，要有趣干什么？你看看人家装配线那儿，一些毛孩子干上三个月后就有二百卢布工资了。这可比你的马特维挣的还多呢……”

“你要是很喜欢的话，你就到那里去干好了。”我说。

“整天没完没了地拧螺钉，太没意思了。”他吐了一口唾沫说。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托利亚沙的为人了。他这也不称心，那也不如意。只想整天呆在家里，叮叮咚咚地乱弹吉他，喝喝波尔特温酒或啤酒。说实在的，我也不太满意。哪儿有图克马科夫常说的那种创造性的工作呢？对他来说工作可能是创造性的……而对我呢？车螺钉，哪儿有什么创造性呀！

托利亚沙四下望了望说：

“头头是头头，钳工是钳工。我们去下棋吧，我已经摆好了。”

“谢弗留科夫看见了怎么办？”

“谢弗留科夫，自己人。他一见面，就和我握手打招呼，他知道我是马特维的女婿。”

“好吧，只下一盘。要不马特维找起来，我不在……”

“瞧你！没有你工厂就会停工了！”托利亚沙哈哈大笑起来……

“走吧……”

说心里话，刷洗马特维的车床叫我腻透了。

托利亚沙把我领进了一间黑糊糊的小屋子。那里平放着两只箱子。当中一只竖放着，上面放着棋盘和棋子。

“来，杀一盘！”托利亚沙叫了一声，把一个木头做的棋子朝前挪了一步。

托利亚沙埋头下棋的时候，看他那副样子蛮有意思的。一本正经，聚精会神，双眉紧皱，活象是一个冠军，至少也象一个争夺冠军的对手。

还不到十分钟我就招架不住了。我已经完全投降了，可是还没来得及，头顶上响起了愤怒的吼声：

“简直不成体统！站起来！”

我一看是车间主任谢弗留科夫。不知为什么他并没有和托利亚沙握手问好，而是抬起脚，狠狠地踢在中间的箱子上。棋子向四面纷飞，有一颗正打在我的颧骨上。

“这是谁？”谢弗留科夫一面逼近，一面喊着。看来他没认出我。

“是图克马科夫工段的。”有人讨好地对他说。

听了这句话，谢弗留科夫的圆脸抽搐了一下，嘴唇撇了撇。

“聪明人！拿着秒表到处跑！大谈什么创造！连最起码的纪律都不能建立起来！赶走！立刻赶走！”

谢弗留科夫从胸口袋里掏出铁梳子，梳了梳稀疏的额发，几乎是心平气和地说：

“解雇！”

我和托利亚沙垂头丧气地、慢吞吞地朝自己的位置走去。

"瞧，叫翻天了！"托利亚沙不满地小声嘟哝着，"难道能这样和工人阶级说话吗？你看，我们到党委去告他一状怎么样！"

"你去吧！"我懊丧地说了一句，转身回到自己的车床旁边。

……午饭后，图克马科夫把我、托利亚沙和马特维请到他那里。他坐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把一双大手放在桌上铺着的那块裂了缝的有机玻璃板上。他的一个手指甲发黑变厚了。看着这个指甲是不舒服的。"这大概是他在做车床的时候给砸了一下……"在他的头上方的墙上挂着有红色曲线的图表和两句手写的标语："自己有头脑，自己作决定！"

"咱们怎么办，你们这两个懒家伙？"图克马科夫皱着眉头问我和托利亚沙。

"车间里的钟坏了。"托利亚沙嘟哝着说，"我们一看时间过了。怎么，我们工人没有权利在吃午饭的时候下下棋吗？"

亏他想得出来！我简直太替他害臊了。

"怎么，真的是钟出了毛病吗？"图克马科夫望了望马特维，仿佛是对他说："要是你不反对，并且相信这种钟坏了的谎言，那好吧……我也不予追究。"但是马特维没有采纳图克马科夫的这个无声的建议。

"这不是钟坏了，而是你的脑袋出了毛病！"

"请不要侮辱人。"托利亚沙委屈地说。但马特维，这个平时稳健、温和的人，突然对托利亚沙跺了一脚，甚至好象要扬起手来打他……

"给我住嘴，狗崽子！"现在马特维的嗓门很高，几乎象女人的嗓门。脸气得通红。我倒是能理解老头。是他把自己的亲戚领到工厂来的，可这个亲戚却搞了这样的花招。"应该把你赶走，你这个二流子！"

"你干吗这样，马特维·德米特里耶维奇！"图克马科夫有意

和解地说。他用那个发黑的指甲敲了敲有机玻璃板，“让我们心平气和地把一切搞搞清楚……”

他尽量不去看托利亚沙。

“有什么好搞清楚的！我不喜欢在你们的车间里，就这么回事！没有白干活的傻瓜。我走！你们注意，我是自己走的！”托利亚沙傲慢地撅着嘴说，并且把退职申请书摔在图克马科夫的桌子上。他什么时候写好这份申请书的？

是的，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场面……托利亚沙虽然如俗话所说，一无是处，但是却满不在乎，趾高气扬。根本不象个被告，倒象个检察官。相反，有充分理由对托利亚沙发火的图克马科夫（不用说，他已经挨了谢弗留科夫的训），却好象有点不好意思，把眼睛望着别处。马特维也很反常：急躁不安，胀红了脸，提高了嗓门……妮卡，漂亮的妮卡，马特维的女儿，这才是一切一切的根由！她虽然没有在场，可是在图克马科夫的小房子里她却把简单的公务关系变成了复杂的私人关系。

“你看，一下子就递退职申请书了。”图克马科夫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地说，“要是大家都递退职申请书，那会变成什么样？……你知道我们厂工人的流动率有多大吗？一年百分之十一！而一个工人从一个厂转到另一个厂要花多少钱？知道吗？四百个卢布，自然，这指的是平均数。再说离开这样的工厂不觉得可惜吗？”

我也不知当时是怎么搞的，也许是不愿意一声不响地站在托利亚沙身后，也许是最近几个星期积累起来的感情突然要发泄出来。反正我朝前迈了一步说：

“工厂！工厂！对你们是工厂！而对我们呢？有这样培养学徒的吗？不是拿这，就是递那，光干这些！那是在旧时代师傅可以差徒弟去酒馆买伏特加……而现在……我们不是生活在沙

皇时代！你们要教我们手艺，给我们有意义的工作，那我就不会下棋了！你们就是强迫我下棋，我也不干哪！”

“说得对！”托利亚沙感到有人支持他高兴地说，“去你们的吧！”

说了这句话以后，我们好象听到命令似的，向左转，走出了办公室。把图克马科夫和马特维留了下来。

“真棒，老弟，你骂得好。他们活该如此！”托利亚沙兴奋地说，使劲抓着我的胳膊肘，“喂，你说起伏特加和小酒馆，是为了唱高调还是想喝一点？喝一点是可以的！我还藏着半瓶，想喝吗？”

“不，不想喝。”我拒绝了，我心里乱糟糟的。

瞧，现在我必须离开工厂了。这对托利亚沙倒无所谓，他已干过二十几样活了。再说他只有一个念头：喝点吃点。而我这是算什么？这是我的第一次工作，第一次！

“他下次再敢看我的妮卡，我就好好收拾他。”托利亚沙突然恶狠狠地说，“瞧，也算个领导！办公室里坐坐，电话里聊聊天，大学的校徽胸前一别……可别人就应该在工作台旁没日没夜地做牛马！”

托利亚沙的脸都气歪了，眼珠子都要弹出来了。两个大拳头不住地颤抖着。一下就能看出他很讨厌图克马科夫。也不光是为了妮卡。实在托利亚沙和图克马科夫是两种不同的人。这么不相同的人，大概再也找不出来了。

第 四 章

……第二天我没有到工厂去，躺在床上。

“你怎么，上中班吗？还是病啦？”母亲不安地问道。

仅仅在几个月前，她对工厂的事听都不愿意听，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老是围着我忙个不停地说："多吃一点，你干的是力气活！""好好睡一觉，你得整天站在车床边。"每天早晨她总要醒上十来次，生怕我上班迟到。现在她甚至为儿子当了工人而有点自豪了。母亲真是个怪人，老是自相矛盾。

"不舒服，"我嘟哝了一句，可是马上后悔了。母亲慌了手脚，一会儿拿来滚烫的牛奶，一会儿拿来什么药片，差点要把救护车也叫来了。

我对母亲粗声粗气地叫道："我什么也不需要，累了，我想安静地躺一会。"她就不作声了。自从我进了厂第一次把工资拿回家以后，母亲对我的态度便大不一样了。好象我从一个东游西荡的毛孩子一下子成了一家之主，成了当家人似的。

"一定要开个病假条，贝拉·约瑟弗芙娜是个好人，她会给的。"母亲说完就去忙自己的事了。我躺在小沙发上心不在焉地抠着墙上绿漆起的泡泡。薄薄的硬皮一碰就碎，悉悉簌簌地掉在沙发后面。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刚从夜班回家的潘卡在厨房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她在漱洗。

顺便说说，我们工厂技术革新工作者的光荣廊上挂着潘卡的照片，确切地说，挂着普拉斯科维亚·依万诺夫娜的照片。当我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简直傻眼了。现在当我在走廊里或者在楼梯上碰见这位邻居时，总是恭恭敬敬地向她问好。不是说着玩的，原来这个又瘦又小的女人是翻砂车间的制模工，她竟然每天超额完成定额的一半。假如你什么时候有机会到翻砂车间去看一看，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对潘卡……请原谅，对普拉斯科维亚·依万诺夫娜满怀敬意。

前几天我和她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那天我走出厂门，看见这位邻居站在公共汽车站上。她看见了我，问道："盖纳季，你

在这儿干啥？”

“什么‘干啥’？”我说：“我在厂里干活呗。”

潘卡当然大吃一惊。

“太太怎么把自己的小儿子送到厂里去啦？我怎么也不相信。”

这时我忍不住了，就说道：

“喂，您为什么老把我母亲叫太太？她干活不比您少，日子不好过。”

“她的日子有什么不好过？”

“怎么，”我答道：“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没有丈夫……”

“我也没有丈夫，”潘卡说：“他是在战场上给打死的……而你母亲没有丈夫，这只能怨她自己。”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潘卡很乐意地讲开了：

“她的青年时代，可以说，是在我眼皮底下度过的。所有向她求婚的人，我都见过……曾经有个大学生，是个演员……不声不响、规规矩矩……他是多么爱她啊！早晨我到面包房去买面包，可他已经在屋子边走来走去了，不知是天刚亮他便起的床，还是从晚上起就没睡过觉。等啊等啊，就想瞧瞧那个百看不厌的人。可是百看不厌的人却躲开他。‘对他说，潘妮亚，我不在家。’她嫌他太巴结、太顺从了。她说：‘我要嫁给一个能够使我服贴、能够让我终身服侍他的人。’你看，这难道不是胡闹吗？后来你的父亲来了。人也是不错的，我不说假话……不过看来，他也没有能够使她服贴。她在家中发号施令……可她是个什么样的当家人？今天阔得要命，明天穷得身无分文。一会儿买许多糖果，一会儿连面包皮也没有。房间里没有一件象样的

东西……她说：‘在这个窝里我什么都不想买。我们在这里是待不长的，等到有了新房子，我们再买家具，好好地布置一番。’不知为什么，她总是认为，她生来就是为了过另外一种好日子的，而眼前的生活总是暂时的，不值得为它操劳。你父亲忍啊忍啊，后来碰到另一个女人，她大概为他补补袜子，缝缝扣子，烫烫手帕，他就跑了。这样太太的处境十分尴尬。你母亲真不该错过了那个演员，要是他的话，什么都能忍受。那末，她到了晚年也不会孤苦伶仃了。”

“也许您是对的，”我说，“不过，我对您有个请求，以后您不要把我母亲叫太太，不要。也别骂她。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擦洗干净或者有什么东西需要修理修理，您最好对我讲，我什么都照办，可您别触犯她，不要……”

“噢，你原来是这样的人，”潘卡说，“我还不知道呢……我想，你就象你的朋友托利亚沙一样是个不干正经的人。唔，好吧，我就不叫了，本来嘛，你的母亲就是个好心的女人，有一次我生了病，她整整一夜坐在我的床边。可是她的脾气……真不得了……动不动就大喊大叫。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她也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不过孩子们倒似乎还争气。那个尤尔卡……我一直是挺喜欢的。你这个小伙子看来也不错，只是从街上回来进屋子的时候要把脚擦擦干净。”

“好吧，”我说：“我以后擦干净就是了。”

我们就这样讲定了。

要是她知道我现在——嘟，从厂里飞了出去，会说些什么呢？唉，我在工厂的前程算是完了。

真可惜。尽管如此，可是一回想起托利亚沙那么满不在乎地当着图克马科夫的面把退职申请书扔到桌子上的情景，心里仍旧乐滋滋的。是应该叫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要不，把我们

扔进工厂，就象把不会游水的人抛到深水池里一样，你自己干吧，如果行的话，就往岸边游吧！到头来竟还要对你叫喊："撵出去，解雇！"不用说我支持托利亚沙，和他一起离开工厂，这是做对了。友谊就是友谊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就这样自我安慰着，但再也躺不住了。我跳起身来，穿好衣服，就往外跑。上哪儿呢？当然是到他那儿去，到我唯一的朋友——托利亚沙那儿去。

托利亚沙没在家里，是妮卡给我开的门。她穿着一件家常的花布连衫裙，我暗暗观察她的身形。上次我到她家里，知道了一个秘密，现在便想找出这个秘密的外部特征。可是白费劲。不，托利亚沙的家里不象要添孩子的样子。妮卡看上去和原来一样，只是脸色苍白了些。

"托利亚沙上哪儿去了？"

"他会上哪儿——上班去了。"妮卡漫不经心地回答。

"上什么班？"我不懂了。

"怎么'上什么班'？"妮卡奇怪起来。"上工厂呗，还能上别的什么？你怎么啦，病了吗？"

"一切都明白了。"我想。"托利亚沙不敢向妮卡承认，他在厂里也没搞出什么好名堂来。跟平时一样，一早就离开了家。现在说不定在街上兜来兜去，替咱们找新的工作哩。那好吧，我也不把他的事捅出来。"

"我上中班，我以为托利亚沙也是上中班哩，原来他是上早班。"我应付过去了。

"你进来坐一会儿吧，维拉在我这儿，你大概好久没见过她了吧？"

我的脸唰地一下子红了。我朝前跨了一步，撩开门帘，看到了高傲的维拉。她抬起头来一看是我，脸也红了。不管这个小

姑娘怎么说，我跟她彼此总不是陌生人吧？

“深更半夜，两姐妹在窗下纺纱……”我望着桌子大声说。桌上摆着一台旧的“津格尔”牌缝纫机。薄纱衣料象白色的波浪一样正在翻滚着，旁边横七竖八地堆着许多纸样、大剪刀和线团。

突然，我的心凉了半截。

“这是什么？是新娘穿的礼服吗？”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惊慌，问道。

高傲的维拉可怜起我来了。

“你想到哪里去了，盖纳，这是毕业舞会上穿的衣服。”

啊，真的，我怎么没有想到高傲的维拉今年中学要毕业了。可是，我呢？中学没念完，工厂里又待不下去了……

“你们忙吧，我走了。”

“嗯，”妮卡嘴上咬着白塑料头的大头针，含糊地支唔了一声。

可是，高傲的维拉却说：

“行了！今天的活儿已经够了！我该走了！”

她拎起红提包的长皮带，往肩上一挂，命令说：

“走，盖纳，我们同路！”

妮卡仍旧坐在“津格尔”缝纫机旁边，嘴上咬着大头针。

真奇怪，和高傲的维拉并肩走在街上的时候，街道也好，两边的房子也好，不管什么东西——街心公园、商店、民警、行人、无轨电车、书亭，看起来都不同于平时，好象换了个样子，喜气洋洋，高高兴兴。我恨不得一直这样走啊，走啊，只要高傲的维拉迈着长腿走在我身边。

“你知道吗，我和托利亚沙离开工厂了！”我说道。

高傲的维拉惊讶地把手一拍，那只红色提包从肩上滑了下来，她好不容易地把往下掉的提包抓住，说道：

“这么说，托利亚沙又没有工作了？可怜的妮卡。”

“他们的孩子怎么样了？”

“什么孩子？”高傲的维拉没明白过来。

“咦，他们要生的孩子嘛。”

“噢……妮卡不想要了。”她若无其事地解释道。

“怎么不想要了？……如果这是我和你的孩子，你也一下子不要啦？”我不加思索地冒出了一句。

“别胡说八道！”

高傲的维拉难为情起来了。她变得多么可爱啊！

在关着门的花亭旁边，有位戴着深色头巾的大婶在卖用玻璃纸袋包装的郁金香花。她把花从柳条筐里拿出来，递给顾客们，而顾客们则把卢布塞给她，有纸币，也有硬币。现在，当我在厂里干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懂得了，这些卢布来之不易，可是在我用一个卢布从大婶那里换到一束郁金香花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做了一生中最合算的交易。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把花递给了高傲的维拉。

“啊呀，盖纳，你真太可爱了！”她高声说道，温柔地对我笑了一笑。

一切都很好，只有托利亚沙那个没有出世的不幸孩子，老是在我的脑海里出现。

“托利亚沙怎么样？他对这事有什么反应吗？”

“全都是他的过错，”高傲的维拉咬着嘴唇冷冷地说。“工作不想干，一天到晚地喝酒……甚至还动手打妮卡。”

“这当然不好……打架……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过他爱她啊！再说……他们是夫妻……”

“夫妻又怎么样呢！妮卡再也不爱他了，他们很快就要离婚，现在大家都闹离婚。”高傲的维拉告诉我，“每四个家庭有一

家拆散，我亲眼从报纸上看到的……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可怕的速度！”

“我看这全是鬼话！这和速度毫不相干，”我说。“照你的说法，如果飞机飞得更快，那结婚和离婚的次数就该越来越多，是吗？”

“你呀，盖诺奇卡，什么也不懂。”高傲的维拉笑了起来，把脸藏在郁金香花后面，她已经把郁金香花从玻璃纸袋里抽了出来。“你最好还是说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你应该去念书。”

你看，她又来这一套了。

“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念书吗？”

“对，因为……呶，比如说。有一个我认识的男孩子，叫沃瓦，他打算进外贸学院。原来他打算进国立电影学院，可是他父母亲劝住了他。他们说，现在要挤进电影界可难哪……”

“那末到外贸就容易了？”

高傲的维拉耸了耸肩说：

“大概容易点……他的叔叔……是一位副部长。学校毕业以后，他要去周游列国。去亲眼看看一切……可你，难道你不想看看，比如说，罗浮宫呀？”

“不想。”我没好气地说。“再说，如果大家都去游山玩水，谁来干活？如果大家都到处跑，你的宝贝沃瓦拿什么去做生意呀？”

“他根本不是我的！”高傲的维拉说。她斜了我一眼又补充道：

“不过他老是对我纠缠不休。他母亲答应我在结婚时送我一件麝鼠大衣。”

“你答应了？”

高傲的维拉又斜了我一眼说：

“我还在考虑。”

“好啊，你还在考虑呢?!”

我气坏了，我一把夺过高傲的维拉手里的花束，把它扔到柏油路上，无轨电车马上把它压扁了。

高傲的维拉嘴唇哆嗦着。

“嗬，你居然这样！是从托利亚沙那儿学来的吧？好，我这次无论如何不会饶你了！”

“你给我滚到你的沃瓦那里去吧！否则皮大衣到不了手了！”我紧握着拳头说道。

高傲的维拉猛地转过身去，皮包又从她的肩上滑了下来。她一把抓住皮包，拖在地上，几乎跑着离开了我。

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会见总是这样结束吗？

我漫无目的地拖着脚步走着……顺着亚历山大公园的栅栏往左拐弯，绕过“蹓马场”——工人们正在它的三角墙上装置下一次展览会的广告牌。我踏上赫尔岑大街，经过音乐学院旁边的柴可夫斯基纪念碑，再慢慢地向前走去，一直走过尼基茨基大门。我走着走着，茫无目的，内心空虚，这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我度过的整整十六年的生涯，同样是目的渺茫，内心空虚。

前面是动物园的柱廊，我拐弯向熟悉的大门口走去。买了一张票子，穿过了转门。近处不知什么地方波尼马正拖着小巧的马车，发出叮叮当当的铃声；河马在水里噗哧噗哧地喷着响鼻；小猴子在铁丝网上爬上爬下；大象伸出象水龙带那样伸缩自如的长鼻子，想从穿白衬衫的男孩手中抓到营养丰富的面包……管理员懒洋洋地骂着孩子，因为不准喂动物吃东西。有过这样的事了，有人把夹着针的面包塞给大象吃。

我恨不得亲手揍死那个把针塞给大象的败类，揍死他，然后随便把我怎么样好了……我从一头骆驼旁边走过，它摆出优美

的姿势，屏息不动——腿交叉着，头仰得高高的，半睁半闭的眼睛凝视着远方。这匹一边胁上脱了毛的老骆驼在想些什么呢？它有些什么问题呢？

一位上了年纪的胖子坐在长凳上，秃头对着阳光，不知是在打瞌睡还是在闭着眼睛想心事。他的上衣过于肥大，翻领的角卷了起来，那双皮鞋又破又大，活象是马戏团的小丑穿的。这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或许他也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吧？这个人突然睁开眼睛，我认出他就是儿童剧院的科舍耶多夫。

“您好，”我很有礼貌地说道。

他也认出了我。

“啊，这是你……你好！想吃苹果吗？”

“不……我吃过早饭了。”

“黎巴嫩的，”科舍耶多夫把一个苹果举在头上引诱我。

“您说说，”我问他：“集体农庄守更人的角色怎么样了？米哈依还是马扎伊……我忘了……您就此没捞到演吗？”

科舍耶多夫咬了一口黎巴嫩的苹果，咀嚼了一下，咳嗽起来。

我马上后悔了：我真不该问他。何必使老头子伤心，为什么要在他的伤口上撒盐呢？

可是科舍耶多夫似乎并不伤心。他若无其事地，甚至是轻轻松松地说：

“没有，没有捞到……你知道，哈鲁扬诺夫把这个角色演得相当好，甚至《晚报》上都提到他呢。”

“那您怎么了？”

“我？我怎么啦？看来，我当演员不行……”

科舍耶多夫心平气和地讲着，一口一口咬着黎巴嫩苹果，显然他吃得津津有味。

“怎么样？您离开剧院了吗？”

一刹那间我的痛苦得到了一种安慰……大家都从什么地方离开了：我和托利亚沙离开了工厂，科舍耶多夫离开了剧院……

可是老头子向我连连挥着他那双短短的手：

“哪儿的话！哪儿的话！他们建议我担任另一个角色……就是说要我担任助理导演的职务……总导演说，真正适合我干的是教别人怎样演戏。看来干这一行我倒是行的。”

科舍耶多夫有点神气起来了，看来新的角色很合他的口味。

“你的情况怎样？”

我已经张嘴想对老头说：谢谢，我一切都很好。可是却改了口：

“糟透了，我昨天向工厂辞职了。”

“怎么辞职了？”科舍耶多夫拉长了脸说：“从哪个工厂？”

“难道您不知道这个工厂吗？”我惊奇地问：“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而您却不知道……”

“噢，这家工厂！这家工厂我非常熟悉。甚至叫我到那儿去……领导一个群众剧团呢。照你说，那儿对你不好喽？”

“我可从来没对您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好？很好。我的师傅，是厂里最好的旋工，早晚会获得劳动英雄称号的。”

“啊，这么说是工资少喽，”科舍耶多夫猜测说。

“可不少呢！母亲用我的钱给我买了一件冬季大衣……带羊羔皮领子的。”

“羊羔皮，那已经是很体面的皮货了。”科舍耶多夫说：“我从前有过一顶羊羔皮的帽子，戴了它头从来没冻过……不过我明白，整天站在车床边，那也不是闹着玩的。”

“您想这么多钱白给您吗？”

“等一等，”科舍耶多夫说：“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了，既然你这

么喜欢留在厂里，干吗要离开呢？”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老头子才好，我昨天的决定看来真是轻率透顶，简直是干了件蠢事，现在哭都哭得出来。科舍耶多夫好象很理解我的处境，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说：

“你别难过，工厂的事情一切都好商量的。”

“怎么商量也不行了，我今天已经不去上班了。”我低声地说道。

“没上班？旷工？这不好，很不好。”科舍耶多夫皱起了眉头说：“我工作三十年，一次也没有迟到过。不过没关系，我们把一切都向他们说清楚，他们会明白的，应该明白的。在那里工作的都是些好人。这样的工厂是不会信托给坏人的。”

我的内心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平静。春天的太阳暖洋洋的，鸟笼那边传来了孩子又惊又喜的叫声，鸟儿在快乐地歌唱。我突然想到：也许真的一切都能解决好吧？工厂的事，跟维拉的事，我的生活都能变好吧？

“您还记得维拉·罗戈娃吗？”我对科舍耶多夫说：“您知道，她就是我师傅马特维·罗戈夫的女儿！”

“维拉？等一等……噢……对了，想起来了，是这样一个高高的、很漂亮的小姑娘。很有才能。还打算请她扮演阿列克辛剧本里玛莎的角色。你和她是什么关系，这如果不是秘密的话？”科舍耶多夫狡猾地眯起了眼睛。

我怎么回答他呢！我和她是什么关系呢？邻居……同学……

“不吭声了，不好意思啦？一切都明白了！”

科舍耶多夫雄赳赳地双手叉着腰，细声细气但却相当动听地唱道：

“温柔、多情的卷发儿郎，

别老围着姑娘打转，东游西荡，

该做个有志气的好男儿，

才能够成家立业，青云直上！”①

“恋爱就得斗争，年轻人，记住这一点。”科舍耶多夫说。他的最后几句话讲得却十分平淡。“这件事不能放任自流，我的亲爱的朋友。我们去走走好吗？”

我们就走了……

……晚上，我又弯到托利亚沙那儿去了。他把头浸在洗脸缸里，象动物园里的河马一样呼哧呼哧地打着响鼻。妮卡站在他的背后，手里拿着一条大毛巾。

“干净点，洗干净点，要不机油要把毛巾都弄脏了。”她气呼呼地说。

“我在车间里又是用油洗，又是用浮石擦，难道擦得干净吗？真他妈的……”托利亚沙带着哭腔说。

我立刻恍然大悟了。

“你怎么，今天去上班了？”我问道。“那末退职申请书呢？”

我在洗脸缸上方的镜子里看到了托利亚沙的脸，他的表情相当尴尬。

“啊，这是你。”他说。“你懂吗？他们硬要我留下，我就把退职申请书收回了。难道辩得过他们吗？我一个人，他们有多少。”

“那我怎么办呢？你要知道，我不过是因为你才说要走的……我不想让你一个人遭殃。”

“你还年轻，还嫩呢，”托利亚沙回答说。“你不该动火。不过没关系，不会找不到活儿干的。只要你有个脖子，总能找到个轭儿套。”

“你……你……”我发火了，火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你要知道，你是个什么货色？”

① 这段唱词引自意大利人达·朋太改编的歌剧《费加罗的结婚》。

“你留神点，”托利亚沙阴沉沉地说。“要不，看我揍你！”

妮卡睁大了眼睛听着。我没有说，托利亚沙是什么样的货色，到底旁边有她这个女人，还是他的妻子哩……

这时，我的情绪再坏也没有了……回到家里，母亲气呼呼地看着我。

“怎么，干得不耐烦啦？又要整天躺在沙发上，又要泡在鸽子窝里混日子啦？”

她好象换了个人似的。几天之前，还是另外一副样子，我下了班，她不知道让我坐在哪里才舒服，该给我搞些什么东西吃才好——可是，突然来了个大转变，这真叫人太扫兴了。

“别火，妈妈，”我说道。“天下不是只有这个工厂，哪里找不到工作。明天我去找一个新的工作……更体面一些的……”

“更体面一些的”是我特意说给母亲听的……果然，这句话打动了她。她的火气消了一点，说道：“好的职业有多少啊！说不定你和尤尔卡一样，也能进编辑部？”

“那有什么，能的……”

第二天，我在《晚报》上找到了编辑部的地址，就去了……接待我的干部，叫安娜·谢苗诺芙娜，是个精力充沛的头发花白的女人，她接待我非常热情。

“工作是有的！可以当压印工人，在活字版上做印模……也可以在城里送报……送信员我们这里也不够。”

我甚至有点儿洋洋自得起来了：噢，小伙子真不错，大家都抢着要呢。

我连着几天把散发着油墨气味的报纸一捆一捆地送到邮电支局去。老实说，工作是很干净的，不过有点单调。我连编辑部的门槛都没跨进过，他们只让我走到和印刷厂相连的后院里去，再往里面就不行了。拿了报纸，就开路。后来，我就请求去当压

印工人。这样我就在印刷厂里干活了，可是这算什么工作呢？把一篇懂也不懂的文章，要一遍又一遍地压印几十份。难道我的青春就此葬送在印刷机的旁边吗？而且压印工人的职业算个什么职业，说给人家听，都会感到难为情，惹人家讥笑。还可以再去试一试当个送信员。可是我没去。送信员就是个送信员。

我这样想着，突然发现：托利亚沙不也是这样看待他换了又换的许多工作的吗？难道我不知不觉地也变成托利亚沙了吗？压印工作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不好，工作就是工作……不过我不喜欢它就是了。它怎么能跟在工具车间里开车床、研究图纸、加工复杂的零件相比呢？……真不知道，没有我，他们那里怎么样？能对付得了吗？

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又来到了原来工厂的传达室里，给图克马科夫打了个内线电话。

“啊，是你，盖纳？”——话筒里的声音说道。“你干吗打电话？你不是有通行证吗，进来吧……”

真的，我怎么给忘了，我口袋里还有通行证，而且还有效呢！

第 五 章

图克马科夫坐在他那间窄小的办公室里，正在仔仔细细地看几张图纸。我看了一眼，只见图纸上尽是些各种各样的线条、圆圈、数字和细小的字母，简直使我眼花缭乱！难道这个图克马科夫天生就这么聪明吗？要知道，他在少年时候并不使人觉得他将来有什么大的出息，从早到晚站在屋顶上赶鸽子玩，而现在，瞧，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打量着面前的图克马科夫。他那乌黑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分发线笔直笔直，好象是用绘图笔按着尺子划出来似的。身

上穿着蓝色短外套，白衬衣的领子是浆过的，很挺。他仿佛想以自己的外表来表明：过去的图克马科夫已经过去了。现在他变成另一个人了，是工程师了。

“怎么，病了吗？”图克马科夫看见了我问道。可一下子却有点不好意思起来，看样子，他并不想对我说假话。

“嗯，我……有点咳嗽……”我使劲地咳了一声。

“我明白。盖纳，我给你说，你可别生谢弗留科夫的气。当然，他叭的一脚把板踢掉，还大喊大叫地训人，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我已经当面给他说过了。一个领导人首先应该是个教育者。难道用脚踢和大喊大叫训人的办法能教育人吗？话虽这么说，但也要知道，你也一无是处。你们两个谁先想出来要下棋的呢？这是直接违反纪律的行为。如果大家都在工作时间下棋或者玩骨牌，那还成什么体统呢？”

“我再也不干啦，”我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你是不会再这样干的了。关于学徒负担过重的意见，你提得很对，盖纳，对你这个意见我表示感谢。最近我们要开个技工师傅会议。你是不是来发个言，谈谈你自己的看法？现在进厂的学徒工都有十年制中学水平。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有十年级文化程度。他们还经常看电视，见多识广。他们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宇宙去，而在这里却要他们连续几个星期洗刷机床。”

我听到图克马科夫的这番话，感到很惊讶，他对我的心思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

“好啦，上班去吧……啊，还有……可别再病了。”

“嗯。”

“还有……你的那个朋友托利亚沙……他不配做你的朋友。你们俩完全不一样。好啦，去吧。”说完他又埋头去看自己的图

纸了。

我走到门口站住了。

“你自己不也曾和他交过朋友吗？”我说。

图克马科夫马上从图纸上抬起头来。

“和他交朋友？你可知道，那是多么荒谬可笑的事……我们曾在一起玩过，可后来我们就各走各的路了。现在托利亚沙非常讨厌我……老实说，我也……你大概以为这是为了……”他想说出妮卡的名字，可是没有说出口，他接下去说：“嗯，你自己知道是为了谁。但问题不仅仅在这里。我现在和他完全不同。以前并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一起在院子里赶鸽子玩，一起喝酒，甚至还认为世界上再没有人比我们俩更聪明的了。后来马特维把我带到工厂，让我当了学徒。我从此就和那种生活一刀两断了。托利亚沙为了这个不肯原谅我。他认为我出卖了他。其实呢，是他自己把我们所有人都给出卖了：连他自己在内，还有……其他人……你可别让他来支配你。他自己已经陷入了泥坑，还要把你给拖下去的。好啦，去吧！”

那天，快下班的时候，马特维让我独立地在车床上车光一个零件，一个很简单的轴衬。我简直觉得幸福极了。我把车好的、还散发着余热的轴衬拿在手上，觉得它做得很漂亮。

“车好了？不错！”马特维仔细地看过轴衬说：“盖纳，你会干得好的……”

他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不知道把已经滑到嘴边的话说出来呢，还是不说？过了一会他看来还是下决心说出来了：

“我对你说，盖纳……请你那个……原谅我。你知道，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担任厂工会工作，既是市革新委员会的委员，又在房管所负责做孩子们的工作……还有什么？噢，对了，我还是厂报编委。正在写一个反映我们车间生活的剧本。另外，我的

爱人住医院了，每天都得去看望，家务事也是一大堆……”

听了马特维的话，我感到很惊讶，打心眼里同情他，但是，我不明白，他怎么会想到向我道歉？可是他自己给我解释了：

“我把你这个学徒撇下不管不问……这不好，”马特维叹了一口气，一只眼睛内疚地看着我，另一只眼睛看着那只我刚车好的轴衬。“不过，盖纳，你别难受，这件事我们还是可以弥补过来的……我保证。”

“你回家吗？”我说。“也许今天我们去松松土？不然那棵小树苗眼看快死了。”

“不，盖纳，我不能回去……”

“怎么，要加班吗？”

“不……厂长是不准加班的。这是另外一回事……这还是你给我找来的呢。”马特维笑了笑，狡猾地向我使了一个眼色。

我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马特维就说：

“我到谢弗留科夫那儿替你和托利亚沙说情，让他不要开除你们，起先他装出一副样子执意不肯，但是后来他说：“我的女儿要结婚，我想送她一盏落地台灯……我想问问你，能不能给做一个？”“为什么不能”我回答说。“这玩意儿很简单。”

“他怎么，做这盏灯答应给钱吗？”我问。

马特维笑了笑说：

“我为国家工作，国家给我工钱，而这个不过是做着玩玩的呀。”

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我惹了祸，却让马特维来替我受过，做这盏倒霉的台灯。不过，马特维不应该答应，不答应不就得了！

我站在那里沉默了一会，然后说：“厂委会里怎样，一切都顺利吗？给了你那个称号了吗？”

“是的……给了，”马特维机械地回答说：

“这么说，你现在是一个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罗？”我又追问了一句。

“是这么回事。”马特维留心地看着我，看来他才明白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噢，原来你是说这个……”

他站在那儿看着那根原来打算用来做落地台灯的金黄色金属管子，沉思了片刻，随手就把它扔到了一边，管子哐啷一声摔在车间的水泥地上。

“也对，去他的吧！没这个台灯也行。”

……我走出车间，投入了刚下班的人流中。我听见身边有人在低声交谈：

“你知道吗？他对我说：我不强留你，这个工作很多人都争着要干。可我问他：你在哪儿看到这么多的人？大概是在酒食店旁边吧？这下子他没话讲了。”

“他根本不会要我……他心里要的只有那个克拉芙卡，化学实验室的……”

“得了吧！白白地给人家干活，没有这样的傻瓜！”

“厂委会明天，四点……”

“为什么不排演洛普·德·维加① 的剧本呢？也可以演洛普·德·维加的，我亲爱的朋友！”

我挤出人群，看见了一个我熟悉的、结实的身影，塌肩膀，秃顶。我喊了他一声，科舍耶多夫认出是我，高兴极了。

“是你啊?! 又回到工厂了吗？谢天谢地，我还想去为你奔走说情呢。一切都好吧？”

“很好……您呢？您在这儿做些什么？”

“我以前跟你说过，有人劝我去负责一个群众剧团，我没同意，因为身体不太好。你知道吗，就是这儿痛，这儿。”科舍耶多

① 洛普·德·维加是西班牙剧作家(1562—1635年)

夫说着用手指一指胸口。“但是，他们还是把我给说服了，就是这个年轻人。”

他朝那个瘦瘦的、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的小伙子点了点头。小伙子自我介绍道：

“马克西莫夫，翻砂车间的！”

我回答说：“科罗利科夫，工具车间的！”

出乎意料地，我们的对话听起来好象非常自豪，从前，两个青年勇士在相互结识时大概也是这样自我介绍的吧：

“马克西莫夫，骠骑兵团的！”

“科罗利科夫，枪骑兵团的！”

“到我们剧团来吧！”科舍耶多夫邀请我说：“会有你扮演的角色的。”

“哪里，哪里！我能当个什么演员！在课堂上我甚至连大声朗读《狐狸和乌鸦》这么个寓言还感到难为情呢。”

科舍耶多夫十分怜惜地看了我一眼，费劲地咳嗽几声，整了整胸前卷成鲱鱼似的领带，客气地说：

“是呀，有天才的人是不多的……但是没关系……你来当我们的观众吧……”说完他就和他那瘦瘦的、目光炯炯有神的伙伴——翻砂车间的马克西莫夫急匆匆地走掉了。

一个黝黑的，身材苗条的小姑娘赶过了我。她转过头来，耳朵上带着的浅蓝色玻璃耳环在闪烁，嘴唇上涂满了口红，对我微微一笑……。你瞧，一个黄毛丫头也来这么一套。我好象在哪儿见过她，是我们车间的吗？不久以前，从技工学校来了一批年轻人，给我们工人阶级增添了新生力量。

“请问，现在几点了？”

小姑娘突然站住了，我差点没撞到她身上去。

“是问我吗？”我问。

“是问您。”

她怎么这么黑？是天生这么黑呢？还是被车间里的烟熏黑的？

“还是去找施天堡研究所去问问吧！你大概在广播里听到过吧？标准时间：嘟—嘟—嘟……”

她不但没有见怪，反倒轻松愉快地哈哈大笑起来，似乎是说她碰见了一个多么风趣而又快活的人啊。可我对她太粗鲁了。甚至感到不好意思起来。于是我解释道：

“我没带表，我那块金表忘在家里的钢琴上了。”

她又笑了起来。我们俩一块走着……我忽然慷慨起来，在卖冰淇淋的女人旁边停下脚步，丢给她几个零钱，买了两块紫雪糕。这个姑娘很高兴地接受了我这菲薄的礼物。不知是因为她非常喜欢雪糕呢，还是因为我们俩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而感到高兴。

不过，这种关系没持续多久。我们还没来得及剥下雪糕上的那层锡纸，迎面就碰上了一个人。你猜是谁？就是妮卡，高傲的维拉的姐姐！这下她要在家里胡扯了：说我和姑娘们逛大街了，还啃雪糕呢。

“你好，盖纳！这位是谁？你的朋友吗？”

我几乎是用厌恶的眼光盯了自己的女伴一眼，真叫缠上了，这些姑娘们怎么就没点自尊心，就在大街上跟人交朋友。瞧，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

“不……是刚认识的，”我低声含糊地说。

小姑娘涨红了脸，很快的朝一边跑去，差点没撞在电车上。

嗯，你请便吧，走了倒好！

“盖纳，你在厂里一切都好吧？”妮卡用悦耳的声音大声问道。她今天显得特别温和，不用说，一定又有什么事要让我去替

她办了。

我提防起来，心想，如果又要让我去找她的托利亚沙，那我才不干呢。我不想去睬这个托利亚沙。过去，我以为他还可以，可现在完全证实：他是个头号的利己主义者，是个无赖，这种人是很容易出卖朋友的。

“今天你看见图克马科夫了吗？”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还用说……见过不下十次……早上，中午，还有……”

“那……”她沉思起来，一下子变得伤心极了。“我还以为他病了呢。他本来答应要打电话来，可是一直没打来……可能是被总工程师叫去了？”她又问道。

“没有，”我说。“他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翻外国杂志呢……”

“总是学习啊，研究啊，就想比谁都聪明些。”妮卡带着一种特别的表情说。不明白她是为图克马科夫自豪呢，还是在责怪他？

“聪明些有什么不好？”我说。

“不，不是不好，但总该有个分寸吧……”她回答说。

“他怎么……没有分寸？”

“正是这样，没有分寸。以前，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就和我那个托利亚沙一个样。而现在为了和过去决裂，他既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这也不行，那也不是，可生活嘛，总该有个规律吧。难道可以一天到晚用脑袋过日子吗？”

“可是，”我说。“难道他是一天到晚用脑袋过日子的吗？”

“有时候我觉得，”妮卡回答说。“在他身体里的不是血管，而是电线……”

“嗯，是啊，”我赞同说。“而头里不是脑子，而是半导体……”

“盖纳，这一点也不可笑，”妮卡忧郁地说，“而我呢，可是个

活的女人呀……他的电话分机是几号——21号吗？”

“21号，”我答道，“没有改。”

“我是多不幸啊！”妮卡突然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身去，也不向我告别一声，就朝工厂传达室走去。想必是拨21号分机去了。

我朝家里走去，反复地考虑着：托利亚沙、图克马科夫和妮卡之间是怎么回事？我和高傲的维拉之间又是怎么回事呢？真猜不透，为什么人们相互之间要搞得心烦意乱呢？

家里有一件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在等着我。

母亲满头大汗地从厨房里一步跨出来对我说：

“尤尔卡回来了！”

她的头上一绺卷发从三角纱头巾下露了出来。她身上穿着一条印着鲜艳夺目的孔雀图案的浅蓝色绸裙子——这是她姐姐送给她的礼物。她可比我这个母亲幸运得多，她的丈夫是个将军。

“尤尔卡?!”

我当然高兴得不得了。我很喜欢哥哥，他也喜欢我。

我跑进屋里……尤尔卡又高又瘦，他从沙发上霍地跳了起来，一把抱住我的头，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前，搞得我好痛。我忽然感到自己还是个小孩子呢！

我们面对面地坐了下来，微笑地互相打量着。

“你在报社里工作得怎么样？习惯了吗？”——我问。

“一切都好！”他爽快地说，但是有一丝不愉快的阴影从他脸上掠过。看来，他在那里习惯是习惯了，但并不很称心。

“我们工厂里也有自己的报纸，”我说。“叫做《优质高产》报……你认识四十一室的马特维·罗戈夫吗？他是个旋工……他经常给厂报投稿，还写寓言呢。”

“可以想象得出，”尤尔卡微笑着说。

“怎么啦？寓言还写得不错呢。在我们厂里，有一个卖冰淇淋的女人常常来找麻烦。……于是，他就写道：

钱眼里打转，
见缝她就钻。
为把顾客揽，
大娘满厂窜。
汽水、冰淇淋，
往人手里端。
工人真为难，
吃呢，还是干。

尤尔卡笑了笑：

“还不错……不过，不太象寓言。那末，你在厂里干得怎么样？”

现在该我昧着良心说假话了：

“一切都好！很快就要成为总设计师了！”

关于轴衬的事可不能告诉他……这也算是成绩吗？！母亲双手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盘子走了出来。

“尤罗奇卡又累又饿，而你尽唠叨个没完。”

假如我和尤尔卡不是这么要好的话，母亲早就挑得我们不和睦了。我和尤尔卡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有啥办法呢？我们的母亲就是这么个人。我们围着桌子坐了下来。

“你洗过手了吗？”母亲严厉地对我说，好象我还没有成年，还不能自立，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傻孩子。

“就去！就去”我向尤尔卡使了个眼色。出了房门，我就朝“小树”酒店跑去。这是个全区酒鬼最爱去的地方。老远，我就看到托利亚沙高大的身躯，他和两个形迹可疑的家伙在售货亭

边交头接耳，好象是在“分赃”。

托利亚沙也看见了我：

“是你啊！笨蛋！”他大声地嚷道：“你也想捞一点吗？”

我才不想呢！我想从托利亚沙身旁溜过去，但他那铁钳般的大手一把抓住了我身上短外套的衣领。

“你想干什么？”

“你怎么，自己人都不认识了？”

托利亚沙已经喝醉了，他的脸通红，眼白里充满了血丝。

“放开，外套要扯破了！”

我猛力一挣，托利亚沙差点跌倒，但他还是不松手。

“你等等”他说：“今天你看见我的妮卡吗？”

我本来不想告诉他实话，但我觉得不能在这个败类面前撒谎而损害自己的尊严。

“看见过……在传达室门口……”

“她在那里等谁？”托利亚沙一把把我拖到他跟前。

“我怎么知道，大概是等你吧……”

“怎么，等我！哼……坏蛋，你等着瞧吧！”

我一下子钻进了“小树”酒店。

“你逛到哪儿去了？饭菜全凉了！”母亲冲着我嚷起来，但突然看见我拿着酒就不再作声了。虽然她连酒味也不要闻，认为酒就是毒药，毁了许多人，但是她又想为心爱的尤尔卡的到来庆贺一番，因此，她打算让步了，看样子她感到很高兴：瞧，他们，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了，还会喝酒呢！她已经把儿子抚养成人了，总算尽到当妈的责任了……

但是母亲还是忍不住说：“不能买点卡戈尔酒喝？”

“喝卡戈尔酒？难道我们都有胃病吗？”尤尔卡和蔼地高声说。这句笑话逗得母亲满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关于搬新房子的事有消息吗？”尤尔卡问道。

“嗨，快点搬就好了。”母亲不象在讲，而象是抽泣似的说。“我真恨透了这幢房子！尽住些流氓！要是和有教养的人住在一起，也许盖纳就不至于到工厂去了。”

“这和工厂有什么相干？”我立即生气地说。

尤尔卡也说：“是的，妈妈，这跟工厂不相干……”

“你还记得十五室的阿尔卡吗？”母亲问尤尔卡。

“是哪一个？那个黑黑的矮个子吗？”

“矮个子？”母亲哈哈大笑起来。“以前是个矮子……现在长得可高了，手都够不着呢！他中学毕业得了个奖章，后来又进了国立莫斯科大学的数理系，已经有未婚妻了……他的母亲多幸福啊……”

显然这话又是冲着我说的。

“你对自己的儿子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呀。”尤尔卡和解地说，“一个当记者……另一个就要成为总设计师了……”

“是的，就要成为，等着吧……”母亲叹道。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我说，“象马特维……不久前还得了个‘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的光荣称号呢……他的像片很快就要挂到‘革新者光荣栏’里去了……长二米，宽一米半……连《苏维埃俄罗斯》报上还报道过他的事迹呢，这有什么不好？”

“全厂象你的马特维这样的有几个？充其量十个，而其他的人呢……”母亲说道。

“其他的都不算人吗？”我又发火了，“主要的是，要干自己称心的工作。我认识一个演员……他完全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数学家，但是他向往剧院……虽然尽演些象卫士、仆人之类的配角，可他一点也不后悔自己当了演员，现在他已经当上了导演了……”

“你就是不想念书，”母亲打断了我的话。

“在我们的国家里，任何职业都是光荣的。”尤尔卡想把这场争吵平息下来。

当然，我哥哥是个真诚厚道的人，各方面都不错，可糟糕的是，他和母亲一样，认为上不了大学就是不走运的人。既然这样，他要挽救一下放荡的小弟弟，给他扔个救生圈。而如果弟弟不会沉下去呢？如果他想按照自己选定的方向独自游泳呢？

“尤尔卡，去散散步吧！”我向哥哥建议道。

“去吧，不知怎么搞的，头有点痛。”尤尔卡赞同地说道。

“我不是说过，不要喝酒，”母亲马上插了一句。“尤罗奇卡，要不要给你一片阿斯匹林？”

我们来到院子里，绕过消防梯，就是十三室的科利卡曾从上面摔下来过的那架梯子。

“你还记得，你是怎样爬到这架梯子上去的？”尤尔卡紧握着我的手说。原来，他也回忆起这件事来了。我和他不一样，比如说吧，那时候他从来不爬这个梯子，不赶鸽子玩，也从来没有逃过学……也许正因为这样，他就成了母亲所认为的那种“有出息的人”吧。

“哎，现在图克马科夫在哪儿工作？”尤尔卡问道，看来，他又回想起童年时代的一些伙伴了。

“你难道不知道？他现在是我们的工段长了……一个精明强干的男子汉。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的车间主任不喜欢他。”

“为什么在每一个单位里，有人你不喜欢我，我不喜欢你？”尤尔卡叹了一口气，看来，他想起自己编辑部的事了。“为什么人们不能和睦相处呢？”

“大概是因为所有的人都不一样的缘故，”我耸了耸肩说。

“那末他们为什么不一样呢？”尤尔卡继续说，“多少年来，苏

维埃政权对他们进行同样的教育……可是他们却各不相同，各不一样……”

“马特维说，只有弹夹里的子弹，豆夹里的豆子是同样的，而人们应该是各种各样的……生活的乐趣和意义也就在这里。”

尤尔卡笑了笑说：“你那个旋工可真是个哲学家……”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旋工。”我自豪地说，“他现在正在编……反映我们车间生活的剧本。”

“反映你们车间的剧本？”尤尔卡惊奇地问，“他还没有写一部关于你们厂委会的交响乐吧？”

“没有，”我一本正经地回答。“暂时他没写交响乐，不过他完全能写的。你知道吗？他家里组织了一个多好的乐队啊！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顺便去听听……”

我和尤尔卡正好在马特维的楼门口走过。

“不，我还不如到音乐学院去呢！”尤尔卡笑了笑说。

很遗憾，我倒是很想在晚间去马特维家坐一会儿。

突然一阵吵骂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仔细地听了一下。

“好象在楼门口有人打架……”

尤尔卡抓住我的手说：

“快走，也许有人需要帮忙。”

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很喜欢我哥哥……他自己根本不会打架，可是他富有斗争精神。

我们飞快地向楼门口跑去，楼门敞开着，托利亚沙刚从门里走出来，看见我们就赶紧溜了。

“他为什么这么怕我们呢？”我说。

我们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

“好象哪儿有个小孩儿在哭，”尤尔卡说。

“走！去看看……”

我们进了门，看到一个妇女坐在楼梯口轻轻地哭泣着。

“怎么回事？”尤尔卡激动不安地问道。

那妇女抬起头来，啊，这不是妮卡吗！

第 六 章

车间门口大电钟的指针颤动了一下，好象不乐意似的，往上跳了一下。

不知怎么搞的，现在的时间过得真快。我独立操作车成的第一个轴衬已经用上了。这个轴衬是套在小圆柱上的，是压模机上的一个零件。我不怕麻烦，特地跑到冲压车间去看那台套着我那轴衬的压模机，看了以后兴高采烈地跑回自己的家——工具车间来。从此以后，又过了很久。马特维越来越经常地让我独立操作，什么活我没干过！镗孔、刻螺纹……有的工序不要求特别精确，我做完后别人还要拿去磨光，但有的零件的误差不能超过百分之一。我跟你说，这活儿再复杂不过了！

“你好！”托利亚沙走到我的跟前来。近来我尽量避开他，我对他的一切都看不顺眼。他老是一副窝囊相，衬衣的领子胡乱敞开着，还露出黄色的背心，经常不梳头，不刮脸，总是一副很凶狠的样子。就是现在，他的两只眼睛还由于酗酒而布满了血丝，还有一股凶狠的光隐现在蓝眼睛的深处。

“今天，我把‘兰悠悠’捉弄了一顿。”托利亚沙说，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兰悠悠”是车间主任谢弗留科夫的绰号。为什么叫他“兰悠悠”呢？那谁知道，不过我认为这个绰号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了。看起来车间主任的确是“兰悠悠”的样子……心地善良，和蔼可亲，乐意帮助别人，似乎也很大公无私……但只要进一步了

解他就会知道，这个人并不象想象的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善良。所以“兰悠悠”这个讥讽的绰号对他来说特别合适。

“你是怎么捉弄他的呢？”我问，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谢弗留科夫，所以我很想知道托利亚沙是怎么整他的。

“你知道吗，早晨‘兰悠悠’匆匆忙忙地跑来，稀稀拉拉的头发都竖着。他跑到我面前说：‘喂，小伙子，砂轮的开关在哪儿？你们这儿全改装过了……你知道吗，我想把梳子磨一磨，要不然那毛刺会把头皮划破的。’开砂轮的按钮就在他面前，只要一按就行了。但是他由于一时激动没看见。我想，好，‘兰悠悠’，让我来提醒提醒你吧……”

“我们的配电箱是装在天花板底下的，你也许看到过吧。每当保险丝一烧坏，就得爬上工作台去拧一拧那保险盒就行了。我指着这个保险盒对‘兰悠悠’说：‘瞧！这个就是，现在砂轮就在这儿开。不知是那个笨蛋把开关装在天花板底下了，我们只好经常爬上爬下……’我煞有介事地说，于是他相信了。他骂了一句就爬上了工作台，抓住保险盒左拧右拧，但是无济于事。这时我的叶戈雷奇来了，就问他：‘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你在那儿干什么呀？’‘兰悠悠’答道：‘噢，我是想开砂轮，可是怎么也开不动……是哪一个笨蛋把开关装到天花板底下的？’叶戈雷奇自然回答他说：‘这不是按钮吗，它就在你面前啦。’‘兰悠悠’从工作台上跳了下来，脸涨的通红，就象独个儿喝了半公升酒似的，立即用拳头在我面前晃了晃，吓唬我。我却对他说：‘对不起，我们大家误会了，我以为你要配电箱呢！’”

托利亚沙笑得气都透不过来了。但很奇怪，就在这时，他的目光还是那么恶狠狠的。

“这都是你胡诌出来的……车间主任还会不知道砂轮开关在哪儿，这我怎么也不相信！”

托利亚沙把话转到他最爱讲的话题上去了：

“哎，你能不能弄到三个卢布？我急着等用。”

“到哪儿去弄，离发工资还有一个星期呢……”

“还有多少天发工资，这我自己也知道，”托利亚沙回答说。“你听说了吗？费贾金多走运啊！”

“没有，没听说……”

“你怎么搞的，好象住在大森林里似的，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是不是你的马特维用绳子把你拴在车床上了？”

“该把你拴在工作台边，免得满车间乱跑，影响别人工作，”我对托利亚沙说，他真叫我腻烦透了。

“总工程师采纳了列什卡的建议了……你看现在该奖给他多少钱呀？真是‘憨有憨福’啊！”

“他们同意了？那太好了。”我高兴得简直不知怎么对你说了。这个列什卡·费贾金是我们车间的技术员，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长着一头金发，他的脑袋真象金子一样可贵，不仅外表金发长得漂亮，而且里面脑子也异常聪明。这个脑袋经常想出各种各样的好主意，盘算出什么需要改装，该怎么改装，好象在他列什卡·费贾金以前做的都不行，本来是可以做得更快、更简单、更经济一些的。有一次这个列什卡到我们工段来找图克马科夫，他说：“帮个忙，给做个样品吧！”

“什么样品？”图克马科夫感兴趣地问道。

列什卡就给他详细地讲了起来……

现在做一个仪器的支架是这样的：先要冲压出三个框子和一个底，然后再把它焊接起来。现在是不是可以再简单一些，把支架和底一下子冲压出来，只要一道工序。尽管这还要把底再加工一下，但这和现在的做法不能相比。据列什卡计算，生产率大概一下子就能提高一倍。每年至少能节约钢材四十吨……

图克马科夫握着列什卡的手，祝贺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还问他，为什么他想要悄悄地做一个样品呢，如果把这个建议直接送到革新委员会去批一下那不就更简单了吗，这样，样品一下子就会做出来了。

听了这番话，列什卡用手抓抓自己的金发脑袋，十分苦恼地说：

“我去过了，根本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图克马科夫惊奇地问道。

“‘兰悠悠’挑动大家都来反对，”列什卡说。

“你怎么，没找他合伙干？”

“你猜对了，”列什卡说。“真讨厌……让他见鬼去吧，没有他我也干得成……”

“都是你们这些合理化建议者把他给惯坏的，”图克马科夫说。“让老头子养成习惯了，现在再要叫他改过来，未免太晚了吧？”

“让他做一个正派人是什么时候也不晚的。”列什卡说着，把一绺金发缠在自己的手指上。

“你说得对。”图克马科夫赞同地说道，并且沉思起来：“有一点我还不懂，难道‘兰悠悠’有这么大的权力，能左右整个革新组？这点我有些不大相信。”

“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列什卡回答说：“多少年来我们做这种支架一直需要五道工序，而我现在提出只要两道，有人要问：‘为什么以前那些设计师没有考虑到这点呢？也许这里有什么花招吧？五道工序并成两道当然是很吸引人的，但要是质量突然变差了，仪器变得不牢固了呢？’”

“它不会变得不牢固吧？”图克马科夫问道。

长着一头金发的列什卡从从容容地回答：

“会变的……”

“怎么回事？”图克马科夫不解地问

列什卡解释说：

“它不会象原来的那样笨重，但也够牢的，明白吗？够坚固！”

“明白，”图克马科夫说：“但是看来这还需要证实一下吧？”

“对！”列什卡点点金发脑袋说：“我的数据证明它是够牢的……而技术科的数据却说它不牢……”

“那怎么办？”

“那末就要搞一个样品放在示振架上试验一下。”

“那技术科的意见呢？”

“他们不想搞，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数据。”

“明白了，”图克马科夫沉思了一会说：“不，我们不能悄悄地自行其是，我们要正大光明地按规矩办事。”

“你是害怕‘兰悠悠”了吧？”列什卡问道。

但是图克马科夫并没有回答这个令人难堪的问题，而是说：

“你去找总工程师！”

列什卡迟疑了一下说：

“不方便吧！会说我去为自己捞一把吧？”

“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大家。省下四十吨钢材数目可不小啊。而且还有，你这么一来就替冲压车间完成了一半的计划，对大伙的帮助是多么大啊！”

“是这么回事，”列什卡犹豫了一会儿说：“不过，这里我本人也会得到一些的。”

“该得的话，那就拿呗……这有什么呢？”

……现在弄清楚了，总工程师同意了列什卡的建议。

“真的同意了？”我激动地又问了托利亚沙一遍。

“总工程师说：‘赶快做三个样品送去试验！’为什么有些人老是走运，而有些人却碰不上呢？”

我想告诉他：在生活中走运的，只有那些肯动脑筋，没日没夜地想搞些前所未有的创造发明的人，而那些整晚整晚地坐在电视机旁消磨时间，或者心目中只知道吃吃喝喝的人，是不会走运的，除非在路上拣到别人的钱包，或者赌博赢钱，哈！那才是憨有憨福哩！

但是，后来我改变了主意，没对托利亚沙讲这个，何苦呢？反正我要讲的东西，他都是一窍不通的。

忽然我想故意气气他……

“看，人家列什卡才真正叫‘兰悠悠’上当了，‘兰悠悠’死乞白赖地要和他合伙，可他，没有他合伙事情也干成了。而你真想得出，叫他爬上工作台……”托利亚沙阴沉沉地看了看我，啐了口唾沫，转身要走。但我拦住了他：

“你为什么要打妮卡呢？……前几天我和哥哥一起经过楼门口，她坐在楼梯口哭得很伤心。动手打一个女人，不感到害羞吗？她有什么过错呢？”

我以为托利亚沙准会向我猛扑过来，我预先给自己物色好了一根结实的铁棒，它就在旁边。但托利亚沙不知为什么没发作，而是温和地说：

“你说得对，毛孩子……这和她不相干……有错的是另外一个人……我会找他算帐的。”

我暗暗地咒骂自己：干吗多嘴多舌的说了这些话，给人家招了祸，要倒霉的是不是图克马科夫呢？

托利亚沙走了，我也就忘了这次不愉快的谈话。现在另一些想法使我激动不安。我想到了列什卡和他的建议，在报纸上经常看到的“革新者”“合理化建议者”的字眼……好象这都是些

不平凡的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但是这个金头发的列什卡是和我们大家一样的人。可是看吧，他却想出了什么来着！

我简直手都发痒了，真想也搞点这类的东西……

这天马特维跟我说：

“是这样的，盖纳……我要走开一下，你替我干一会。”

他现在老是让我一个人在车床上干。也许是信任我吧。

“朝这儿看，”他斜着眼睛说：“这个零件叫支架，在车床上要经过三道工序。”

马特维详细地讲解了这些工序。

“做熟了，一个工班能做七十甚至八十个。”

“那您呢？”我感兴趣地问道。

“我？我能做一百个，”马特维谦虚地说：“都懂了吗？那就干吧！你慢慢地做……我回来了，我们再赶上去。”

他转身走了，我开始干起来……但活干的很慢。每换一道工序，就要停车换车刀……这样开开停停，使我非常恼火。

忽然我的脑子里产生了一种设想，而且从此就丢不开了：难道不能同时用两把车刀来加工这个零件吗？我回想起在技术常识课上讲到的关于这方面的知识……碰到这种情况，要把其中一把车刀搞成弯形的……试试看吧，怎么样？

我关掉车床，着手计算。然后到钳工间请托利亚沙的师傅叶戈雷奇把车刀弯成“厂”形。他听我讲完后，二话没讲就按我的要求做好了。

我简直是跑着回到了车床旁边。把“厂”形车刀和一把普通的车刀固定在一起，准确地计算了角度，就开起来了……事情成功了！

马特维回来以后，问我做得多不多。

我说了。看样子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半个工班做的吗?!”

他数了数做好的零件，然后走到车床旁边，仔细地看了我的新措施，然后又仔细地，就好象和我第一次见面似的打量我。

“这个‘厂’形车刀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好样的！就这么干吧……工作应该给人带来愉快，它不是苦役，而是一种娱乐。干活就应该象小男孩学骑自行车，小姑娘学跳舞一样……懂吗，盖纳？干活应当是有趣的！”

我觉得我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我们车间装备新式半自动车床时，马特维就想学会操纵它。但是他在那半自动车床上干了一、二个星期，就打退堂鼓了。

“这是一个笨家伙，”马特维谈到半自动车床时这样说：“你只要把毛坯塞进去，成品拿下来就行了，多没意思！”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图克马科夫，图克马科夫支持了他。他们谈话时我也在场。

图克马科夫说道：“看，这台是您的普通机械传动车床，您用它干活有劲吗？有劲。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求您脑子灵活，技巧熟练……还要有经验。对吗？等有了全部自动的车床，您要操纵它就会成为一个调整工，您干起活来也会有劲。那末，在两者之间怎么办呢？在半自动化期间你将受到枯燥无味的工作的考验，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当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没说的，但是为了提高它，可不能使人精神上受折磨。”

图克马科夫讲起来头头是道，象个学者一样，看来他在鲍曼工学院并没白白浪费时间……

半自动车床被送到机械加工车间去了。那里是大批地生产，对他们来说这种车床简直是宝贝，他们还千恩万谢呢！可马特维却仍旧回到了自己的老车床上来。

虽然图克马科夫支持马特维，但是老车工还是感到问心有

愧。

“可别把我当成保守派了……外面人家都在搞科学技术革命，可我……”

图克马科夫尽量安慰马特维说：

“哎，看你说的！我们马上就给您弄一台车床来！是程序控制自动车床！我已经和一个挺有办法的研究所谈妥了……就是科学研究所。第一台来了就给您！”

现在马特维就眼巴巴地盼着新车床来。而我却象主人一样仔细地琢磨老车床了。等老头到新车床去以后，请问，老车床谁来用呢？当然是我罗！

“图克马科夫让你午饭后到他那儿去一趟。”马特维对我说。

在午休时间我走出车间去透空气……工厂院子里十分热闹，几个姑娘坐在围住喷泉的低矮的石护墙上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嘻闹着。一个中年工人坐在一条小板凳上，正在吃他从家里带来的点心。再远点有几个小伙子赤着膊在打球。

突然托利亚沙出现在我的面前。

“看见图克马科夫没有？”他阴森森地问我。

今天大家都要找图克马科夫，我要找他，托利亚沙也来找他。

“你找他干什么？”

他没有回答。我从他身上闻到一股伏特加的酒味。

“你找他到底有什么事？”

我突然想起他早晨在我面前说的威胁图克马科夫的一番话，感到不安起来。

“管你屁事！”托利亚沙粗暴地骂了一声，摇摇晃晃地朝车间走去。

我悄悄地跟着他。车间的砖墙上贴着电影海报十分显眼，

标题是《宅中凶手》。上面画着一个象托利亚沙一样的彪形大汉，他正掐着一个老太婆的脖子。当然，图克马科夫不是干瘪无用的老太婆，但毕竟……我加快了脚步。

托利亚沙进了门口，我也跟着他。他喘着粗气，快步沿着陡峭的水泥梯级往上走。在我头顶上很快就响起了他的脚步声。

车间过道里空无一人，静悄悄的。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暖和天气里，大家都在外边。"他挑了一个多么好的时机。"我这样想着，同时加大了脚步。

从半掩着的门里传来了吵嚷声。接着听到用力推开椅子的轰隆声。不知谁撞到门上了。"迟了！"我心急如焚。我推门，想打开它，但是推不开。

"别以为谁怕你！"图克马科夫大声喊叫："要是你再打妮卡……我不会到厂工会去控告你，我要打得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急忙从门口闪开。闪得正是时候！门猛地一下开了，托利亚沙从门里跌撞出来。谢天谢地，他没发现我。

……我小心翼翼地向图克马科夫的办公室里张望了一下，他伏在自己的小桌子上，两手枕着头。平常梳得光光的头发弄乱了，衬衫领口的钮扣飞掉了，弄皱的衬衫领角从上衣里戳了出来。现在图克马科夫的这副样子，倒活象一个从早到晚赶鸽子玩、动不动就用拳头来定是非的壮实小伙子。

他的脸色灰溜溜的。虽然并没有什么值得灰溜溜的事。

"对待托利亚沙只能这样。"我说："别的办法他是不会理会的。"

图克马科夫霍地抬起头来发现了我。

"噢，是你……搞得不大好，忍不住了，动手了，"他说，痛苦地皱着眉头。

这时我想到：我们的图克马科夫是《领导与被领导》手册的

作者。这本手册引起大家的很多议论，甚至在厂报上也谈到它。在这个手册里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领导应该怎样对待被领导，才能使车间里保持良好的气氛。

图克马科夫理理头发，整整领子，拉拉外衣，这下子在我面前的又重新是个工段长了，整齐、严肃、一本正经。

“这么回事，盖纳季”工段长打着官腔对我说：“我找你来有点事，你这个小伙子能读能写，你也有空余时间，我现在要离开一会儿，总工程师找我，那你就代替我……”

“我?!”

“对，你。在这件事上你完全能够代替我。秒表就在这儿桌上，这是记事本……对门就是车间主任谢弗留科夫的办公室。你可盯着点，看谁到他那儿去了，在他那儿呆了多长时间，把它都记下来。”

“这是为什么?”我好奇地问。

“你要把自己看作是”他说，“一个肩负重任的侦察兵，要全部都看在眼里，并记下来……这样你就越干越来劲了……干吧……我以后再给你讲清楚。”图克马科夫说完笑了笑，就走了。

我并不认为谢弗留科夫是个十分不中用的人。他总为工作操心，这没说的。每天十二小时都呆在车间里，毫不吝惜自己。他已经发了一次心肌梗塞症，看来很快又要发作一次了。看，他有多忙啊！谢弗留科夫办公室的门一直开开关关没个完。一个刚出来，另一个又跨进门坎。乱哄哄的！难怪谢弗留科夫常常发脾气。

我坐在工段长的位置上，掏着秒表，一边在本子上做记录。忽然我看见，谢弗留科夫本人从办公室里出来了，而且直朝着我这边走来。

“图克马科夫在哪儿？喂，你在这儿干吗？”

他十分怀疑地打量着我。

“图克马科夫叫我坐一会儿……”我说。

谢弗留科夫低头往桌上看，看见了秒表。

“这又是干什么？”他问。

“要把你的一举一动都拍下来……”

“什么，什么，”谢弗留科夫不懂。“你要给我照像？”

我给他解释说，我说的拍照，是指的把他，谢弗留科夫一天的工作情况记录下来。

“这就是本子，”我用手拍了拍记录本说。“什么都记下来了。谁来找过你，谁从你那儿出来，占了你多少时间，都记得一清二楚。总的来说，你的工作量太大了。”

谢弗留科夫脸色都变了。

“哦，原来是这样！你们要在暗中监视我！想把我谢弗留科夫搞掉！你们什么也办不到！我要给你们颜色看看！要给你们所有的人颜色看看！”

他一边说，一边象出膛的子弹一样冲出办公室。而我有好大一会儿一动不动地站着，惊惶失措……莫非图克马科夫想干什么坏事？不，不会的。他不象是这种人。想必是谢弗留科夫没怎么明白……也可能是我给他解释得太糟糕？我把记录本和秒表藏在桌子抽屉里就赶紧溜了。

过了两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我从来没有看见马特维这样生气过。脸和脖子涨得通红，银灰色的头发乱蓬蓬的，蓝眼睛比平常斜视得更厉害了。他用嘶哑抱怨的嗓音说：

“是这样……知道了……嗯！好吧，那末……明白了！”

他这些话都是空空洞洞，毫无意义，但并不是说他没有什么

可说的，是因为一种愤怒、委屈和可怜自己的感情控制了他，而平常他是从不这样的。所以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才好。

“够了，关车。”图克马科夫命令道。

我用手指头小心地按了一下黑色的按钮，这台漂亮的新车床就是程序控制自动车床，它顺从地听命于我：强大的马达减低了转速，奏出了最后的乐章。刚刚还在飞速转动的主轴的银色叶轮好象逐渐化成了一片片的花瓣……彩色操纵台上的小灯闪烁了一下，好！停！

这台巨大、复杂而又漂亮的车床安装在工段中央，使人有一种感觉，就好象这是一台火星人用的飞船。但我们知道，它不是从火星上飞到我们车间里来的，而是从科学研究所运到这儿来的。那些专家——电器工程师和计算中心的技术人员围着它忙了好几天。然后马特维才上车工作。他太卖力了，使出浑身解数，却弄巧成拙，真所谓是不灵。图克马科夫想给马特维上一堂直观教学课，叫我上车床干了几分钟，想叫他看着学，说什么车床是个极灵巧的机器，你只要相信它，它就会做出你需要的一切。可马特维接受不了，生气了。

“您，应该丢掉自己心理上的障碍，”图克马科夫象老师教训学生一样对马特维说道。“不能象驾一匹非常大的马一样驾驶拖拉机……对吗？瞧！这台崭新的自动车床也需要你用一种完全新的态度对待它。盖纳季用十分钟做出的活比您这个有经验的老旋工用一刻钟做的多……为什么呢？说起来也奇怪，原因正好是你自己的经验。机床是灵巧的，有程序控制装置。你却不相信它的灵巧，总按自己的一套做，它就要对你的不信任态度进行报复。懂吗？”

“懂！是马特维不中用啦！”我师傅委屈地说道，并转身要走。

图克马科夫把指甲发黑的那只手搭在他的肩上，说道：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马特维·德米特里耶维奇，只要你一旦学会信任车床，你的丰富经验……”

但马特维不等听完拔脚就走，图克马科夫的手失去了依托落了下来。

“老婆……难产……她渴得要死，也许我在午休时还来得及给她送点果汁呢。”老旋工嘟嘟哝哝地走了。我和图克马科夫一声不响地目送着他，望着他那又狭窄又有点驼的背影。

第 七 章

你知道吗？星期六，当我跨进文化宫的大门，第一个看到的是谁？是我们车间的“黑姑娘”。她昨天还是技工学校的女学生呢。只是我一开始没有认出来。这个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姑娘，今天穿着一条长长的坦胸连衣裙，手上戴着白色的线手套。她不停地摇着扇子，就好象是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或者马德里，受不住火辣辣太阳晒似的。

“啊！是你呀！”她叫住我。姑娘的两只眼睛神采奕奕，她很得意，因为我看到了她穿着这样华丽的西班牙服装。

“向您致敬，美丽的太太！”

我深深地向她鞠了个躬，连指尖都碰到地了，让姑娘觉得，她仿佛在西班牙，而我也不是个旋工学徒，而是个高贵的骑士。

“科舍耶多夫在哪儿？”

“马克西姆·多尔米顿托维奇吗？他在那儿，在台上……你也进我们剧团来吗？嗨！这太妙了！你也演出吗？”

“是的，演唐·吉诃德，”我说着朝舞台走去。

科舍耶多夫正忙着在教一个瘦瘦的黑眼睛的小伙子击剑，

他就是我不久前在厂里碰到的那个小伙子。他卖力地学，科舍耶多夫也卖力地教着，豆大的汗珠满额都是，甚至还从秃顶上渗了出来。但是他们毫无进展。

“喂！让我来试试……”我说完从筋疲力尽的科舍耶多夫手里接过长剑，做了几个冲刺动作。做得还不赖，要知道，我看了七遍法国电影《三剑客》①，后来又在院子里练了整整一年，这都不是徒劳的。

“真有两下子！”科舍耶多夫钦佩地叫道，并且拿出了一条很大的花手帕，擦干了前额上的汗水，“就是我也还不会做这个呢……”

这在科舍耶多夫的嘴里，算得上是最高的夸奖了。

“嗯，这样吧……我任命您，我的亲爱的朋友，”科舍耶多夫郑重其事地宣布道：“为助理导演，也就是我的助手……由您来教这些青年击剑！”

这样一来，在儿童剧院科舍耶多夫是助理导演，而在业余剧团，我是科舍耶多夫的助理导演。所以在戏剧方面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相当于科舍耶多夫，只是在等级上比他低一级罢了，真可笑！

“那末，开始吧！我的朋友！”

不知是谁，在我的背后拍起手来，我转过身来，一点也不错，正是那个摇着扇子的西班牙女郎，她对我“戏”运亨通感到高兴。

我突然感到不高兴起来；为什么生活中的一切都安排得这么不公正；那些对我们感兴趣的人，我们却对他们不感兴趣，而相反，我们喜欢的那些人，他们却连看也不想朝我们看一眼。

“休息！”科舍耶多夫拍着胖乎乎的手掌宣布说。我和他一起走进后台，这里使人感到极不舒服，砌得不平、粉刷得又不白

① 电影《三剑客》是根据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净的砖墙，头上悬着乱七八糟的铁架，而脚下是布满裂纹落满灰尘的地板……在舞台上却是多么好。那里有明亮的灯光，舞台布景、音乐……

“难道您喜欢这一切吗？”我不由得问道。

“您指的是什么？哦，是这个……”科舍耶多夫好象明白了我的意思。“您知道吗？为什么您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您总是这样想，认为生活中您要打交道的只会是生活的光明的、堂皇的一面，而另外一面只是与别人有关，与您不搭界，这是我们教育工作的缺点……我们把青年人捧得太高了，因此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一不如意嗤一声就走，不是去酗酒，就是要流氓行为，所以我们还有这么多二流子和酒鬼。顺便问问，您的朋友怎么啦？他的名字好象叫做托利亚沙吧？”

“他根本就不是我的朋友。”我说道。

“翻脸不认以前的朋友，这也不好。如果他有什么不好，你有责任，好好教育他，教他走正道……”

“他呀，你倒去教教看。”我笑了笑说。

我不由自主地就给科舍耶多夫讲了不久前图克马科夫怎样把托利亚沙揍了一顿的事儿。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完，摇了摇秃顶脑袋。

“这多不好，”科舍耶多夫说。“为什么呢？我亲爱的朋友，这是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孩子越打就越傻。”我顺口念出儿童诗歌中的一句诗。

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请您告诉我……那个小姑娘……马特维的女儿……给她在戏里分配到什么角色没有？”

“您知道吧，没有，没分配到。”科舍耶多夫两手一摊。“我们挑上了另一个姑娘，您的维拉生气了，再也不到剧院里来了。看

来，她也是以为在生活中总是一帆风顺。啊，年轻人哪……您去和她谈谈吧……也许她愿意到我们工厂的剧团来？那末，我们欢迎！”

“谢谢！”我感激地对科舍耶多夫说。

然后我漫不经心地向黝黑的西班牙姑娘点点头，就走开了。

在离家几步远的小公园那儿，我碰见了高傲的维拉。和她在一起的是她心爱的沃瓦。

“啊，是你？”高傲的维拉冷淡地说。“认识一下吧，这是沃瓦……我们一道在音乐学校学习！”

我眼睛往下一看，忽然看见这个学音乐的沃瓦拉着我的高傲的维拉的手。我的两眼一下子发黑了。

“喂！你给我走开吧！”我不大客气地对沃瓦说。

从他那胖脸上可以看得出来，他可是给吓坏了。但是他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转身就走开。沃瓦挥起拳头，一拳打在我的胳膊上。对他这样做，我反而很高兴：是他先动手！

“好哇，你胆敢这样！”我向他猛扑过去。这时突然冒出一个骑着摩托车的警察。

“谁打架了？我马上把他抓到民警局去！”

“是他，是他。”沃瓦满腹怨恨地告起状来。很明显，他非常希望把我抓到民警局去。那时，他就可以和高傲的维拉安安稳稳地去逛公园——去舐净身上伤口了。

“不要撒谎！”高傲的维拉突然说。“是你先打他！还打在他受过伤的手上！我亲眼看见的。”

“好了，当心点，别再打架了！”

摩托车突突地响了起来，带着民警消失在黑暗中。忽然，沃瓦做了一件使大家不理解的事。他紧握着拳头朝前走来，但不是朝我，而是朝着高傲的维拉……

“你……你……”他说完就转身跑开了。

“让他滚吧，胆小鬼。”高傲的维拉愤恨地说道。“我早就讨厌他了。”

我欣喜若狂。很可能的是，我的远祖很早在林中草地上从情敌手中抢回情人的那种勇气，又在我的身上复苏了。我自豪地在大街上迈步走着，高傲的维拉用小碎步跟在我的身边，她就象大多数的女人一样，也是爱慕暴力的。我突然感到害羞了。难道用暴力能解决这种问题吗？难道这样做行吗？托利亚沙试过，而结果呢？挨了一顿打。如果这个沃瓦比我力气大，比我勇敢一些，他也会狠狠地痛打我一顿的。当然他这样干也说明不了什么……

“你怎么，离开剧院了？”我问。

高傲的维拉瞟了我一眼说：

“啊，你已经听说了……离开了。”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幻想只能在小说里和电影里实现……而在生活里……”

我听着高傲的维拉的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真是她吗？她讲的完全是颓废的哲学。她的声音细而无力，就象一个倒了大霉的、近百岁的老太婆。

“你胡说些什么呀。”我生气了。“如果一个人确实全力想做一件什么事，那末他……甚至在歌里也唱道：有志者，事竟……”

“啊，够了，盖纳。”高傲的维拉有气无力地说。“你很清楚，这是为了使人们不要陷入绝望而言的……可事实上……你说说看，你为什么要到工厂去？还不是因为明白了，鸡蛋碰不过石头。”

“我根本不打算用鸡蛋去碰石头。”我回答说。“而我上工厂是为了用自己的双手，就是用这双手学会干点有价值的事……要不然会出现那么多的聪明人，都是光会耍嘴皮子的。谁来干

工作呢？而且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靠我母亲养活，她本来就够辛苦了。”

“这几天我也要去工作了。”高傲的维拉说。“我家又添了个小弟弟……妈妈不能工作了，靠爸爸一个人是不行的。”

“到哪里去工作？如果这不保密的话……”

“这算什么秘密，上图书馆去。”

“你是疯了吧？”我说，“千万别去！”

“那为什么？”高傲的维拉问。

“你竟去当图书管理员！这真叫做没事干了！”

“为什么不可以当图书管理员呢？我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真是个怪女孩！几个月前她还挺自信，自以为既漂亮又聪明，在城里找不出第二个了。可稍微遇到点挫折，她就立刻滑到了另一个极端，说什么：“我算什么，我身上有什么特别。”多么变化无常的性格啊！

“你太低估自己了，”我赶忙说，“你有天才。想一想我们在院子里演出的事，半条街的人都跑来看你演出。”

“我当时演公主真的演得好吗？”高傲的维拉活跃起来，她的一双大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演得太棒了！”我说道。“活象一个真正的公主，没有一点不象的！顺便告诉你，科舍耶多夫老头向你问好。”

“啊，就是儿童剧院的那个小老头演员。”她讲道。

“他现在不是小老头了，……我是说，不是演员啦。他现在是业余剧团的总导演……”我告诉她说。“是附属于我们厂的文化宫的。”

“真的？”维拉不感兴趣地问了一句。

“真的，”我说。“他还叫我问问你，是否愿意在我们的剧团里

演主角。我们正缺少一个合适的人。”

当然，我是在撒谎，科舍耶多夫根本没有叫我讲这些话。但是应该鼓励鼓励人呀！

“你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呢？”高傲的维拉问道。

“等一等，”我说道。“让我想想……嗯，对啦……需要一个高高个子的、漂亮的小姑娘……不用说还要有天才的。”

“那末看来我是合适的啦。”高傲的维拉若有所思地说。

现在我才开始认出她来。她好象又恢复了本来面目。一刹那间，我可怜起业余剧团的那个黑姑娘来。高傲的维拉如果不来，她还可以指望演一个象样的角色。而现在她只好去演各种各样的女仆之类的角色了。知道吗，就是那种专为女主人给有名望的爱慕者传递情书并和他们的男仆胡搞一气的浪荡女人。

“你家里怎么样？”我问。“一切都好吗？”

“哪说得上，”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小弟弟生下来就很弱。父亲责备自己，他说都是自己的过错，不该在这么大年纪还生第三个孩子。妮卡整天哭哭闹闹。怎么也断定不了图克马科夫是爱她还是不爱她……托利亚沙老是喝酒，还威胁说要打死图克马科夫。”

“他已经和图克马科夫干了一仗，但被痛打了一顿！”我把托利亚沙和图克马科夫之间打架的事告诉了她。

“我认为，图克马科夫对妮卡并非不动心。”高傲的维拉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图克马科夫不象对妮卡毫不动心。”我证实道。

“或许他们一切都会安排好的？我能不能把他们打架的事告诉妮卡？”

“可以，告诉她好了。也许她不会再哭了。”

我们沿着漆黑的街道边走边谈，边谈边走……要知道，我和

她很久没有见面了。

“你知道吗，”高傲的维拉说，“这个图克马科夫很早以前一直在追求妮卡……”

“这还是他们在中学学习的时候……”我补充说。

“嗯，对……在中学的时候……他爱她，而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拒绝了他……”

“她既然拒绝了……就是说不喜欢他。”

“不，喜欢的……但不知为什么她认为，跟他一起不会幸福的……他那时离开学校到工厂去了，当了旋工学徒……”

“哎呀，”我说。“就跟我一样……”

“就跟你一样……”高傲的维拉用那双发亮的大眼睛仔细看着我。“她自己不要这个小伙子的，现在要一辈子受苦了。”

“不该不要他的。”我说。

“不该！”高傲的维拉仿佛回声般地重复着。她的声音听上去和往常有些不一样——低沉而又激动。我突然意识到：呀！原来妮卡和图克马科夫的关系使她那么激动的原因是这样！她说的是他们，而想的却是我和她的关系。

“人们常常自作自受。”我说。“就说你吧，你要是急急忙忙就嫁给这个沃瓦，也会一辈子受苦的。”

接着高傲的维拉回答说：

“我嫁给他也没有什么不好。他人很随和，脾气又好……不象你。他们家有汽车，还答应在结婚时送我一件皮大衣。可是我一想到要和他接吻，就忍不住要恶心！”

我听了她这些话，心里极不舒服。当然罗，我的愿望是要她除了我在她身边以外，其他人连想都不能想一想。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姑娘就是这种人。至少可以看得出，她对我说的是实话……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高傲的维拉，和她一起走着，低下了头沉思着，不吭一声。忽然她停住了脚步，把我拉到身边，吻了一下……

“盖纳，上我们家去吧……现在家里估计不会有人的。”

我激动得喜出望外。是啊……

奶奶不在家，爷爷不在家，

谁也不用怕，

上我这儿来，瓦纽沙，

我们来接吻吧……

“你不想去吗？”高傲的维拉温柔地望着我。

“别说有多想去呀！”我回答说。

我们默不作声地转身回家，走进大门。电梯的铁门咔嚓一响关上了。我们上了六楼。

高傲的维拉拿出钥匙，开了门。

我的心在胸膛里卜通卜通地跳动着，大约在楼梯口也能听得到。

“到这儿来……轻些，……瞧你，多不灵活呀！”

我碰倒了一张椅子，它轰的一声倒在地板上。我在黑暗中摸到了它，把它扶起来，重新放好。然后，我骑马似地跨在这张椅子上，把椅子背放在前面，双手扶住它，好象怕跌倒似的。

高傲的维拉坐在她睡觉的长沙发上。

这样我们大约坐了三分钟。高傲的维拉低声笑了起来。

“你怎么啦？你就这样坐在这张椅子上一直坐下去吗？”

我仿佛被针刺了一下，唰地跳了起来，朝着说话的声音走过去，把嘴唇紧贴在高傲的维拉的面颊上。

电梯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传来了脚步声和讲话声，接着钥匙在房门的锁眼里转了一下。

“呀！这是爸爸回来了！”高傲的维拉叫了起来。

我赶忙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

“请进！请进！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欢迎你来作客。”走廊里响起了马特维的声音。“只是请别见怪！我们家里乱七八糟，老婆住医院了，女儿十年级就要毕业了，又要到音乐学校和戏剧训练班里学习……她也没空。”

“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样……难道还能强迫他们做家务事。”听得出这是谢弗留科夫在说话。

“不，我并不怪孩子们。”马特维说。他穿过走廊，咔嚓一下拉响了隔壁房间的电灯开关。一道光线从拉得不严实的绿色门帘的缝里照射在我俩脚边的地板上。

高傲的维拉在黑暗中摸到了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暗示我别作声。我就这样呆呆地坐着。

“你老婆怎么样啦？”谢弗留科夫关心地问。

“老婆倒没什么……孩子生下了。”马特维回答说。“就是孩子的情况不大妙。”

“他怎么啦？”

马特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就说开了。原来维拉的弟弟一生下来就得了重病，叫做先天性免疫力缺乏症。小家伙的身体本身不能防止感染，他对感染毫无抵抗力。

“我在医院里待了一整天。”马特维说。“开始情况很危险，现在小家伙好了一些。但医生说，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他还会不会有这个……就是这个……免疫力？”谢弗留科夫关心地问。

“可能会有，也可能……”马特维没有把话说完，又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也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我一下子居然可怜起这小家伙来

了！难道他真的永远不能参加马特维的乐队了吗？不能打打鼓、弹弹吉他了吗？

“唔，没什么……也许一切都会好的。”谢弗留科夫说。“你知道，马特维，我是有事来找你的。我们一起在工厂里干活有多少年了？有三十五年了吧？”

“是呀，差不离。”马特维附和着说。

“正是这样……有个时期我们还肩并肩地在车床上干活哩。后来我上去了，但你一直是我的朋友。难道不是这样吗？”

“就是嘛，谁说不是呢。”马特维证实说。他的声音无精打采，心不在焉，使人觉得这会儿他的心事不在这上头。

“是这样，当然是这样，”谢弗留科夫兴奋地叫起来。“工人的友谊，那是多么牢固的友谊啊！”

“你怎么能算工人呀。”马特维笑了一下。“你是领导！车间主任！这一点无论你还是我都是不能忘记的。”

“别挖苦我啦，米特里奇，”谢弗留科夫说。“你仍然是我的同志和朋友，你的委屈也就是我的委屈。”

“你这是指什么？”马特维警觉起来。

“我是说图克马科夫这小子干的好事。亏他做得出来！把你这么一个老旋工从车床上撤下来，换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儿！竟当着全车间的面让你这样的人出丑？”

一听到骂我“乳臭未干的小孩儿”，我气得把牙咬得格格响。看来这个“兰悠悠”容不得我。哼，走着瞧吧！

高傲的维拉抓住我的手，握了一下，似乎在说：沉住气。

“你知道，他跟我耍了个什么鬼花招啊！”谢弗留科夫说。

“谁？”

“还不是那个……图克马科夫！他让这个半拉子科罗利科夫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叫他暗中监视我，还叫他记下：谁来找

过我，为了什么事。想证明我谢弗留科夫不中用了，不称职，好象我这个老头子成了废物，该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这是真的吗？”马特维不相信地问。“图克马科夫会作密探……我总有点儿不相信。”

“不相信？我亲眼看见了他的记录本。白纸黑字全都写上了……一分一秒，我的一举一动。”

“好家伙！”马特维应声说。

“不过，我们还是先下手为强。”谢弗留科夫说。他的声音越来越高，语气越来越硬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用一个铁制的东西——大概是梳子吧？——有节奏地敲着桌子。“明天咱们到厂长那儿去，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提出来：不是把他赶走，就是我们让路！和我一起去吧？你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革新者，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你的话是很顶用的，大家都相信你，科尔金也会支持我们的，他讨厌图克马科夫。我们就这样那样地去数落他……这个人好出风头，瞎胡闹，是对车间有害的。他过去曾经是我的徒弟……那时候工作还不坏。而后来就走上了邪道……想升官发财了……把这样的人留在车间是不合适的。”

他又用梳子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

“就这样决定了！”

“明天就去吗？”马特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

“是呀……一早就去……干吗要拖拉呢？我们在厂门口碰头，直接到工厂办公大楼去。”

“不，不……我不去……我劝你也不要去……不知科尔金怎么样，他有没有良心。搞图克马科夫我可不干。他为工厂的事操了多少心，想出了多少好主意……”

我知道马特维指的是什么。是指根据图克马科夫的提议而设置的循环邮箱。现在工人们用不着拿着申请书满工厂去跑

了。他只要把申请书投进放在车间门口的浅黄色的箱子里，申请书很快就会送到指定的地点……是指技工训练班，图克马科夫在那里用从未见过的“游戏方法”上课——和技工老师傅们一起分析，研究实际的和假想的故障情况……是指图克马科夫编写的《领导与被领导手册》，里面提出了好些建议——应该怎样待人，才能使他们永远心情愉快……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想过没有呢？”谢弗留科夫嚷道。“官迷心窍呀！无非是卖弄一番：看，我图克马科夫是多么聪明，知识是多么渊博呀！讲起话来文质彬彬，简直象演戏一样！嘿，他原来还不是一个普通工人！你，米特里奇，要看事情的本质！”

“我是看本质，”马特维答道。“但我要坦率地告诉你，斯捷潘诺维奇，你错了，你不该责怪图克马科夫。”

“可他却是那样地欺侮了你，往你脸上抹了黑呀！”谢弗留科夫嚷了起来。

“欺侮过我是确实的，”马特维低声嘟哝了一句。“但是去告图克马科夫的状，这我不干。”

“那好，随你的便吧……”谢弗留科夫生气地说。“竟有这样的人……人家把唾沫吐到了他们脸上，可他们硬说是什么‘上帝恩赐的甘露’！”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斯捷潘诺维奇……我们是老朋友了，这是你自己讲的。”

“鬼才是你的朋友。”谢弗留科夫怒气冲冲地嚷道。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把椅子碰得乒乓直响。

“再见！”

“我送送你……也许会碰到我女儿。”马特维说。“对了，还有，明天我要迟到一会儿，医生要我到那儿去一趟。”

走廊里传来了两种不同的脚步声：匆匆忙忙踉踉跄跄的——

是谢弗留科夫的，稳健的、从容不迫的——是马特维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接着就是一片寂静。

有好大一会我和高傲的维拉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坐着。后来我说：

“哎！我该走了……要不然马特维就会回来的。”

高傲的维拉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走到我跟前拥抱我，热烈地吻我。

“走吧！”

回家的路上我想，从目前状况来看，我和维拉的关系一切都很好，一切都不成问题。但将来会怎么样呢？可千万不能搞成象我母亲和父亲那样。然而这是可以努力避免的吗？

我一到家就说：

“哎，妈妈……怎么父亲那里一点消息也没有呢！他还活着吗？”

“生了孩子，把他们丢在世界上，就万事大吉，一走了之，”母亲伤心地回答。“这些孩子生活怎样，他们会长成什么样的人？这些他全然不管。”

“真怪，”我说。“好象人并不坏……总是在阿霞·佩特罗芙娜面前护着我，还经常给我钱买冰淇淋吃。”

“他的心地倒是善良的，就是性格软弱，没有责任心……”母亲叹着气说。“我认错了人……可是曾经有个多么好的人追求过我啊！整夜整夜地守在窗下。当我嫁给你父亲的时候，他流了多少眼泪，哭得多伤心啊……”

“可这个人我什么也没听说过呢。”

“多好的人，多可爱的人哪……就是为了我，他的一生弄得颠颠倒倒。他说：‘我自己在生活上什么都不需要，我不追求任何功名富贵。但为了你，我能移山倒海。我能成为一个人民演

员。’”

“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我问道。“他怎么，本来是演员吗？”

“是演员。”母亲沉思着说。

“明白了。”我说着，也陷入了沉思之中。

有些事确实值得好好地想一想。

第 八 章

在我家柜子的上面一层放着一只装过软糖的纸盒子，这里面样样都有。各种各样的文件啦，证明书啦，照片啦……有时我打开盒子看看……当然啦，我看的不是那些文件，而是照片。喏，这是我生下三个月时拍的照片，我光着身子躺在柔软的垫子上，嘴里吹着气泡。这是尤尔卡的照片，也是这个年龄，躺在那里吹着气泡。

前几天，我又拿出盒子来，为了进青工学校读书，我要找一张我读完九年级的证明书。要知道，现在我已是一个青年工人了……就是说，我应该边学习边工作了。我还从盒子里拿出了一些东西，其中有一张发黄的褪了色的照片，照片上是个很漂亮的、烫发的姑娘，穿着轻飘飘的绸连衫裙，这裙子好象要从她那倾斜的肩膀上滑下来似的。

这个姑娘就是我的母亲。

要是那个曾经爱过我母亲的大学生演员就是科舍耶多夫的话，那该怎么样呢？

我试着在脑海中构思出一个年轻的科舍耶多夫的形象来，但是毫无结果。大概，这是一个个儿不高、性情腼腆、两耳高耸的小伙子……真有意思，如果他有可能重新安排生活的话，那末

他将怎么办呢？是照另外一个样子还是完全照原来这个样子呢？

就在这一天，在工厂的院子里我碰见了科舍耶多夫。

“喂，盖纳，”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文化宫就要首次演出了，我们将公演洛普·德·维加的剧本。你来看吗？”

“怎么不来呢……母亲也需要出来散散心，不然，她总是呆在家里，什么地方也不去，就连工厂她了解得也很表面……我们一定来。”

我说是这样说，心口却禁不住有些隐隐作痛。准会有场好戏看了！比洛普·德·维加的剧本还要精彩哩！三十年以后的会见。

“我把那个姑娘也带来……”我说。

“哪个姑娘？”

“喏，就是维拉·罗戈娃，马特维的女儿。她想来参加我们工厂的戏剧训练班。”

“啊，维拉·罗戈娃？记得！记得！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姑娘。让她来吧，我们很快要排演她父亲写的反映我们工厂生活的剧本，我们能找到一个适合她扮演的角色的。”

“这不成了家天下了吗？”我不安地问。“父亲编剧，女儿演。”

“这样的家天下在我们这里越多越好。”科舍耶多夫回答说。“谢苗诺夫一家就是几代都在我们厂工作的，祖父在这里做过工，父亲，还有他的五个孩子也在这里工作。我们说，这很好嘛，为什么在业余剧团里就不能有这样的家天下呢？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是啊！看来没有什么关系，”我回答。“关键在于这些亲戚们要老老实实地工作，不要滥用职权。”

“为什么仅仅是亲戚呢？这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大家应该

老老实实地工作，不管他们是亲戚还是相好的朋友，都不应该滥用职权。”

瞧，科舍耶多夫老头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哪，平时少言寡语，可是说起话来……还真有一套呢！

……太阳光透过车间顶上的窗孔，照射在崭新的车床上，象剧院的一排顶灯使车床显得更加漂亮。这里都准备好了：既有了舞台布景，又有了观众，只缺马特维这位主角不在场。

车间主任谢弗留科夫来到了工段，他面孔铁板，神色阴郁。我想：真有意思，他不是要到厂长那里去控告图克马科夫吗，不知去了没有？

“马特维·德米特里耶维奇在哪里？”谢弗留科夫冷冷地问图克马科夫，好象他不知道马特维到医院去了。工段长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再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

“真不明白，他会出什么事吗，我简直觉得很奇怪。”

“你欺侮了人家，而现在倒觉得奇怪起来。”谢弗留科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他从胸口袋里拿出那把铁梳子，梳着他那稀稀落落的额发。

车床的运转声响彻整个车间，只有那台新车床没有声音。

我很注意地倾听着谢弗留科夫和图克马科夫之间的对话。

“我们对你的荒唐行为忍受得够久了，可我们决不允许你残害人！人不是兔子，可以拿他们做实验！”为了让工人们听见，谢弗留科夫讲得很响。“我们要让你彻底明白这一点！”

“瞧，您怎么不理解呢……”图克马科夫生气起来，“这是最简单的试验！说得更确切一点，这是一堂直观教学课！”

“收起你这一套吧，这里不是学校！”谢弗留科夫耸了耸倾斜的肩膀，恶狠狠地说。“让一位受尊敬的人丢脸！还有你对我搞的阴谋呢？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关于这一点我们到别的地

方去谈！科罗利科夫，跟我来！”

图克马科夫仍然站在车间中央，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显然，他没有料到谢弗留科夫会这样突然猛烈地向他攻击。我勉强地跟在车间主任的后面走着。我想：为什么大家都这样需要我？昨天是图克马科夫需要我，而今天又是车间主任。哎呀！我科罗利科夫真叫交上好运了！

……哟！多漂亮的办公室呀！我真没想到竟有这样的办公室哩。

起初我们——谢弗留科夫和我，沿着工厂办公室大楼又长又窄的走廊走了好久……看来，这幢大楼也总算整修了一番……墙的下半截安上了一层塑料板，地板上铺了一层小方块花纹的油漆布，看起来象镶木地板。但是仍旧说不上是新式的房子。一圈圈象隆起的筋脉似的电线歪歪扭扭地挂在墙壁和天花板接缝的地方，破坏了走廊的美观……铺在不平整的地板上的油漆布已经东翘西弓了……上面钉着许多钉子，亮晶晶的钉帽在发黑的油漆布上看起来特别显眼。

后来我们转上了一条过道，走进了一幢厂办公大楼的附属建筑物里。将来这幢房子要扩建成为独立的办公大楼，那时旧办公大楼要拆掉。

这座新房子简直太美了！墙壁不反光，巨大的玻璃窗镶着细巧的金属框。白色的天花板是用蜂窝状的方型板装成的……光线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透进来的。我们走进一个宽敞的房间。这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打字机、录音机、电话和一些其他的机器，桌子边坐着一个穿蓝色上装的姑娘——美丽、文雅，就象飞机上的女服务员一样。

“请稍等一会。”她用有些做作的声调，彬彬有礼地说。我们在车间里对这种客气还没有习惯哩。“维塔利·米海洛维奇马

上就有空了。”

我们坐在靠墙的软绵绵的圈椅上。这样的椅子我只在高尔基大街的冷饮店里和“俄罗斯”电影院里才见到过。高高的大门打开了，里面走出三个手里拿着文件夹子的男人，他们低声地交谈着，轻松地微笑着。女秘书桌上的一架机器轻轻地响一下。她随即对我们说：

“维塔利·米海洛维奇请你们进去！”

就这样，我来到了厂长的宽大的办公室。我不禁好奇地想：我要是当上了总设计师也会有这样的办公室吗？

“你们好……”维塔利·米海洛维奇说。“谢弗留科夫同志，请讲吧！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特殊的情况？这个小伙子是谁？您怎么，连证明人都带来了？真一有一意一思！”

厂长的全身都闪耀着光彩……剪得平整、漂亮的银灰色的鬓角油光闪亮，宽边大眼镜闪闪发光，银灰色上装翻领上的苏维埃代表证章光彩夺目。就连厂长周围的一切——抛光的桌面，上面布满金属开关的斜面台，放在大玻璃柜子里的工厂产品的镀铬的模型……也都同样放着光彩。

“你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你说吧！”厂长显得有些不耐烦地说，朝自己的手表瞟了一眼。这只手表也十分漂亮，银光闪闪。

谢弗留科夫用力地咽下了一口唾沫，就东拉西扯地告起图克马科夫的状来。

“图克马科夫？”厂长反问了一句。“他就是在党委会上反对授给你们车间红旗的那个工程师吗？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好象是在我们工厂里长大的吧？”

谢弗留科夫又重新猛烈攻击图克马科夫。但是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话似乎碰上了一堵无形的墙，它们虽然传到了厂长的耳中，但看来已经失去了杀伤力。因为，不论从厂长的脸部表情，

还是从厂长的答话来看……他对这些话好象没有什么反应。

谢弗留科夫不吭声了。

“嗯，”维塔利·米海洛维奇冷冷地说。“年轻人，怎么，这个图克马科夫真的派你暗中对谢弗留科夫进行监视活动吗？”

“这哪里是什么暗中进行监视活动呀？”我说。“只不过是我和图克马科夫把车间主任一天工作的情况记录了下来而已。”

“没经过他的同意？”厂长追问了一句。

我耸了耸肩。

“噢，当然啦，你怎么能知道呢。”厂长转向谢弗留科夫。“让我们归纳一下吧，你对图克马科夫有哪些意见……”

他把便条本移到自己的跟前，在一页白纸上写了个“1”字。

“是这样吗？第一，工段里的工人抱怨他们的工资比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工人工资低，他支持他们……第二，指责车间主任的行动，破坏他的威信；第三，打击迫害有经验的老工人……”

厂长记下了谢弗留科夫的全部意见。他微微俯向摆在桌子上的一架白色的小机器，按了一下电钮。

“齐娜，给我接工具车间第二工段长图克马科夫，顺便告诉我一下他的名字和父名……”

“阿列克赛·格里戈里耶维奇，”我说。

厂长看了我一下说：

“谢谢！”

他在便条本上写了几个字。

几秒钟后，办公室里传来了图克马科夫的声音：

“我是图克马科夫，维塔利·米海洛维奇。”

厂长看了看便条本，上面记着对图克马科夫的指责，旁边写着图克马科夫的名字和父名。

“阿列克赛·格里戈里耶维奇，现在车间主任对您提出了严

厉的指责……第一……”

厂长简要地列举了谢弗留科夫的指责。

“对于这些指责您有什么看法？”

办公室里立即响起了图克马科夫的响亮而有些激动的声音。

“社会学的调查说明，车间主任的工作组织得很不好。我可以用手头的数字来证明这一点……我们的车间主任仿效厂长。他什么都管，计划啦，供应啦，账目啦，设备维修及其现代化啦，工人更衣室的卫生啦，食堂工作啦，他都揽在自己身上。他整天忙这，忙那，在各个部门之间团团打转。我们搞了一个谢弗留科夫同志的工作日活动记录。这说明了什么呢？他的时间花得最多的是和其他部门打交道（车间主任包揽世上的一切事务）——占18.9%，接待来访者（所有的人为了各种事情来找他）——占19.3%，用于参加各种会议（他要到处赶上）——占18.6%，解决供应问题——占17.5%。因此他能用于分析研究生产任务的时间就屈指可数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领导人能把精力集中于某一点上吗？根本不能！他能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工作的最长一段时间不超过十八分钟。而平均每隔七分钟就有人叫他去，请他听电话或有人来访！”

“您是怎么考虑的？”维塔利·米海洛维奇问。

“每个人都应该挑自己的担子！”

“什么样的担子呢？”

“车间主任应该只管一件事——生产。其他事情都不用管，设备维修啦，装备设计啦，运输啦，供应啦，更衣室啦，都不用他管。他应该只管他这条线上的人员：几个工段长和工长。除开他们以外他还需要谁呢？您会问，那末剩下的事谁管呢？车床，运输，更衣室，不是都要人关心吗？所有这一切都应有专门的厂

级部门集中管。”

“真有意思，”维塔利·米海洛维奇说，“您的想法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一致的。那末，关于其他问题，您还有什么高见吗？”

厂长的话里多少带有点儿讥讽的味道……图克马科夫大概马上觉察到了这一点，因而他几乎生气地回答：

“是的，还有……装配线上的工作既单调又枯燥，青年人都不愿去。我们就用卢布来引诱他们，提高他们的工资。而结果怎么样呢？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的工资等于我们工具车间老车工工资的一倍半……尽管这些老工人具有教授的技术水平！”

“哼，对不起，您这话近乎煽动了。”厂长皱着眉头说。“那末，怎样才能保证装配线上的劳动力呢？”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做：从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小伙子中培养具有高级技能的工人。这样，不用超额高工资，人们也会争着到那儿去。因为青年人将会知道：在装配线上工作是暂时的……将来他会学到高级技术，当然高工资也会随之而来了。”

“哦，是这样……那末你和马特维·德米特里耶维奇·罗戈夫又是怎么回事呢？请注意，我们是不允许让他受欺负的。为什么他今天没来上班呢？”

“不知道……”

“听说，他不来上班是因为您欺负了他，侮辱了他……”厂长说。

图克马科夫仍然没作声。

“这不对，”我突然说，“马特维在医院里……他的妻子生孩子了……”

“生了？那好！我们会搞清楚的。”厂长说，“图克马科夫同志，您的想法很有意思呀。当然罗，这不是电话里能谈得清楚

的……我们就这样办吧……您给我写一份报告……嗯，把您的想法都写进去……下星期到我这里来一趟，星期二行吗？”

“行。”图克马科夫回答说。

“那末，就这样定了吧！”

厂长放下了电话，图克马科夫的声音消失了。维塔利·米海洛维奇把视线转向了我们。他好象有点不明白我们是些什么人，在他办公室里干什么。过了一会他对我说：

“这么说来，你在帮助图克马科夫搞社会学调查罗？”

我不懂得“社会学调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不管怎样，我还是点了点头，意思是说：是的，是我帮着搞的。

“这值得夸奖。”厂长赞扬地说，“你上过几年学？九年级吗？太少了，太少了！应该学习呀！”

“我想当工人。”我说。

“当工人？难道这就意味着你不需要再受教育了吗？现在我们国家里有八十万受过高、中等教育的专家在工人的岗位上劳动……教育对他们来讲，不管怎样，是没有妨碍的，而且可以说是绝对有帮助的……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数字，现在我们还有百分之三十在职的专家没有受过专门教育……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特别需要受过教育的人……至于他们到什么样的岗位上去工作，这由我们决定……我们大家一起来决定。”

说完这些话，维塔利·米海洛维奇把目光从我身上转向了谢弗留科夫，这会儿……是的，我感到我没有搞错，在厂长的目光里露出一种遗憾的神情。

“是这样……谢弗留科夫同志，我劝您：要学会同自己的下级和睦相处。是啊，我们不得不和各种人在一起工作，其中包括我们不喜欢的人，但是，只要这些人是诚实、能干的，就应该和他们搞好关系。不要去寻找那些显然并不存在的卑鄙动机，回去

吧！”

我们起身向门口走去。谢弗留科夫尽量不看我，我也不看他。虽然我们互不投机，但是看来我和他不得不搞好关系。

我还没有在马特维的老车床旁站好，马特维本人就在车间的另一头出现了。他走得很快，宽大的衣角随风卷了起来。马特维走到图克马科夫跟前抱歉地说：

“对不起，来晚了，在医院里耽搁了！”

他不安地看了看挂钟。就在这一瞬间，指针抖了抖向前跳了一下。马特维站到车床旁边，站在那台新车床旁边。

我仔细地观察着他。他全神贯注，但脸色显得很苍白，他的眼圈发黑，使人觉得他一夜之间瘦了好多。他儿子出了什么事？他怎样啦？

马特维的双手在各种颜色的电钮上滑动着。车床苏醒了，开始转动起来，大概，当一个病人接上人造心脏的时候，也是这样复活过来的。

快下班的时候，谢弗留科夫和图克马科夫来到了工段。他们来是想看看马特维出了多少产品，并祝贺他取得了优异成绩。我睁大眼睛看着谢弗留科夫。车间主任勉强地笑着，忙乱地向老头子表示祝贺。他的样子有点惊慌失措，就象一个人飞到了另一个星球上并突然惊奇地发现，他所习惯的一切——空气、温度、语言，在这里都换了个样子，变得陌生了……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甚至连走路也得学习……看！他就这样站在工段中间，不知所措地眨巴着稀拉拉的眼睫毛。

……后来，图克马科夫走到马特维面前，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请原谅我，马特维·德米特里耶维奇，”图克马科夫大声

说，“我并不想让您受到委屈……”

说实话，我原以为老头儿会客套一番说：“我一点儿也没有受到委屈……你这是说到哪儿去啦……过去的事就别提啦……”但马特维却十分严厉地看了图克马科夫一眼，说：

“你并不想，但却是这样做了。”

“我的用意是，”图克马科夫解释说，“想帮您扫除心理上的障碍……”

“心理上的……障碍……”马特维讽刺地说，“我倒是想对你说，阿廖沙，对知识的上帝要做祷告，但别把自己和别人的额头都碰破了。你当过工人，这段经历应当是你的一生的基础，你要记住这一点！”

图克马科夫低下了头站在那儿，在他那凹下的面颊上泛起了一阵阵红晕。

下班以后，我并没急着离开车间。我用破布仔细地擦着车床，这是马特维的老车床。看来，不久它将成为我的了。我把工具整整齐齐地放进工具箱，洗了老半天手。我想等一下马特维，看看他还生不生我的气？

可是，马特维也是不慌不忙的。他把自己那台漂亮的车床收拾得整齐干净。后来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几根铁管子，就开始忙碌起来。他这是在干什么？又在替谢弗留科夫做落地大灯吗？

我沉不住气了，走到马特维面前直截了当地问道：

“您在做什么？做落地大灯吗？”

马特维抬头看着我。

“落地大灯。”他回答说。

“给谢弗留科夫做的？”我问道。

“才不是给他做呢！……我这是给少先队夏令营做的。你知道，上星期我到孩子们那儿去了。我走进屋子，看到他们那儿和

我们的工会办公室一样空荡荡的，一无所有。所以我想给他们搞得舒适些。”

“哦，是这么回事，”我松了口气，说：“您的男孩怎么样了？他不会很快就去少先队夏令营吧？”

“噢，不会，”他回答说。“我的安德留什卡到少先队夏令营还早着哩！他们把他放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透明的小病房里，他就这样可怜巴巴地躺在那里。医生说是怕感染……但难道能在罩子里住上一辈子吗？”

“是啊，要说感染的话，那机会可太多了……在学校里我们曾经在显微镜下观察过一滴水，那里边，什么样的细菌没有啊！不过，没关系，身体本身能抗得住的。”

我们经常自己安慰自己说：身体能抗得住的……可是要知道身体也需要外界力量的帮助啊。我想象得出，现在在这小家伙的周围，就有十几个医生在为他忙碌，他们正在尽力设法增强他的抗病能力……我不也是这样吗？如果马特维和图克马科夫不及时来帮助我的话，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会变成什么人呢？

“您是谢弗留科夫的老朋友吧？”我问马特维。

“不错，我们相处的时间很久了。”他回答说。

“那末，您真该帮他一把……”我说。

我把上午在厂长办公室里的情景详详细细地讲给马特维听。

“他还是去了……这个傻瓜！”马特维遗憾地说。

“图克马科夫想帮助他，而他却举起拳头朝他扑了过去……”我说。

“要是他看见矮树丛就避开，这就说明他自己心里有鬼。不过，维塔利·米海洛维奇已使他头脑清醒过来了，厂长他能一眼

把人看透。”

我立刻想起厂长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射出来的一股冷冰冰的光辉，不由得打了个寒噤，真想知道，他在我身上看出了些什么呢？

“您不再生图克马科夫的气了吧？”我关心地问马特维，“他完全是为您好。”

“你的心地很好，科罗利科夫，能为别人操心，这是一个可靠的标志——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的……这么说，阿列克赛挨了厂长的训啦？而我呢，也责怪过他……但是也要理解图克马科夫这个人。昨天他还是个工人，而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工程师。你要知道，图克马科夫现在就象一架没有调整好的彩色电视机一样，有种东西在里面亮得过分耀眼，有种东西几乎都看不见。但只要把它调整好一切就会正常的。”

“我对厂长说，我想一辈子当个工人。”我不无自豪地对马特维说。

“一辈子，这个诺言未免下得太早了吧。”他随和地说。“我想问问，你上学的事怎么样了？还念不念书了？”

“我把证件都交了……”我说，可心里在想：为什么大家对我念不念书都那么感兴趣。“托利亚沙怎么样啦？”我想把话题扯开，就问道，“怎么见不到他……该不是病了吧？”

“他壮得象头牛，”马特维回答说，“他老是旷工，你怎么能见到他……他说推小车已经推腻了，准备辞职，离开工厂。”

“怎么会这样的呢？”我说，“我们老是讲重新教育人啦，什么集体力量啦，这些话也不知讲过多少遍了，可就是不能把一个人引上正路……”

我的话对马特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他甚至站住了。

“盖纳，你说得对……”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个问题我也想

过很多，不知他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的。”

马特维的一只眼盯着我，另一只眼睛却看着别的地方，仿佛他想从那个地方找到这个一直使他苦恼的答案。

“小伙子看来并不坏，心地善良，生性乐观。要是他弹起吉他，唱起歌来，真会使你听得出神。怪不得我的妮卡会爱上了他……可就是脑袋有点糊涂，以为生活得好，就是少干活，这可把一切都弄颠倒了。要是一个人不会干活，那就对什么事情都不行，不论是对爱情，还是对友谊。现在大家，连妮卡，连我，连整个社会都跟托利亚沙合不来。他早该清醒过来，悬崖勒马了。可他偏要同整个社会作对，对谁都想动拳头，真是个反社会的家伙！现在又在动脑筋离开工厂。你瞧，他想应募到北方去工作，高工资搞得他神魂颠倒。他还要我的妮卡跟他一起离开这里……可她不肯，她说‘还不如死’。这些事情还不知怎么个了结呢！”

我望着马特维，看着他那低垂下来的，满是白发的脑袋，望着他的脸，那张不久前还很红润，容光焕发的脸，而现在显得那么苍白，凹下去的面颊上冒起了青筋……是啊，最近一段时间来也真够他受的：妻子难产，儿子刚一出世就不知得了什么怪病，又和谢弗留科夫意见不合，再加上托利亚沙和妮卡的事情……要是换了别人的话，早就垮了。可是，马特维却学会了操纵新车床……编写了一个新剧本……我要想个办法让他高兴高兴。

“您的维拉就要参加我们工厂文化宫的戏剧训练班了。”我对他说，“这样的才能埋没掉是可惜的。”

“是啊，她是个好姑娘，”马特维回答说，“有点儿脾气，但心肠很好。她的担子也不轻啊。母亲在医院里，家务都靠她了……”

就这样，我和马特维闲聊着，不紧不慢地向我们住的房子走去。

第 九 章

……我一跨进门坎，母亲就迎了上来："喏，盖纳，高兴吧！尤尔卡说的话兑现了！"

"说的什么话？"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有什么可使我高兴的？"

"你看看这个吧！"她把一封哥哥的来信递给我。

世界上，我的亲人只有两个——母亲和哥哥。你会问：父亲在哪里呢？不错，我有个父亲。并且他也不是那种把自己的孩子扔了而又不管不顾的父亲。的确，他这个人说起来还不算坏。但我并不因此而日子好过些。

……很多年以前，我还很小的时候，抛弃了家的父亲把我带到了身边。在那里，我认识了后娘阿霞·佩特罗芙娜。我不明白是为什么：不知是因为所有的后娘都是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还是因为所有被父亲遗弃的孩子都太敏感了，总之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搞坏了。

……那时，父亲偶尔给我些零钱。有时也给我一两个卢布。我把这些钱存放在香烟盒子里。这样一来，阿霞·佩特罗芙娜就在父亲面前讲我的坏话，说有时候好象从我身上闻到了烟味。她说，把钱给我这样的小孩，简直是天大的罪过。果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的香烟盒空了。阿霞·佩特罗芙娜说这些钱仍旧花在我身上了，给我买了一双皮鞋。我拿了这双鞋跑到洗澡间，往鞋里灌满了水。但是鞋沾上水，一点儿都没坏，只是失去了表面的光泽罢了。于是，我就拿起刀片把鞋底和鞋帮之间的麻线割断了。这样一来，有几处地方鞋底脱开了，看样子再过两天就会完全掉下来。事情果然如此。

当然罗，阿霞·佩特罗芙娜也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说我故意把她给我买的鞋弄坏了。父亲发火了。

“这是真的吗？”父亲皱着眉头问。

我不吭声。

“好吧，”父亲有气无力地说，尽管没有什么“好”可说的。“应该处罚你……告诉你，你再也别想穿到新的皮鞋了。既然你喜欢破的，你就穿这双破的吧！”

“让她把我的钱还给我，”我不服地说。连我也不知道，干吗要这些钱。但我总觉得这样对待我是不公平的。

“不应该叫‘她’，而应该叫阿霞婶婶。”父亲严厉地说，“这些钱我们是不会还给你的了，因为它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于是，我就这样做了：我到父亲当工程师的那家工厂去，一直等到下班，当人们从出口涌出来的时候，我就向行人讨钱。

自然，马上就有人告诉父亲，说他的儿子穿着铁丝缠着的破皮鞋，站在厂门口要饭。他听了以后勃然大怒，飞奔回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我一个嘴巴。而阿霞·佩特罗芙娜站在一旁唠叨说：“这种事情并不出于意料，我早就说过了！……”

我从父亲手里挣脱出来，往街上跑去。他们到处找我，一直找到深夜。我藏在隔壁房子的橱楼里，听着父亲站在台阶上哑着嗓子不住地叫着我的名字。我没有应声。一会儿，阿霞·佩特罗芙娜走到台阶上对我父亲说：

“别叫他了，你再叫，他也不会回来的。我们装着去睡觉，他马上就会回来的。他饿了，就会回来的。”

事情就是这样巧。正好在那个晚上，我的哥哥尤尔卡到我父亲这儿来了。他是从莫斯科来看望我的，也是来同父亲讲和的。一定是母亲说服他来的，因为过去他甚至连见也不愿见父亲，他不能原谅父亲扔下了家。

这场戏可热闹了！

尤尔卡一跨进父亲的家门，就问他心爱的弟弟在哪里。父亲局促不安地回答说："不知道。""怎么，你不知道？"尤尔卡反问道。"他从家里跑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时，我突然钻了出来。好一副狼狈相啊！我藏在橱楼上浑身搞得很脏，皮鞋上的铁丝脱落了，鞋掌掉了下来。穿着袜子的脚从破洞里露了出来。尤尔卡一见到我，止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你们这样虐待孩子，难道不害羞？她是个后娘，没有什么好说的！可你是他的父亲呀！"

阿霞·佩特罗芙娜脸色惨白地站在一旁，翻来复去地嘟哝着一句话："尤利，你错了！尤利，你错了！"

父亲惭愧莫及，恨不能一头钻进地底下去。

哥哥拉起我的手就上了火车站。以后就再也没到父亲那里去过。

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对童年时的很多事情，我完全改变了看法。很有可能，我的后娘阿霞·佩特罗芙娜根本不是一个凶恶的女人。甚至很有可能，她对我的很多要求和责备是正确的……然而，没有感情，正确又有什么用呢？比如说，我的亲生母亲可以无缘无故地骂我，甚至用抹布使劲地打我，但是，我不管怎样都不会老是生她的气。什么原因呢？因为她爱我胜于爱她自己的生命。我也爱她，也爱尤尔卡。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是怎样把我从后娘手里夺过来的。

是啊！我有一个好哥哥。他朴实温和，心地善良，谁都可能欺负他。可谁要敢试试，我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哥哥在信中写了些什么呢？

我念着信……原来是这么回事。就在不久前，尤尔卡受编辑部委托写了一篇关于一家大工厂厂长的报道。因而这位厂长

非常喜欢他……厂长对尤尔卡说："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于是，哥哥就想起了我，提起了我那不顺当的遭遇。厂长听完哥哥的话以后，用着童话里金鱼的嗓子说："这算不了什么……你尽管回去吧，不用伤心。让你的弟弟到我这儿，到我的工厂来吧，我们给他提供住宿。工作一两个月以后，由工厂保送他上大学，并给他一大笔助学金。大学毕业以后，成了工程师，再回到我们工厂。如果小伙子有出息，我们将为他打开通向所有高职位的道路。"

"看过了？"母亲喜形于色地问。"我知道，盖纳，你迟早会走运的。"

我望着母亲，一阵怜惜，不由得心都收紧起来。她的脸色惨白，眼圈发黑，头发乱蓬蓬的——到理发店跑一趟的功夫都没有。旧罩衫上的扣子也掉了。她一点儿也不关心自己，只是为了孩子才活着的呀！我不愿意，哎，我真不愿意使她伤心，但又不得不……

"我哪里都不去，"我说，"尤尔卡这个怪人，他怎么连这一点都不懂？"

"你这是说什么话——不去？这样走运的事一生中难得碰到一次呀！看在尤尔卡的面上，这位厂长向你伸出了援助的手……想帮你长成个人。难道你真的要拒绝吗？"

"没有他我也能长成个人！"我回答说，"我现在哪一点不象个人啦？我老老实实地劳动，自己挣面包，又向青工学校报了名……我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脱产……如果该得的话，我们厂里也会给我助学金的……"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该得……'可要是不该得呢？"母亲提高了嗓门说。

"你别嚷了，母亲，不要这样。"我说，"不然会把潘妮亚婶

婶吵醒的。要是不该得——那我没有助学金也能行。无功受禄我是不要的……我不需要那个好心肠的大叔的任何恩赐，这点你知道不？”

这时我想，母亲准会冲着我叫骂起来。结果相反，她没叫骂，而是抱住了我，轻轻地哭了起来。

“唉呀，我心爱的好儿子啊，”母亲抽抽嗒嗒地说，“你大了，成人啦……孩子啊，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吧……看来，我是老了，不晓得怎么做对孩子有好处，怎么做有坏处。而且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该怎么生活呢！”

听母亲叫我“心爱的好儿子”，我大吃一惊，简直要呆住了。过了一会儿，我说：

“我们厂文化宫星期六首次上演洛普·德·维加的《瓦伦西亚寡妇》，我邀请你去看戏。”

“我有多少年没去看戏了……可穿什么衣服去呢？”母亲叹了口气，急速地摸了一下衣襟，看看还有没有扣子。“唉，扣子已经没了。”

“噢，当然不能穿这件罩衫去罗……你该去买件新连衫裙。我的工资就放在那个抽屉里。你需要多少，就拿多少，你去买一件吧。”母亲顺从地点点头，这时就仿佛我和母亲换了个角色似的——我是个大人，是家长，而她倒是个小孩子了。“把头发也理一下，就请妮卡·罗戈娃给你理吧。在市理发师竞赛大会上，她得了个第二名哩。就理个‘加芙罗莎’或‘白具塔’发型① 吧！”

星期六，首次演出的日子来到了。

母亲穿上了新的锦纶连衫裙——深蓝色的，有一条白色大翻领。头发梳得挺漂亮——妮卡费了不少力。

---

① “白具塔”发型——头发堆得高高的一种式样；加芙罗莎——头发剪得短短的一种式样。

“真好看，”我说，“简直就象个新娘子！”

“咄，不害羞，跟你母亲开玩笑。”她说着，撅起嘴，对着镜子照来照去，怎么也看不够。

“我在院子里等你。”我说。

我走到院子里，见到马特维在他种的那棵树苗旁正忙着，在为小树作过冬的准备。

“您怎么不和我们一起去文化宫呢？今天那里演洛普·德·维加的戏。”我说。

马特维一边干活一边说：

“我不大欣赏这个洛普·德·维加，什么长剑啦，斗篷啦……离我们的生活远了一点。”

这时，我看见我的母亲、高傲的维拉和妮卡从楼门里走了出来。

“妇女们，快点儿呀！”我说，“不然就要迟到了。”

我们一起来到了文化宫。我把母亲和妮卡安置在大厅里坐下，就同高傲的维拉一起到后台去了。在那里，我们找到了科舍耶多夫。他在台上跑来跑去，作最后的安排，忙得汗流满面。

“快把这个门框钉牢，想想看，要是房子的正面当着所有观众的面轰的一声倒下来，将会带来什么后果？要晓得，这样的事我可受不了！我会心肌梗塞的！丽奥娜达！眼睛不要瞟来瞟去的了！你是个寡妇啊！你知道不，什么叫寡妇？”

科舍耶多夫低下头，朗诵了起来：

“我的愿望只有一个，
我的使命只有一条——
无愧于寡妇的称号。
我谁也不需要，谁也不需要……”

你记住了吗？谁也不需要！

丽奥娜达——不用说，这就是那个黝黑的小姑娘，我们早就认识了。一见到我，她就迎面跑来向我打招呼：

“您好！”

“您好，”我说，“深深地向您致敬！您最近怎么样？我听说‘您谁也不需要’？”

“哪里的话，为什么不需要？”她回答说。

“喂，你干吗老瞅着他？”高傲的维拉突如其来地说。

“怎么啦，难道不可以吗？”瓦伦西亚寡妇厚着脸皮问。

“不可以！”高傲的维拉厉声说着，挽起了我的手。我不由地想到：真有意思，她俩今后怎么能在一个剧团里工作呢？

“啊呀，是你啊！我马上就来，我亲爱的！”总导演冲着我叫起来。

简直要认不出科舍耶多夫来了。今天，他穿了一套新的有条纹的灰衣服，打着蝴蝶式领结。活象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可就是头发少了些。

“喏，我把新的女演员领来了！”我说着，把高傲的维拉推到他面前。

“好，好，”科舍耶多夫漫不经心地答道。他用焦急的眼光满舞台扫来扫去。“都搞好了吗？没忘记什么吧？”

“他现在有点儿激动。”我悄悄地对高傲的维拉说。

她回答说：

“我能理解，首次上演嘛！”

她怀着强烈的妒忌心盯着瓦伦西亚寡妇。只见她一手拎着连衫裙的下摆，一手摇着扇子，厚着脸皮在舞台上走来走去。

这时，科舍耶多夫拍了三下手掌，叫起来：

“闲人请到台下去！我们马上就要开演了！都准备好了吗？拉幕！”

演出很成功，尤其是那个翻砂车间来的瘦高个儿的小伙子马克西莫夫演得更出色。你瞧，他很快就不再会是“翻砂车间的马克西莫夫”，而是“现代人剧院或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马克西莫夫”了。人家有演戏的才能嘛！我感到惊奇的是，黑黑的小姑娘竟出我意料之外，演的也不错。人们还送给她一束红色石竹花呢！观众站起来，为科舍耶多夫欢呼。他拉住青年演员的手一起走上台去谢幕。他扫视了一下二楼，眼光又转到了大厅，谦虚而又庄重地点了点头。咳！简直就象叶弗列莫夫或是托弗斯托诺戈夫①！

“你看看这个人，”我对母亲说，“认识吗？”

母亲凝视着科舍耶多夫，说：

“这个人是谁？”

我原以为科舍耶多夫就是那个追求过母亲的大学生演员。看来，并没有这回事。真遗憾，这一切在我的脑海里本来安排得多精彩。三十年以后的会见……

“这是我的好朋友。”我拿这句话支吾了过去，“走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把母亲领到后台，把她介绍给科舍耶多夫。他弯下身子，吻吻母亲的手，让我们看到了他只有几根头发的秃顶。

在大厅里，焦急不安的妮卡朝我走来，她问道：

“嗳，你见到图克马科夫吗？”

“没有，没见到。”

“你知道吗，今天他到工学院去听讲座去了。他答应演最后一幕时赶来的。”

“既然他没来，那就是讲座延长了。只能是这样，不然他能上哪儿去呢？”

① 叶弗列莫夫和托弗斯托诺戈夫都是当代苏联的名导演。

“自然是这样，可我总有点不放心。”

我仔细地打量着妮卡，近来她的模样大大地改变了。变得清瘦而匀称了。两眼仿佛变大了似的，几乎占了半个面孔，眼睛里流露出一股热情的光芒。

“我们到外面去走走吧，在这里会闷死的。”我建议说。

我们的文化宫是一幢高大而又漂亮的有圆柱的建筑物，只是这座文化宫坐落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它背靠着工厂高大的砖砌的围墙，前面是块不大的空地。不久前星期六义务劳动时，我们在这块空地上挖了很多坑，种上了小白桦树的幼苗。大约再过几年，等到树苗成长起来，长到绿荫蔽天，亭亭如盖的大树时，这地方就非常漂亮了。可目前，这里还是很凄凉……在文化宫前面的广场上，秋风紧吹，那些可怜巴巴的小树苗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悲哀地呻吟着……

文化宫的边墙与工厂的围墙之间有一条死胡同，这个地方特别不舒服。那里放着一些铁皮垃圾箱，还有散发出酸味的污水潭。满地都是瓜子壳。

我们一走下文化宫宽敞的台阶，就看到妮卡的托利亚沙从死胡同里跑出来。他脸色通红，头发散乱，衬衫的胸口敞着。他一见到我们，撒腿就跑。

“他这是干什么？”我问，“别是发疯了？”

“哎呀！我的天哪！”妮卡按住胸口朝前奔去。但她不是去追托利亚沙，而是向死胡同奔去。

我们也跟着她跑进去，一看，那边靠近铁皮箱的地方躺着一个人，不远的地方扔着一节铁管子。

“阿寥沙！阿寥申卡！”妮卡扯起嗓门喊道。

一点不错，是图克马科夫。他侧身躺着，一只手被压在身子下边。在脸上，从他那乌黑的头发当中的头路起，血水顺着苍白

的面颊，弯弯曲曲地流下来，就象挂在图克马科夫办公室里的那张曲线图上用红铅笔画出的一根曲线。

这么说，托利亚沙真行凶了……可现在想溜掉。休想，办不到！

……托利亚沙沿着工厂弯弯曲曲的墙脚跑。似乎是有一条无形的，但是很结实的绳子拴住了他，不让他跑远，不让他缩短距离，赢得时间。所以，眼看着我就要追上他了。他一边跑，一边转过他那张鼓着眼睛的通红的脸朝后面看了看我，跑得更快了。我也加快了速度。

有一处围墙比较低，靠墙放着一个木箱，有几把铁锹和耙子的柄露在外面。托利亚沙朝着木箱奔去。他爬上了木箱，使劲地抓住墙脊，想要翻过墙去。眼看托利亚沙那高大的、强壮的身躯就要翻过墙去了。他当过一阵子推车工，因此工厂所有的角落，入口、出口他都了如指掌。他要找个地方藏起来并不难。但是，现在要让托利亚沙所抛弃和背叛的这个工厂来救他，把他收留在自己的石头建筑物的怀抱里、铁路和公路的圈子里，或是让他隐藏在林立的烟囱群里，这是决不容许的……我一跃向前，抓住了托利亚沙的一条腿。他猛力一蹬，企图挣脱掉。可是我使劲地抓住了他，他失去了平衡，我们俩就咕咚一声摔了下来，先摔在箱子上，后来又滚到了地上。

我拚命抓住托利亚沙。这时，我可真恨透了他！半空中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我听得出来，这是母亲的声音。她们向我们跑过来了……我看见了高傲的维拉的白色连衫裙。就在这一刹那间，托利亚沙使劲一挣，立刻我就觉得我那只断过的手臂一阵剧痛。在我的眼前蓦地出现了一棵小苹果树，可为什么上面开满了那么多的大红花。这些大红花长呀，长呀，长到遮住了半片天。接着，黑夜降临了。

代 尾 声

尤尔卡，你好！

首先我想告诉你一件重要的消息：我和维拉已决定结婚了。你一定会问，母亲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呢？说实话，在我准备把快要结婚的事告诉母亲时，我甚至用双手捂住了耳朵，我想，她马上又要大喊大叫起来！可是她听完了我的话以后，沉默了一会说："盖纳，要是你的决心已经定了，那就快去办手续。房管所说过，春天这幢房子要拆掉。这样一来，也许会给我们三个人分配一套两间的住房哩。"后来，她又沉默了一会补充说："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说什么早婚就一定不幸福？我的孩子，你心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们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真叫人永远也摸不透她。

我的手已渐渐愈合了……真巧，这次骨折仍在我过去被电车撞伤的那个部位。不过上次骨头没有接对。这次医生给我复了位，还说会比以前长得结实。这太好了！尤尔卡，你要知道，我是要在车床上工作的……

请你原谅，我没有及时给你回信。说实话，在医院里没有时间写信，从早到晚都有人来探望。母亲走了，我的维拉来了，她走了，科舍耶多夫又站在门口了。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科舍耶多夫离开了，马特维又来了。他简直好象有分身术似的，一会儿给我送来一公斤橙子，一会儿又请来一些教授给图克马科夫会诊。马特维悄悄地对我说，工厂又为图克马科夫安排了新职务……现在该他自己去做到让每个人挑自己的担子了。这小伙子，真能干！我真有点羡慕。我冲口对马特维说："这么说，图克马科夫又要高升了……可我呢？没有什么等待着我吗？"他十

分认真而严肃地看着我（甚至连眼睛也不斜视我）说："我对你说，盖纳，有什么在等待着你呢……劳动！盖纳，劳动使猿变成人……""这是谁说的？"我问。"是不是图克马科夫说的？""不是图克马科夫，是恩格斯！难道你不知道吗？""不，我知道。"我说。"不过我忘记了。""可是不能忘记啊，小伙子，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

是的。还想告诉你，你知道，还有谁到医院里来看过我了？你永远也猜不着。就是我们的邻居，潘妮亚婶婶！她把托利亚沙痛骂了一顿。她说："呸！这个没出息的家伙，他既毁了自己又给别人带来了多少不幸。妮卡抛弃他是对的。他配不上她。""可我听说，"我说。"她决定等他出来。""真是个傻瓜，"潘卡说。"不过谁又能理解我们这些女人……或许她是对的……她看得更清楚些。"

潘妮亚婶婶从包里拿出了一袋三色软糖。"我知道你喜欢吃软糖。"她说。"你怎么知道？"我问。"记得吗？"她说。"有一次你把我厨房小桌子里的软糖都吃了。""这是什么时候啊？"我问。她笑了。"你现在是个英雄了，堂堂的男子汉了，可那时你还不满三岁呢……"哪犯得着呢！多少年前的老帐还记在心里！

好吧，就此搁笔。

你的弟弟盖纳

（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76届
工农兵学员、部分教师译）

杂 文

劳动·商品·奴才

吴士余 沈 栖

苏修中篇小说《该做个有志气的好男儿》中的马特维为了驱使他的徒弟盖纳俯首帖耳地劳动，盗用恩格斯的名义对他说："劳动使猿变成人。"

确实，类人猿如果不经过劳动，是不会变成人的。劳动使猿人确立了直立的姿势，促使手和脚的功能分开，促使脑量的增大，猿人彼此在劳动的联络中又必须发声，使得声带和肺部发达起来，逐渐产生了语言。可以说，没有劳动，古猿只可能是畜，不会变成人。

但这只是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之前的情形。而在阶级社会里，劳动的涵义总是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此，那个如此强调劳动重要性的马特维为何避而不谈呢？欲知其中奥秘，不妨来看一看他同盖纳的一段对话：

马特维悄悄地对我说，工厂又为图克马科夫安排了新职务……我冲口对马特维说："这么说，图克马科夫又要高升了……可我呢？没有什么等待着我吗？"他十分认真而严肃地……说："我对你说，盖纳，有什么在等待着你呢……劳动！"

等待盖纳的是劳动，而那个步步“高升”的工程师图克马科夫则完全不必劳动，每日“办公室里坐坐，电话里聊聊天，大学的校徽胸前一别”。事实上，又岂止是图克马科夫，车间主任“兰悠悠”、厂长、托拉斯经理直至勃列日涅夫都根本不劳动。这一切，那个深刻铭记“劳动使猿变成人”的马特维却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

原来，马特维把劳动对人类起源的作用乱加引伸时，并不是要敦促一切人都投入劳动，而只是要盖纳那样的工人乖乖地劳动。这部分人丧失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支配权，是苏修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商品；而购买和使用这类特殊商品的另外一小部分人——图克马科夫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基础，勃列日涅夫是这个阶级的总代表——则完全不劳动，他们占有生产资料，他们依赖别人的劳动生存，依赖别人的劳动发财。马克思说：**“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① 这是苏修社会阶级对立的实质，也是马特维要盖纳认识劳动重要性的秘密。

但这还不是秘密的全部。因为这里还有一个能否称心如意地使用商品的问题。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与其他商品一样，有不同的等级，不同的种类，差别是很大的。小说中的所谓“流氓”托利亚沙是其中一种，盖纳又是一种。托利亚沙不甘心“做牛马”，盖纳却在马特维和图克马科夫的“帮助”下，心安理得地做“不会说话的畜生”，托利亚沙不是旷工，就是怠工，盖纳则声称：“我老老实实劳动”，他也确实做到了：“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显然，前者不利于资本的增殖，后者有利于资本的增殖；前者是个不安分的奴隶，后者是个卑躬屈膝的奴才。马特维借歪曲、阉割革命真理而进行的说教，不仅是蚊子在吸人血之前所发

①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0页。

的一番嗡嗡的议论，而且是要沦为特殊商品的人们都象盖纳那样立志于做“牲畜”。劳动使古猿变成人，为了“不能忘记”这一点，人就应当在劳动中甘于变为畜——这就是马特维也即作者的逻辑，也是大大小小勃列日涅夫的逻辑。呜呼！

然而，这只能是教唆犯的梦呓。在苏联现实生活中即使出现几个奴才，又何济于事呢?！广大苏联人民是要革命的，他们的口号必然是：不做牛马，要做主人！

如果你吃不上面包……

（苏修诗歌）

作者　阿·戈沃罗夫

载苏修《1973年诗歌日》

编者按："吃不上面包"，这是今日苏联社会司空见惯的现实，也是勃列日涅夫集团及其御用文人所无法掩饰的问题。苏修《星》杂志1976年第7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就直言不讳地供认，在苏联主要产粮区俄罗斯联邦的加里宁州，许多区和村镇的"食品供应都很糟"，"不少农村每星期才供应一次或两次面包"；即使在收成最好的农庄里，"面包供应也经常中断"。在一个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劳动人民连面包都"吃不上"，这不仅说明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每况愈下，而且也再好不过地反映出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恶果。

如果身上穿的是毛茸茸的皮袄，
那你尽管外出好了，
一边走着，
一边还可以，
　　打着

口

哨!

它会象炉子一样
给你御寒,
不叫你尝到冷的味道!
你不妨试一试
穿着它躺在雪地上——
连雪
也会融化流淌。
多好的毛皮啊——密茸茸的,
多好的毛皮啊——雪白的,
它甚至
还会闪出火光……
可是你
如果吃不上面包——
那末即使穿上了皮袄
也免不了冻僵!

(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供稿)

日本战后三十年的思想文化

（日本评论文章）

载日本《长周新闻》1975年8月6日至10月25日

编者按：《日本战后三十年的思想文化》一文，发表在日本的《长周新闻》上。文章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日本战后出现的一些事件与文艺作品作了整理和分析，可供读者了解和研究战后日本文艺时作参考。全文较长，本刊作了删节，分两期连载。

日本战后三十年的思想文化斗争是围绕着受美帝国主义统治的影响及反影响而展开的。

本文把三十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五一年九月签订旧金山条约。第二时期从一九五一年九月到一九六〇年五月的粉碎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第三时期从一九六〇年五月到一九七〇年五月的反对再次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第四时期从一九七〇年五月到现在。

第一时期是美帝占领日本的时期。第二时期是日本人民反美、反垄断统治时期。第三时期是在"高速度发展经济"情况下，思想文化战线发生分裂的时期。第四时期是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中，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

第一时期：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战败）到一九五一年九月（旧金山条约①）

在“东宝工潮”中暴露了占领军总司令部的真面目

不久，战败纪念日将要来临了。这一天，能使人们回忆起在天皇专制统治下的苦难历史。从这一天以后的三十年间，被迫接受美帝的统治，这对日本人民的思想文化有极大的影响。

战败后，日本统治阶级一边继续推行以往的落后于时代的政策，一边千方百计地取悦于美国占领军。

战败那一年的九月二十七日，天皇拜访麦克阿瑟司令部②，向美国表示恭顺。接着，在第二年元旦发表了“人的宣言”。天皇自己否定自己是现出人形的“神”，声明与神话决裂。但人们也知道，以天皇为首的统治阶级，为了随心所欲地奴役人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统治阶级害怕失去他们的统治地位，尤其担心人民要夺取政权，这对他们来说比死还要恐惧。因此，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就想方设法勾结美国占领者，企图和占领军结成新型的同盟。在第一时期，他们的面目随着时间的消逝，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战后第三年的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从干涉日本人民要求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上，就变得更为显著。一九四八年一月，陆军部长罗耶尔发表了“把日本建成防止共产主义的堡垒”的声明以后，就更急速地干着这种勾当。围绕九百八十四人被开除的事件，发生了东宝电影公司职员大罢工。从四月十八日到

① 指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旧金山签订的美日单独媾和条约。同一天还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② 麦克阿瑟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一年任占领军最高司令长官，故占领军总司令部又称麦克阿瑟司令部。

十月十九日，进行了长达一百九十五天的激烈斗争。美国占领军凶相毕露地进行了文化镇压。

通过战败而了解日本军国主义腐败情况的人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人们懂得了所谓的“神圣之战”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人们产生了否定以天皇为首的一切权威的思想。到底什么是可靠的，什么是真理，人们仿佛要填满空虚的灵魂那样，渴求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文化。

战后的新闻事业不久就恢复了。大报立即向军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开火。从战败那年的年底起，出版了《世界》、《展望》、《人》等月刊。人们为了购买这些刊物，在发行的前夜，就在书店门前排队。这是没有在战败与饥饿面前屈服，渴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动人场面。这与萎靡不振的统治阶级相比，即使说广大人民群众从战败第二天起，就开始探求新日本，也不过分。书店、剧场、电影院，都坐满了穿着各种服装的人们，谈论着和平、自由、民主及文化。歌曲、农村剧和舞蹈风靡全国。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蔑视这类文艺的倾向，认为这只是庸俗的大众文艺摆脱束缚得以流行罢了。但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血气方刚的青年，都懂得必须摆脱军国主义的压迫和控制，要强烈地表现自己。打破战前天皇制封建桎梏的新思想正在不断产生。其中那些战前曾反对过军国主义，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学者、文化人觉醒得最早。该年十二月，中野重治、德永直、宫本百合子等人创立了“新日本文学会”。另外，“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新戏剧工作者协会”也开始活动。久保荣、泷泽修等人还创建了东京艺术剧场，话剧演员联合上演了契诃夫的《樱桃园》、前进座剧团演出了反战剧《监视战线》。

美帝国主义对此感到十分害怕。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就从美国派来了第一个教育使团。四月，艾奇逊国务卿又声明：“不

欢迎共产主义。”并威胁人民不准追求新思想和新文化，不准同阶级斗争相结合。它的具体表现是“读卖新闻的大工潮”。这一斗争长达一百二十六天。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四日到十月十六日，警察和暴力团血腥镇压群众，以违反“新闻规程”① 为理由，开除了六名报社干部。广大新闻工作者及人民群众要求撤回这个决定而展开了斗争。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新闻课长英波登亲自参与这一事件。美国表面上标榜“言论自由”，实际上实行了压制言论自由的“检查制度”。此外，私拆信件、随意审查，更是家常便饭。人们都感到，美帝是思想文化的新统治者。

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渴望自由和文化的要求一直受到压制，所以争取个人解放的思想日益强烈起来。于是出现了这种思想与急流般涌来的美国式个人主义相结合起来的情景。它的主要特征是对民族和阶级的未来感到绝望，这是一股放弃与统治阶级作斗争的虚无主义思潮。这样，就出现了不信一切思想，不信一切权威，只相信肉体的文学。田村泰次郎、坂口安吾、织田作之助等人的颓废文学在“性的解放”这种社会情态中流行起来。这种颓废文学企图用资产阶级人性论，抢先抓住人民大众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冲动。与此不同的战后另一种文学是以野间宏、椎名麟三、梅崎春生、中村真一郎等人为中心的，他们代表了战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荒正人在评价这些人的时候说：“他们都搜集暴露时代黑暗的题材，运用的手法因人而异，对以往的写实主义表示不满。”同时这些作家由于对法西斯的残暴统治无力反抗，因而出现了矛盾心理。这种复杂的思想感情与文学家的战争责任感、唯心的“自我主义”、“政治与文学的论争”等结合在一起，成了战后文学的主流。但这种唯心的现代主义，没有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去。其中，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德永直的

① 一九四五年驻日美军司令部颁发的压制言论自由的规定。

《妻啊，安息吧》、佐多稻子的《我的东京地图》、中野重治的《五勺酒》等作品，作为战前无产阶级文学家的积极的文学活动，渗透到有组织的工人、学生中去了。

但是任何作品都未能揭露出新统治者美国占领军所实行的民族压迫这一现实。由于被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所迷惑，人们看不见现实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六这两年是战败后的混乱时期。这一时期，占领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旧的统治集团及人民群众，三方面互相摸底，展开斗争。很多知识分子迷失方向，无法开展活动。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就复刊的《赤旗》报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开始战斗。但思想文化斗争的矛头只是指向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普遍地拜倒在美国所谓的"民主"思想面前。通过实际的阶级斗争、民主化斗争，工人阶级开始要求有自己的思想文化。最早表现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东京芝浦电机公司、国营铁路、日立研制所、大日本印刷厂、共同印刷厂等十三个单位所创立的东京自立剧团协议会上。

美日反动派一方面鼓吹和平，另一方面镇压民主文化，准备再次扩军备战

一九四七年相继发生了几件大事。这年一月三十一日，强行制止"二·一"大罢工；四月，全国总选举；五月三日颁布新宪法。此外，还制订了"六·三"制的教育法案。一九四七年也是美帝开始文化渗透的时期，它一方面排斥旧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培植奴化的思想文化。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日本全国产业别工会会议、日本工会总同盟、日本工人联合会、国营铁路工会等三十二个团体组成了全日本工人联合会，六月八日又成立了日本教职工工会（会员有四十二万五千八百十人）。这些产生于工人群众中的要求自由、

民主主义的斗争，终于逐渐明确了斗争的对象。这是发展无产阶级文化的先决条件。另外，工人业余文化小组也开始相互交流经验。工人们逐渐意识到：工人阶级必须担负起战后民主主义文化的领导。这些活动都是在参加过战前文化运动、有经验的人的帮助指导下进行的。

以全国公务员联合斗争为中心的六百万人的斗争，在全国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的领导下，发表了前所未有的罢工宣言，给尝尽战败混乱及饱受反动统治的苦难的人们，带来了希望。麦克阿瑟下达的"停止罢工"的命令，使广大群众再一次深刻地认识到究竟谁是真正的敌人。

一手控制日本广播协会节目的民间情报广播局，长期连续广播《亲密的邻居》、《山丘钟鸣》、《活泉》、《二十扇门》等节目，以此来引起日本民众的关心。尤其是那个所谓"不良少年之父"的天主教徒傅拉那干，为了对战争孤儿进行思想教导，来到日本。统治阶级趁机创作了《山丘钟鸣》。每周五天，用戏剧形式演出，连续演到一九五〇年。导演菊田一夫事后说："这是由不得日本人的，这是美国佬的节目。"这说明美帝用廉价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掩盖侵略，以达到防止阶级斗争激化的目的。

三月三十一日，公布了《教育基本法》，从四月开始，就实施"六·三"制的新教育法①。通过新教育法灌输超阶级的人性论、个人主义和阶级调和论。反对共产主义思想，鼓吹美国的"民主"，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所在。这种完全取消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的假民主教育，诸如男女同校、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其他新的教育方法，虽也受到了舆论的谴责，但美国占领军的命令是不得违抗的，哪一种教育制度好，是没有讨论和选择余地的。

于是，美国式的民主使颓废文化、娱乐文化及现代主义文化

① 指小学六年、中学三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流行起来。凶杀电影、淫乱、吉普女郎等恶劣风气大肆泛滥。其中，在镰仓狂欢节上还出现了选拔日本美女以及男女集体选择对象等活动。这类事情，当然是根据新民法的精神干的。新民法的颁布，使日本家长制日益崩溃。新民法除打破封建主义外，其他一无是处，完全践踏了人民的道德。广大人民群众对此皱眉，表示不满。占领军总司令部还让已被禁演的日本歌舞伎《忠臣藏》重新上演，开始恢复武戏。与此同时，模仿美国西部电影的一种荒诞的历史剧也流行起来。

石坂洋次郎的《青山》、石川达三的《并非没有希望》等反抗封建道德的小说，大受欢迎。其结果使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缓和，用空想浪漫主义来欺骗人们。

对美日反动派的这种思想文化渗透，先进的人们，开始寻求真正解放的新文化活动。

一九四七年九月，东京自立剧团协议会所属十三个剧团，在日本剧团小剧场举行了第一届业余戏剧会演。这一活动，不久波及全国。第二年，全国自立剧团协议会就开始活动，出现了全国工人戏剧演出蓬勃开展的动人局面。在一九四八年第二届戏剧会演中，日立龟有公司的《刮风的一幕》(原源一作)，日本人寿保险公司的《女宿舍记》(山田时子作)，国营铁路大井工机部的《木夯三〇〇七三》(铃木之一作)，大日本印刷公司的《人的装钉》(铃本正夫作)等工人作家的这些新作，引人注目。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日本工人阶级亲手掌握文化的自豪。

七月，日本民主主义文化联盟等六十七个团体联合成立了全日本民主主义文化协会。此后，全国各地的群众文化活动迅速高涨起来。一九四八年三月，《工人文学》创刊，音乐、美术、文学研究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十月，又创刊了《唯物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广为传播。另外，法国的抗战运动文学及

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文学对日本也有很大影响。

在电影方面，反映要求和平的有《美好的星期天》、《不悔恨我的青春》、《雪山的尽头》、《再一次的话》、《战争与和平》等，陆续上映。同时还培养了一批新的导演、作家和演员。

美帝国主义为了使日本成为反共的附庸国，为了维持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就千方百计要铲掉这棵新芽。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民众间的冲突，正在酝酿中。

一九四八年四月发生的东宝电影公司的工潮，是向人民群众新文化直接挑衅的信号。拍摄过不少名作的东宝砧第一摄影所所长渡边镁藏，以"消除财政赤字"及"驱逐共产分子"为名，于四月八日公布了开除九百四十八人的决定。对此，以日本电影戏剧工会、日本全国产业别工会会议为中心的"保卫东宝电影公司协会"，"保卫日本文化协会"等组织，联合起来进行了长达一百九十五天的罢工斗争。八月十九日，美日反动派破坏了摄影所周围的临时防栅，袭击了保卫摄影所的电影工作者。美日反动派出动大批人马，除二千名武装警察外，美军第八军还以空军和陆军作援助。同时还出动大批的坦克、卡车、吉普及装甲车，大打出手。

这确实是日本民主主义文化阵线与美日反动统治阶级之间激烈搏斗的第一个回合。它真实地表明什么样的政治决定什么样的文化，政治和文化是统一的。此后，电影界的民主力量认清了美帝是反动政府、垄断资产阶级后台的本质，建立了独立的电影制片厂，在侵朝战争的反动时期，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一九四八年三月，第二届吉田民主自由党内阁成立。美日反动派狼狈为奸，以公然与人民为敌的姿态登台。二〇一号政令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不承认国家机关职员的罢工权和团体交涉权。"从此以后，出动武装警察，镇压工人运动，成了经常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六月，太宰治丢下没有写完的作品《再见》就自杀了。其他在《斜阳》、《樱桃》、《丧失人格》等对战后知识分子颇有影响的作品背后也透露出彷徨者的苦闷。由于这些作家思想脱离实际，作品中也反映了自我精神的分裂。这是体验了战前、战后生活的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真实反映，也是在混沌中探索道路，对美国占领下的战后日本社会不安的反映。

高村光太郎、志贺直哉、永井荷风等人的沉默，岛木健作、横光利一等有名望作家的死亡，使日本文学界改变了面貌。代之而起的是以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崩溃的感觉》，椎名麟三的《在深沉的流水里》，大冈升平的《俘虏记》为代表的战后派文学出现了。在业已衰败的文坛中，新日本文学会的活动，抓住了急速发展的文学运动的中心，不断促使其发展。宫本百合子在《两个庭园》、《路标》中，描写了知识分子思想的革命变化，给文学界以很大影响。

战败后，在混乱、虚弱的状态中，曾流行一时的《苹果之歌》过时之后，笠置静子的《东京黑人爵士音乐》代之而起。它作为刺激群众要求解放的心理，有一定作用，因此流行很快。但这毕竟是消遣品，是为美国的占领统治服务的。此外，喜剧、脱衣舞的大肆泛滥，也正好暴露了美国所谓自由的真面目。

另外，“走老路”一类的话，也开始成了时髦。日本的歌舞伎、武戏、旧曲等凡是封建主义的、非民主主义的东西均被复活起来。他们利用纪念柴维尔① 四百周年，在曾经遭到原子弹袭击的长崎浦上天主堂召开纪念会，肆意渲染为美帝涂脂抹粉的《和平之钟》。可见，在这些和平主义的思想、文化的背后，正在进行战争准备。

---

① 柴维尔(Xavier)。西班牙人、传教士。一五四九年到日本。他首次把基督教传播到日本。

这一年三月，前进座剧团，有七十一人加入共产党。他们演出《威尼斯商人》，上演了六百场次，荣获朝日文化奖。演员座剧团的《费加罗的婚姻》，连续上演七周。此外，民众艺术剧场的木下顺二新创作的《山脉》，文化座剧团贵司山治创作的《雷新田》，都是描写战后日本人民情况的。话剧正以蓬勃向上的姿态，沿着文艺大众化的道路前进。但是，还没有真正认清人民的敌人以前，内部的弱点因阶级压迫而暴露出来了。

四月，公布了《团体等规正令》。规定："凡肯定暴力、助长暴力发展，或使暴力正当化的团体、个人，都要受处罚。"并规定任何政治团体，都必须向政府呈报全体人员的名单。目的很清楚，就是要镇压共产党。阶级对立的激化导致了民众艺术剧场第一次分裂。这一事件，促使了一部分话剧演员转向。

对美国"民主"的错误态度前卫党负有重大责任

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　争取人民民主》发表了《关于日本形势》的评论。指出："美帝要把日本作为对付苏联和亚洲各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军事基地。"同时又指出：现在日本完全操纵在美国手里。然而日共却称美占领军为"解放军"，并幻想在有美国占领军统治的情况下，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最后批评指出："野坂参三的理论是美化侵占日本的美帝国主义的理论。"

这一批判，在日本引起极大反响。特别是日共，围绕这一评论，发生了争论和分裂。党内斗争开始了。主要分歧在于如何评价美帝统治下的日本现状及如何看待日本统治阶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进一步搞清战后五年来党的领导错误的根本问题。对此，党内发表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

先进的文化活动在各部门也分裂为两派。从中野重治的新

日本文学会里，分裂出德永直、江马修等人，他们创办了《人民文学》。从村山知义的新协剧团里，薄田研二分裂出来，组成了中艺剧团。由于前进座剧团跟土方与志等人的努力，成立了所感派领导的人民演剧集团。由村山知义、八田元夫等人组成了对抗人民演剧集团的新协剧团、布库木偶剧团和卡秋莎乐团。

革命文化阵营的这种分裂，严重地阻碍了日本人民的团结。这样，战后五年来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民主、阶级的文化要求，就不能使其得到正确发展。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结果。

战后日本普遍存在的一种思想是厌恶战争。

统治阶级把战争的责任嫁祸给人民。为此，他们在人民群众中散播厌战思想，并想方设法要国民认识"和平"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把战争抽象化，使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的问题模糊起来。把国民引导到反对一切战争的"绝对和平主义"的歧路上去。美日反动派趁机大肆鼓吹中立主义思想，并大肆加以利用。在"中立"、"和平"的名义下，拚命制造侵略朝鲜有理的舆论。

美国的"民主"是富有欺骗性的。它说："我们承认各种各样人的意见，然后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要全体主动地服从。"这样就抽去了分辨是非的阶级观点，实际上是要人民服从握有政权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旨意。但是曾经在天皇的法西斯专制统治下吃尽苦头的一般群众，对这具有欺骗性的实用主义理论，感到它似乎带有某些进步性。

不少学者为了把"民主"形成理论，著书立说。工人贵族、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活跃非凡，他们是这种思想的吹鼓手。

但是，问题还在于这一资产阶级的"和平论"和"没有敌人的民主主义"，对日共领导机关有很深的影响。他们压制谋求真正民主的群众斗争，丧失了用无产阶级立场来领导人民进行斗争

的能力。

在思想文化方面，日共领导由于没有以人民群众的反复实践为基础，因而主要是搞艺术教条主义和群众尾巴主义，间或搞些启蒙的东西。他们公式化地搬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领导，从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立场出发来进行批判，把群众当作愚昧无知的群氓，向群众传授一般的文化常识。这是因为完全放弃了革命文艺要"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这一根本任务的缘故。

战后的日本文化，受外国的文学、思想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反法西斯文艺和反战文艺——路易·阿拉贡、扬·聂鲁达、法捷耶夫、肖洛霍夫、托马斯·曼、萨特、加缪等人的文学，以及电影《战火的彼岸》、《海牙》、《铁道之战》、《青年近卫军》、《西伯利亚的故事》等，对日本人民有不小的影响。这些作品中，除了共产主义思想外，还有不少修正主义、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因而人民群众即使完全理解了这些作品，也不能成为解释社会现实的锐利武器。

六月二十五日，在世界性的反动宣传浪潮下，美帝国主义挥舞指挥棒发动了侵朝战争。

当时，日本由于银根紧张，市场萧条，捐税繁多，使商店一爿爿倒闭。日本经济的这种严重危机，由于爆发了朝鲜战争，因"特殊军需"①，才奇迹般地由危机转为繁荣。

为了准备战争，美帝的思想文化进攻也极其猖狂，他们利用下山、三鹰、松川事件，不断进行反共活动。还利用从苏联回来的以原军官为主的反动团体"太阳旗梯团"，捏造事实，进行反共宣传。

人民群众中的先进阶层，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独立，根据波茨坦宣言，促进全面媾和，并要求占领军全部撤离日本。特别是

① 指美帝向日本订购的军需物资。

反对伊鲁兹声明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于六月，全国三十余所学校，十万名学生勇敢地进行罢课斗争。这是跟美国占领军第一次直接交锋。

与此相呼应，上映了电影《听吧，海神的吼声》(关川秀雄导演)。电影提出了"战死者不能复生，那末活着的人该怎么办"的问题。这部影片是描写战死学生的悲剧，它强烈地反对战争。影片还改编为戏曲在全国各高等院校演出。这样就使反对战争的学生运动烽火熊熊燃烧。与此同时，《等待重逢的日子》(今井正作)，《拂晓出走》(谷口千吉作)等优秀反战影片也陆续放映。这些电影都揭露侵略战争的罪恶，使遭受到战争灾难的人们对战争深恶痛绝。它和日本人民反对朝鲜战争的情绪结合在一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些作品也有人性论、绝对和平主义等不足的一面，对美帝在日本的横行霸道，用文艺形式加以揭露，促进人们觉醒也是相当软弱无力的。

这一年一月，在"葡萄会"上演出了木下顺二写的《夕鹤》，得到了好评。此后，提高了民间故事剧的地位。这是因为这个作品大胆地恢复了战后失去的民族性，具有高超的诗情画意。但由于它的内容只注意反映小市民的思想，结果被逃避战争的思想所利用，可见，作品与小市民的思想是合拍的。它是反对战争，但又不敢行动的小市民思想的象征。同年三月，新协剧团上演了诸井条次写的《燕子》，他的革命倾向受到了进步人士的欢迎。作品描写阶级斗争和具有阶级性的人物形象，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引人注目。但是，该剧描写了所谓揭发隐瞒土地的斗争，反映了党的错误路线，同时存在着人物形象雷同、缺乏时代感的缺点。

此外，狮子文六的《天翻地复》和《自由学校》、石川达三的《随风飘荡的芦苇》等报纸连载小说拍摄成电影后，深受群众欢

迎。可是与此同时，那种英语和日语相掺杂的混合语诸如“哪里happen”、“never 喜欢”等也产生了。这被标榜为讽刺殖民地的东西，实际上成了磨灭人们反战锋芒，散布和平主义的毒素。

反共妖风与和平运动

战争还是和平　朝鲜战争带来的光明和黑暗

为发动朝鲜战争，美帝疯狂地掀起反共运动。它的思想进攻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八日从新闻、广播部门开始，大批清洗共产党。

反共的法西斯镇压，使报刊及广播内容更趋反动，连少得可怜的反映正义、反对战争的声音也消声匿迹。美化侵朝战争的反动意识形态不断加强。

由于宣传机构可耻的反动宣传，以朝鲜战争为转机，一部分持有“中立”、“旁观”态度的文化人开始后退，转向反动。战败不久，他们就把参与侵略战争的悔恨，全部丢尽，又重蹈覆辙。这是丧失阶级立场、不与群众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可悲态度。

当清洗共产党的妖风刮到电影、戏剧界时，演员信欣三、赤木兰子等人自动脱党，俳优座剧团的党组织也解散了。接着，以泷泽修发表脱党声明为开端，一个个艺术家开始脱离政治。这固然是在日共的分裂中，不明确前进方向的结果，更主要的则是不跟新的反动势力作斗争，在敌人面前怯弱和后退的表现。

这种变节人物的出现，使很多处于中间状态的艺术家，迅速开始明哲保身。一九五一年八月，自民间广播开始以后，此种倾向更趋明显，到了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控制艺术家的生活、思想和艺术的时代。对这种倾向不作坚决斗争的文化界，前途黯淡。

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发表了斯

德哥尔摩宣言，呼吁“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要求原子武器由国际组织管理，把最先使用原子武器的政府，当作战争罪犯。”号召开展签名运动。这样，寻求日本独立与和平的《保卫和平协会》就迅速开始活动。很多文化界人士站在运动的前列。这是对美帝企图侵略朝鲜的沉重打击。著名的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大胆地参加这些和平运动，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侵朝战争，要求和平、独立的愿望。

在日本除党员艺术家外，不仅广津和郎、出隆、中岛健藏等著名人士参加了斗争，而且连野上弥生子等人也参加了斗争。这些文化界人士的政治发言及行动，尽管在文艺界为数不多，但却表现出斗争的新动向。尤其是电影界，他们不怕开除，建立了独立电影制片厂，结合群众的政治要求，开展艺术活动。一九五〇年先后创立了伊藤武雄的新星电影社，吉村公三郎、新藤兼人的现代电影协会及岩波电影制片厂。河原崎长十郎率领的前进座剧团，在戏剧界人士后退的情况下，他们对反动势力毫不屈服，不怕孤立，寻找接近民众的道路，在群众支持下，到地方公演。他们所到之处，都与警察作斗争。一九五一年七月摄制的《不，我们要活下去》，是在群众募捐下拍摄成的。它描写了广大失业工人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反对血腥统治，并决心活下去的斗争精神。他们开辟了依靠群众、为群众服务的电影创作方向。但是，在内容方面，还没有真正跟人民大众的斗争目标相结合，因而也没有受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在电影艺术上，迄今为止艺术应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尚未解决。

一九五〇年二月，赤松俊子和丸木位里合作绘制了《原子爆炸图》，象地狱般悲惨的原子弹爆炸情景，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残暴，受到人们的大力支持。画展在全国各地展出，成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有力武器。曾受原子弹残害的

作家、诗人原民喜、峠三吉、太田洋子等人的作品，控诉原子弹的残暴，更坚定了人们反对战争，禁止原子弹氢弹的决心。

由于清洗运动，很多工厂的文化小组成员被撵出工厂，陷入悲苦的生活。但不少人仍分别参加了地区文化活动，继续顽强地战斗。那时，工厂、地区的文化小组活动，反映独立、和平与禁止原子弹氢弹的激烈斗争，努力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作了艺术与政治相统一的实践。文艺活动承担了作为阶级斗争一环的任务。

但是在艺术的思想内容方面，正在日益脱离政治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故意不看当前艺术的民族性、民主性和阶级性，故意挑剔群众文艺"粗糙"、"低劣"，并以此为理由，提出了放弃斗争、描写身边琐事的反动理论。

这时，无着成恭所教的中学生写了文集《山神学校》，一九五一年它成了畅销书，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这是培养孩子要正视现实、面对矛盾、不断斗争的好方法；是采取写现实生活的作文所产生的教育成果。专业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强调劳动的重要性，而且使认识与实践相统一，这样的教育，有一定效果。这个文集所以感动人，是因为它反映了农民的孩子对阶级矛盾有一定认识，并对矛盾展开了直率的斗争。尽管对人生的目的还认识不清，但它迫切地向往生活。

但是有人仅取其写琐碎生活这一点，就说什么"用自然主义来描写现实，是提高艺术的道路。"这是有意歪曲的指导和宣传。不用阶级分析这一锐利的武器跟社会的根本矛盾作斗争，回避现实的主要矛盾，为艺术而艺术，这就阉割了业余文化小组的斗争精神。他们使这种思想在业余文化小组内部蔓延，腐蚀性很大。

另一方面，专业作家开始了新的文学尝试。提高了战后文学

地位的大冈升平的《野火》与野间宏的《真空地区》（《真空地带》的一部分），木下顺二的《蛙升天》（它讽刺了反动派制造的德田要求及管翻译官的自杀问题），此外尚有井上光晴的《没有写的一章及其他》等作品，这些作品是在对美军侵略朝鲜及参与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表示愤怒与警惕的情况下出现的。但作品中也存在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厌战情绪和绝对和平主义等弱点，因而保持不了它们的全盛时期。

还有介乎两者之间的安倍公房的《壁》，获得了芥川奖。小津安二郎导演的电影《麦秋》、《饭》也得到了好评。如果说前者象是挑剔业余文化小组水平低下，试图将战后文学搞成所谓的前卫艺术，表现出反对政治倾向，反对现实主义的思想。那末，后者是企图成为平民人道主义的开端，鼓吹用一定的艺术手法描写日常琐碎的事情，在心理描写中，使人物形象脱离政治。在战火弥漫的日本，正当反动当局张牙舞爪地进行侵略，肆无忌惮地加强统治的时候，这些作品的出现是极其危险的征兆。

此外，围绕芽伦斯写的、伊藤整译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书是否属于淫书的问题，而引起诉讼，几乎成了整个文坛的斗争。看来似乎是对镇压自由的行为作斗争，但其实并没有充分表现出文艺的战斗性和阶级性。相反陷入了现代主义和自我扩张的泥坑，这就降低了文艺的社会作用。

（上海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　译）

［未完，待续］

综　述

苏修作协“六大”是怎样为勃列日涅夫政治路线效劳的？

瞿　麓

五年前，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的讲台上曾经板着面孔，训斥文艺界，指责某些作家“力图贬低党和人民已经做过的工作的意义，转移对当前现实中的问题，对党的建设性方针和苏联人民创造性业绩的注意，”等等。这以后，苏修中央连续发了《关于文艺批评》和《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电影事业的措施》等几个“决议”，对文艺界进行全面“整顿”。这一年的夏天，苏修作协“五大”开场。挨了主子批评的文艺界头目马尔科夫没精打彩、垂头丧气。他所作的“总结报告”空空洞洞，连一部具体作品都没有提。但是他一再表示要作家痛改前非，积极为勃列日涅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效劳。会后，他们又一面大造舆论，一面软硬兼施，要文艺界写修正主义的“英雄”，歌颂新老沙皇的扩张霸业。于是切什可夫、维克多·拉古京、波塔波夫等新资产阶级分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的形象相继出现；《俄罗斯的田野》、《勃兰登堡门旁》、《岸》等张牙舞爪、大造侵略扩张舆论的毒草相继出笼。这一下总算符合了勃列日涅夫的心意，在今年的“二十

五大”上，他完全变了调子，对文艺讲的尽是赞扬的话，说它对苏修事业“作出了越来越有分量的贡献”。被表扬的马尔科夫受宠若惊，得意忘形。“二十五大”后，他就大肆吹嘘苏修文艺为“实现党的路线”所做的种种工作。在不久前开场的苏修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他又跟着主子大摆文艺界的“成绩”，一再表示要文艺更加卖力地为修正主义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并且在会上搞了十个专题，由文艺界的一些干将分别负责组织讨论，摆出了要大干一场的架势。然而，无论是马尔科夫的“报告”还是“代表们”的发言、讨论，唱的大都是老调，无非是要文艺反映和歌颂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大搞扩张争霸的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路线。综观这次会议的“报告”、发言，今后苏修文艺的主要动向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继续鼓吹写修正主义的“当代英雄”即所谓写“劳动的人”、写“生产题材”

“六大”的“决议”声称，“劳动的人”（应读作新资产阶级分子、工人贵族、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过去是，而且将来永远是”苏修文艺的“主要英雄人物”形象。马尔科夫则把歌颂这类修正主义“英雄”形象的“生产题材”说成是“我们人民生活的题材，我们社会道德生活的题材”。这种题材的标本就是《外来人》、《炼钢工人》、《奖金》等等。但是他们还要求进一步“拔高”这类人物形象，以便更符合统治集团的需要。戏剧界头目萨雷斯基说，参加戏剧专题讨论的“代表们”一致要求更“深刻地”塑造这类“英雄”的形象，要把这些“英雄”描绘得“从容不迫”和“真正地富有理性。”

《旗》杂志主编柯热夫尼可夫在“城乡工人阶级题材和科技革命问题”的专题讨论中提出要文艺反映“一秒钟”都不放过的“忘我”精神。他声称，在目前“科技革命”时代，工人阶级已经不是

体力劳动者，而是完成“工程师任务”的、用脑子“思考”和“探索”的“创造者”。这种人干一秒钟的活比过去一星期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还要多。因此，他向作家们提出了“艺术地反映”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当代英雄”们的“精神—思维劳动”，表现他们“忘我地”为创造物质财富而“消耗精力”的活动；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忘我”精神，每失去一秒钟“就可能导致不小的物质损失”。十分明显，这是要作家们为苏修压迫工人、要他们一秒钟都不停地卖命干活而树立黑样板。

马尔科夫在“报告”中还特别要作家们注意描写“农村工人阶级”，所谓“农村工人阶级”，据他解释，主要是“农村的机械人员”，这些人是“现在农村的中坚力量、主心骨”，是“农村居民中的优秀阶层”。他们的“性格”特征是所谓“对大自然、对在父辈土地上劳动的爱和用巧妙复杂的机器代替庄稼汉体力劳动的高超本领相结合”。

继续宣扬穷兵黩武、推行社会帝国主义

进行军国主义宣传的所谓“军事爱国主义”文学以及其他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作品，是苏修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次“六大”上，文艺界一些主要头目都竭力鼓动作家继续为新沙皇争霸世界的反革命事业服务。苏修中央候补委员，《文学报》主编恰可夫斯基在发言中大力鼓吹写卫国战争，叫嚷这一题材“远不是只有历史意义，而是具有最现代、最迫切和最现实的意义”，是“苏联作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他说，“思想敌人”否认卫国战争胜利的原因是社会制度、是“党和人民打成一片和人民忠于列宁主义的思想”，而认为是“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的‘错误’”以及“气候”条件等等。他认为，卫国战争题材“远远没有充分翻耕过”，他要作家做这块“田地”上的“不倦的耕耘者和播

种者”。

马尔科夫在“报告”中不仅鼓吹写卫国战争，而且特别强调写当代的苏军，说什么“我们人民的战斗传统生动地体现在日日夜夜警惕地保卫着祖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友好合作的当代苏军和舰队的功勋里。”因此，“当代苏军和舰队的生活应当在我们的文学里占据应有的地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老修正主义分子、反华小丑西蒙诺夫在会上公开叫嚷大搞反华的文艺作品。他凶相毕露地责问电影和电视界，为什么不把反华作品改编成电影和电视片？他还出题目，要电影界搞海参崴城建立的题材，目的是针对中国人的“宣传”，他胡说什么甚至俄国人在“开发”海参崴以后，中国人还不想在那儿居住。

会上还有一些反动文人把我国和西方都作为“思想敌人”，并且扬言要进行“斗争”。

强调写反映“社会道德问题”和“形成共产主义个性”的作品

苏修评论界头目奥泽罗夫在这一问题的专题讨论发言中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崇高的道德原则教育是一项全党全国正在现实地、每天都在解决的任务。”文学也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如此“炽热的兴趣”。“六大”的“决议”则要文艺继续描写“人的感情的丰满和美”，反对“私有倾向、小市民习气和小资产阶级心理”。马尔科夫在“报告”中也责令作家要“关心社会的道德气候”。然而近年来这方面的作品却常常有些“缺点”和“错误”。据奥泽罗夫说，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公式化和平铺直叙”；第二是描写的极端和片面，“要么写工作，要么写私生活”。不少作品把道德问题仅仅同“日常生活、家庭生活”联系

在一起，“故意地”和劳动、和社会环境“一刀两断”。相反，有些作品中的“能干的人”却和日常生活和家庭毫无联系。奥泽罗夫在发言中点名批评了以暴露所谓“小市民习气”而出名的特里方诺夫，指责他的一系列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在“精神的真空里”，在“密封的框框”里活动，在“别人的家庭和住宅里”奔来跑去，说作者是“故意站在一旁，甚至掩饰自己的立场”。

以写“历史题材”为名鼓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

在苏修文艺中，伪造和歪曲历史的所谓“历史题材”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但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主要强调写十月革命和所谓“列宁题材”，以及反映“民族统一”等方面的作品。写历史当然是为苏修当前的政治服务。负责这一专题的恰可夫斯基在发言中特别强调要写革命，写列宁，写“列宁和阶级敌人的斗争”，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写“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写“阶级敌人对革命的反抗”……恰可夫斯基出了这么多题目，目的何在？就是要借用历史为苏修大搞阶级压迫、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制造舆论。他在发言中公开声称，作家们有“责任”告诉人们：“革命必须加以保卫”，而“智利的悲剧”（指阿连德政府的被推翻）使这一思想在今天更具有“迫切性”和“现实意义”。十分清楚，恰可夫斯基要说的无非是两个字：“镇压！”

“历史题材”中另一个强调的方面，就是写所谓“各民族的统一”。会议的“决议”说，这是“苏联文学极为重要的任务”，而要写这方面的题材，就必须和“任何民族局限性的表现、非阶级观点地反映历史事件、把宗法作风理想化……”作“斗争”。说穿了，就是只准写歌颂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作品，而不准写表现民族意识的作品。

要文艺进一步为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服务

勃列日涅夫是十分害怕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重放光芒的，因此他非常重视培养修正主义的接班人，非常重视毒害苏联的青少年，而文艺是他利用的一种有效的工具。近年来，苏修文艺在向青少年灌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世界观和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灌输军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思想等方面，十分卖力。在这次“六大”上，他们又进一步提出文艺要对“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并成立两个专题讨论组。引人注目的是，这次会上很突出地提出了塑造所谓“共产主义建设者——年轻人的形象”的任务。负责这一专题讨论的《十月》杂志主编阿纳尼耶夫说，描绘“年轻人的形象”应该成为“文学注意的中心”，他并引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要作家去写“七十年代共青团员的英勇事业”，以培养青年们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阿纳尼耶夫还提出，不仅要描写青年人，而且要大力培养青年作家。

除此以外，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特别是没完没了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争吵以及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等问题，在会上也受到重视。